

大大的恭喜

恭喜，恭喜，穿新衣，戴新帽！

不是过新年喔，是恭喜“蔷薇情话”满五百号了！

大家一起来放鞭炮庆祝吧！

想起来真是……妮子记忆跌入过往的时空。

八十三年第一次接触蔷薇的作品，今年八十八年，扳了扳手指头，哇，六年了耶！

在这两千多个日子里，它几乎伴我度过了每一个晨昏。前半段是真的为它着迷到晨昏不分；后半段，则是……呜！害人家忙到晨昏颠倒了。

从蔷薇 161 号开始，加入这个大家庭，很快她，也三年了。这期间，很忙、很累，也很充实、很快乐！

从不后悔跳入这片情海中。悠游其间，虚构故事，也品味故事，随着每一篇不同故事的开始与结束，仿佛也体验了另一番相异的人生。

在来来去去的过往中，多彩多姿的故事情节丰富了平凡无趣的生活。心情跟着剧情的高低起伏，在波浪间翻涌，乍喜还嗔，尝遍世间百味。

然后，每一种味道又化成了不同的故事，印成铅本，吸引更多更多的多情人儿投入其中。

六年来，五百朵蔷薇想必满足了许多人的梦想，在这片盛开的花园中，我们一同嬉戏，畅游到天明。

今后，蔷薇花园的大门也将一直一直地开启下去，并且由“果树出版社”推出新品种，更娇艳的美丽蔷薇，陪所有多情人儿度过每一个浪漫有情的日夜。

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开香槟庆祝新的“果树”，更推陈出新的“蔷薇情话”迈向五百号！

楔子

俗谚云：“上有李姓皇族，下有东方世家。”“东方世家”乃京城第一大世家，历年来经营南北货的买卖，在当时商业繁华的景况中，其赚取的利益，可谓是富可敌国；但是最让东方老爷感到骄傲的并非是权势利益，而是他的膝下四子，这四个儿子个个出类拔萃，乃人中之龙，当时的民众甚至给了东方家四位少爷独特的称号。

尊龙 东方炜，他的个性沈稳、内敛，举手投足之间自有一股领袖气息。

狂虎 东方妮，性子暴烈、冲动，在狂躁之余，即添了一分霸气。

傲鹰 东方乔，人如其号，相当孤傲，行事漠然，有鹰隼般的锐利冷静。

侠豹 东方宇，举止优雅，言语间却不乏轻佻，让人难以掌握其真伪。

这四个封号，让东方老爷笑得合不拢嘴，百姓们对东方世家推崇备至，却也为四位东方公子带来了不小的困扰。

天底下，到底有什么事能难倒东方家四位公子？那就是“成亲”！对一般人来说，或许只是一件稀松平常之事，但是对四位公子而言，这简直要比杀头更令他们难受。这些年来，东方老爷可说是想尽一切办法要让四兄弟娶妻生子，父子五人之间的斗法始终不曾间断过，不过老爷子虽然精明，但四位公子亦不是省油的灯，总是能在最后一刻躲掉相亲，每每都将东方老爷气得吹胡子瞪眼。

话说某日，东方老爷气愤非常地对着仆人喝道：“来人！把那四个不孝子全给我带过来！”不一会儿，排行第二的东方妮人已出现在大厅门口，他三步并两步地冲到东方老爷面前，以嘹亮的嗓门问道：“老头！有什么好事？”东方老爷尚未回话，只见老大东方炜缓步走进，开口道：“二弟，爹今日找我们必定是有要事，你这么抢话教爹怎么回答？先坐下来，等三弟、四弟到齐了，再听爹说个分明。”话甫说完，他眼角一瞥，便看见老三东方乔手一挥，袍子一扬，已悄然入座。

东方妮见状，立即走向东方乔，亲热地揽上他的肩头道：“三弟，你这二十几年来，老是这张冰块脸，我真想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失控的时候。”“你放心，我再怎么失控，也不及二哥暴怒时的万分之一。”东方乔淡淡开口，俊逸的脸上是一抹温文尔雅的笑。

言谈间，若四东方宇已经手摇折扇，打着呵欠懒洋洋地走了进来。“我说爹，到底有什么天大地大的事？瞧您眉头皱得跟什么似的，放轻松、放轻松……”东方老爷哼的一声，跟着大声道：“阿福！把张家送来的红蛋分给他们四个人！”四兄弟每人手里拿着红蛋，面面相觑，心知大事不妙了。这已经是这个月来老爹第三次叫他们来拿红蛋。想必又要将他们早已成年却尚未娶亲，让他无法抱孙子的事再叨念一遍了。

眼看东方老爷就要开口骂人了，东方宇抢先一步开口道：“老爹，您别生气，我知道您要说什么，就让我来代劳吧！”东方宇转过身来，面对其它三位兄长，摆出老爷的威严喝道：“你们三个不孝子，也不想想爹都已经快五十岁了，连个媳妇的影子都没瞧见，更别提孙子在哪了！”东方宇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东方老爹敲了一记响头。“这哪里有你说话的余地，你也是不孝子之一，你今年也二十有四了。”跟着他将手指向东方炜道：“你、你、你

最不应该的就是你！身为长子，今年都二十七岁了，至今仍未娶妻，怎么为弟弟们做个好榜样？”东方老爷说着说着，眼角瞄到其它人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，他更生气了，跟着开口继续骂道：“你们几个也别幸灾乐祸，你们兄弟只不过各差一岁而已，总之，你们今天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。”四人一听完父亲的话，皆欲辩解，不料东方老爷又立刻接了下去。

“什么都别说了！我今天去了城西王尚书那里，他的千金我很中意，我明早会去定下这门亲事，今晚之前，你们四个不管谁都好，推一个出来和王家的千金完婚。”话一说完，东方老爷气呼呼地拂袖离去。

四兄弟对望一眼，心里各自有了打算。

东方妮在房里急匆匆地收拾包袱。

他敢用十根脚趾来打赌，其它三位兄弟也同样打着跷家逃婚的主意。他怎么可以跑输人？溜最后的，只怕一层皮要给老头儿剥下来做披风了。

而且别指望兄弟们会义伸援手，说不定他们还会往私底下放鞭炮庆祝，倒霉的人不是自己呢！

“一群大小狐狸！”轻啐一口，他背起惯用的兵器——九环刀。至于要逃到哪里，还真是没点儿方向。

毕竟逃家避祸只是一时，终非良久之计，过个一年半载的，还是得回家一趟，而老头儿逼婚的念头是死地不可能打消的。

“难道要这么永远‘你逼我跑’地玩下去？”他跳脚吼了声，九环刀亟亟地落下，插进地板，入石三分。“那多秽气啊？”除了娶妻之外，真没其它办法改变老头儿的想法？他懊恼地在房里踱了两圈。“有了！”灵光一闪，他快步走近书案取下一本古那是本专门介绍古物珍玩的宝书，他翻到其中记载传奇珍宝的篇章：“寻梦枕”，触手冰凉，非石非玉，传闻是女娲补天遗留下来约五彩石制成，拥有令人美梦成真的魔力。

距离最近的出土日期是一百二十年前，传闻有樵翁曾见识其物于西夷圣山中的银月国。

“就是这个。”他两指交插一弹。“只要我能找出‘寻梦枕’，让老头儿睡上两夜，待他美梦成真了，还有那种闲功夫来逼我娶老婆吗？”他兴奋地拔起插入地板的九环刀，留下早已写好的纸条，一溜烟地窜出了东方府。

他太开心了，因此警觉性相对地降低，没发觉始终隐在其后、一抹有双野性晶眸的黑影，亦步亦趋地紧紧跟着他，直朝西方而去。

翌日清晨，东方老爷喝着清粥，吃着昨日张家送来的红蛋，心中得意洋洋地想着：“昨日那一招可说是‘破釜沈舟’之计啊！这四个儿子虽然个个古怪，但经昨晚这么一遍，总会推出一个人来完婚吧，嘿嘿，这下子总算有孙子可以抱了！”正当东方老爷沈醉在抱孙子的美梦中时，家丁阿福面色苍白地冲了进来，慌乱地开口道：“老爷不好了！四位少爷全都留书出走了！”霎时，一阵晴天霹雳，打碎了东方老爷的美梦，也震落了他手中的红蛋。那红蛋在地上“咚！咚！咚！”滚了三圈之后，停在阿福的脚边，仿佛正冷冷地嘲笑着东方老爷的天真……。

第一章

有人在跟踪他！

东方妮颀长的凤眼眯成一条直线，如火如荼的目光激射向身后三尺处，一条蓝色的身影条忽闪过。

“啧啧！身手不错嘛！”快得连他都看不清楚。会是谁呢？老头儿派来押他回去成婚的手下？“不可能，大哥年纪比我大，要押也是押他，哪轮得到我？”可这家伙跟踪他三天了，就没见“他”放个冷箭、下毒、暗算什么的？真不晓得跟踪他做啥儿？莫非又是个疯狂仰慕者？东方妮摸摸自己光滑如玉的脸蛋，他一直很有自信，自己这张脸就算不是天下第一英俊，也绝对排得进前三名。

记住，是“英俊”喔！打死他都不承认自己的长相跟“美”字扯得上任

何一丁点儿关系；男人长得“漂亮”是耻辱，但“英俊”、“帅气”就是光荣啦！

大摇大摆走进“状元楼”，一如前两日，此起彼落的抽气声大大地充实了他的自信心。

东方妮发现好几个姑娘偷偷地在瞧他，那一副副痴迷颠倒的表情更促使他挺直了背脊，唇角弯起感人的弧度，脑袋微向左倾四十五分，这是他最好看的角度。果然，咚咚咚，又百三个姑娘被他迷得摔下了板凳。

“呵呵呵……”这游戏他是百玩不厌。

正当他得意地跨步走向二楼时，一只纤纤素手打斜横里伸出，扯住他的衣襟。

“老爷！”东方妮咧开的大嘴迅速抿成一条直线。哪个没眼光的瞎子叫他“老爷”？他今年不过二十有六，什么地方老啦？小手的主人是个十来岁、身着白衣素服的小姑娘，此时她正满脸感恩地跪倒在他脚下。

“绣姑见过老爷，多谢救命大恩，绣姑决定一辈子为奴为婢，服侍老爷。”东方妮单手执起她的下巴左右瞧了瞧。“我没见过你，你认错人了。”“老爷！”绣姑豁身前扑，双手抱住他的大腿。“是我啊！您再想想。刚才绣姑在大街上卖身葬父，您好心花了二十两银子买下我，让绣姑的爹爹免于曝尸荒野，绣姑怎会认错自己的大恩人？”东方妮飞扬的剑眉往中间推挤，蹙成两座高峰。“我不知道买你的人是谁？但绝对不是我，你不要随便赖人。”说完，他起脚粗鲁地踢开了她的纠缠。戏耍姑娘，见她们为他神魂颠倒，是顶顶好玩的游戏，但他可不爱与人牵扯太近，麻烦！

绣姑不死心地又拉住了他的手。“您是东方老爷吧？”东方妮翻个白眼。“老爷在家里，我是少爷！”“东方妮，东方二少。”本来要甩开她的大掌倏然僵直了下来，东方妮惊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“老爷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岂会连自家恩人的事都不晓得。”好象很有道理喔！但……“不对啊！我根本不认识你、没见过你、更没买下你，你怎会知道我的来历？”虽然他从不对女性动粗，但对象是个如此可疑的危险人物就另当别论了。

长臂一伸，将她拎上了二楼，正待押回自个儿房间拷问，又一个慵懒的嗔嗓喊住了他的脚步。

“老爷，请您稍候一会儿。”这回来的是名娇柔多姿、艳丽无双的大美女。

“你又是谁？”“妾身云娘见过老爷。”“我不认识你，别来烦我。”东方妮口气相当差。一个绣姑已经搞不定了，再多个云娘，想累死他啊？云娘缩了缩脖子，没料到东方妮的性子是这般火爆。

“昨晚是妾身点红灯笼的日子，老爷您花了一千两银子为妾身赎身，救妾身脱离风尘，如今妾身已是老爷的人了，为妻为妾但凭老爷作主。”东方妮张大了嘴。“我买了你？”云娘羞怯地点头。

“我是谁？”“东方妮，东方二少。”太好了，有意思！他不过逃家三日，就有人暗地里花了二十两银子帮他买了名奴婢、一千两买一个侍妾；下一个又会是什么？“你过来。”东方妮对云娘勾勾手指。“咱们得好好谈谈。”他一手拎住绣姑，另一手扛起云娘，没半点怜香惜玉之心，火大的步子迈向“天字一号房”。

房门口，一个女人手里牵着一名三岁多的小孩童见着他，“叭”地一声跪了下“梁氏见过老爷。”“你别说，让我猜猜。”东方妮非常用力地喘了口气。“我花了多少银子买你？”“呃……一百两。”“你打哪儿来的？我为什么

会买下你？”这问题乍听之下完全不合章理，可东方妮就是这么问。他确信，有某个混帐正躲在暗处里恶整他。

“我是城东的梁寡妇，自先夫去世后，我就开了家小酒馆以卖酒为生，前天几名恶霸在酒馆里喝酒不付帐，还砸了我的酒馆，抓走小儿，是老爷您救了我们孤儿寡母，您还说我们可以跟着您、服侍您，只要工作做得好，您愿意出钱供小儿柱子上学堂，我想了想……读书总比卖酒好，所以……”“你就来找我了。”很好、很好！东方妮悄悄咬紧了牙根，现在他有了一个奴婢、一名侍妾、一个寡妇，外带一名三岁小儿，太棒了！这个恶整他的人果然有一套，晓得他最讨厌麻烦，便给他找来成堆垒塔的麻烦事儿准备烦死他。

可恶！要让那混帐如了愿，他这“狂虎”的封号就自动改成“病猫”啦！

“也就是说，有一个年约十五、六岁的小哥儿，自称是我儿子，奉了我的命令花钱买下了你们，并且交代你们来找我，让我来安排你们日后的去处？”东方妮握紧双拳，面向窗台，直挺挺地站着。

“是……是的！”说也奇怪，东方妮并未对他们疾言厉色，可绣姑、云娘、梁寡妇和柱子就是忍不住浑身发抖。

事实上，东方妮那张平时看起来俊美如仙的容颜，一旦结上了冰霜，其恐怖程度足可媲美地狱图上的无情阎君。“那个小哥儿长什么样子？身上有何特征？”“这……”三个女人相视片刻后，云娘颤巍巍开口。“大概……到老爷肩膀那般高，白净脸蛋，没有老爷好看，可……一双黑眼睛又图文亮，比天上的星星还要灿烂；身穿蓝色长衫、脚踏黑色皂靴，满头长发绑成一束，垂在脑后……”“他腰间还围了一块白虎皮。”梁寡妇补充了一句。

“白虎皮？”东方妮回过头来，心头有谱了。

三个女人同时一颌首。

“他束发的饰品也很特别，是一块血红色的石头。”绣姑又想起了一点。

东方妮嘴角勾起一抹冷沈的笑意，他已猜出那恶整他的混蛋是谁了！

负着双手走到几案边，磨墨写了封信，又自怀里掏出六张百两银票，绣姑、云娘、梁寡妇，每人各发两百两。

“这些银子给你们，要做个小生意或者买块地自耕自食都足够了。如果你们还是不知道该何去何从，就拿着这封信上京城找‘东方世家’，把信交给东方老爷，他会为你们安排出路。好啦，你们可以走了。”“老爷您别赶我们走！”绣姑抢先跪了下来。“绣姑什么事都会做，我会好好服侍您的，请让我留下来。”云娘和梁寡妇彼此对看了一眼，也跟着跪在他跟前，东方妮的脾气或许不大好，发起怒来怪可怕的；但他长相英俊、出手大方、言谈举止又不失正派，她们一致认为跟着他就是一条好出路了。

“我要上西夷去打仗，你们跟着我做什么？去让人家砍？还是去当军妓？”他没好气地瞪了她们一眼。“聪明的就快点儿走，别自找死路。”三张花颜同时变色。“可是老爷……”“少废话！”把银两和书信塞进她们怀里，东方妮大手一张，粗鲁地将四个人轰出房间。他忙得紧、烦得很，才没空陪她们玩报恩游戏。

含怒的脚步重新踱回窗台边，一条蓝色的身影又自他眼皮子底下掠过，跑得倒挺快的！

东方妮漆黑的瞳眸爆射两道火光。“虎儿，你给我出来！”冷冽的声音明明不高，却悠悠荡荡地飘出了老远，方圆百里都能感受到那股子寒意。

话落，一条蓝色的身影飞鹤般跃进了窗户，扑向东方妮胸怀。

“好久不见，老爹！”飞扬的声音里是浓浓的尊崇与喜悦。

“你这个混蛋，谁是你爹？”东方妮一掌拍击在窗台上，整座窗户都给他震碎了。

“当然是你啊！老爹。”虎儿笑咪咪望着他，她可没忘记自个儿小时习字，第一个学为的就是这个“爹”字，因为东方妮说，这天底下最伟大的人不是皇上，也不是神仙，而是“爹”。

在她的心目中，他就是天底下最伟大的人了，她打小便敬他、爱他，不喊他“爹”要喊啥儿？后来大一些，明白“爹”字还有别的用意，是亲属上的尊称。他们非亲非故，不能喊他“爹”，可她也只懂得用这个字来表达心目中对他深沈似海的仰慕。故三不五时、或想撒娇、或有事相求之际，“爹”字总是不自觉地溜口而出。

“我今年不过二十六，你已经十六了，我十岁就能生下你这个兔崽子吗？”他怒吼，整座楼都晃荡了起来。

“冷静啊！老爹，别忘了你功力深厚，万一将这座楼给吼垮了，今晚咱们爷儿俩可得睡破庙了。”这记录不是没有的，且辉煌得紧。

“你以为这是谁害的……”他卯足了劲，扯开喉咙发泄心中的怒火。

轰隆、轰隆！楼阁摇晃得更加剧烈，东方妮再想摀住嘴巴，已是不及。

乒乒乓乓，店家、小二等一行人铁青着脸撞开了“天字一号房”的门。

东方妮两颗眼珠子瞪得比铜铃还要大，直恨不能一刀劈了虎儿这个扫把星。

“客官，小的一家十余口就靠这家店过活了，求求您大人有大量，放我们一条生路吧！”店家把膝盖一弯，跪在他面前响头磕个不停。

东方妮抿着唇、握紧拳，凶狠的目光杀向虎儿。

而虎儿则是一脸的无辜样。这结局也算是她的错吗？她什么都没做啊！

“求大爷高抬贵手！”现下连小二们都矮了半截。

这些家伙，全当他是瘟神了嘛！东方妮就算有心解释，话儿也不知从何说起。

他愤怒地哼了声，冒火的步伐踱出了“状元楼”。

虎儿跟在他身后，瞧见被他踩过的地方，就像铁块遇见了烈火，熔出一个个大小均匀脚印子，她深深地咋舌，几年不见，他的功夫又更精进一层了。

不过火气也同样进步良多。唉！虎儿无奈地喟叹一声，出声安慰他。“老爹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，你就别再生气了，气坏自己的身子多划不来！”东方妮伸手揪住她的衣领。“不准再叫我‘爹’，不准，你听到没有……”“听到了、听到了，老爹！”虎儿一双小脚在半空中踢踢踏踏的，嘴巴一张，依然是一声“老爹”出口。

“还说！”东方妮张嘴喷了她一道烈火。“我到底倒了什么邪楣，居然会遇上你这个混蛋？可恶！”气不过，长臂一抖，运劲将她丢了出去。

虎儿扭腰，翻了个身，瞬间，又跃回到他身侧。“谁教你小时候不读书呢！”“我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，四书、五经任考不倒……”他吼到一半，猛地摇了摇头。

“该死，怎么扯到这里来了？”“对啊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你是不是还没睡醒？”“你闭嘴啦！”东方妮自知脾气不好，但完全失控的记录却是少之又

少，几次发狂都与虎儿脱不了干系，可以确信，她真是上天降下来折磨他的扫把星。“你又来找我做什么？师父呢？”“老……不对，东方，你有没有听过‘路不拾遗’这句话？”她转话题的速度比翻书还快。

“听过又如何？”他特意加快脚步想要甩掉她。

无奈虎儿的轻功也不差，硬是跟得他紧紧的。

“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，不要随便捡拾掉在路边的东西，因为捡了就得负责，而有些责任是你逃避不了，非得背负一辈子的。”“你到底想说些什么？”虎儿一脸赧笑地搔搔头。“那……你捡了我嘛，我也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只好让你背负一辈子喽！”“谁要背负你一辈子啊！”他一口气差点喘不过来窒息而亡。“捡了你是我这一生中做过最最最后悔的一件事……”“可你还是捡了啊！”东方妮的胸膛愤怒地剧烈起伏着，他会被这家伙气死、一定会！为什么十三年前他会这么蠢？明明是场避得掉的祸事啊！他却……。

唉！总而言之，那是一场非常非常恐怖的噩梦，哪怕时隔十多年，他再次回想，依然忍不住背脊滴溜溜的寒意。

十三年前……。

长白山脚下，一间简陋的草庐前，天机老人正一脸兴味地察看着他的宝贝徒儿东方妮带回来的猎物。

“这张白虎皮大概能值个几十两银子，至于其它两件……东方啊！这是什么？”天机老人翻开那被虎皮包裹着，一团黑黑和一团白白的东西，打猎能打到这玩意儿，了不起！

“师父，你痴呆啦？”东方妮没好气地拾起那两件东西。“这团白白的是只才出生没多久的小老虎，至于黑黑的……看样子像个小娃娃。”“我知道！”他的眼睛又没瞎，岂会瞧不出这两样“东西”的原貌？“为师想了解的是，你是在哪儿捡到他们的？”嗟，小老虎和小娃娃又不是垃圾，满地都有。尤其这三、四岁的娃儿，本应是父母抱在怀里呵疼的年纪，怎会无端端出现在山林野地里？还让东方妮捡着！

“我追一只雪狐追到了一处虎穴，发现一只死老虎，本想剥了它的皮就走，谁知这个小娃娃和这只小老虎一直紧抓住虎皮不放，我只好把他们一起带回来了。”“这娃儿怎会出现在虎穴里？”“你问我、我问谁？我看见她的时候，她就在虎穴里了，睡在那只死的母老虎身下，和这只小老虎，一个咬住母老虎一只奶子，也不晓得母老虎已经死了，还猛吸不放。”“难道是母老虎养大的孩子？”天下万物、无奇不有，饶是天机老人年近百岁，此等怪事还是头一回听说。“你在虎穴里可有看到任何足以证明这孩子身世的对象？”东方妮摇头，还把娃娃提起来晃了两下。“什么东西也没有，或许是被别人丢弃在山林里，叫母老虎刁回去抚养的弃儿。”“你小心点儿，可别把娃儿弄伤了。”天机老人伸手抢过娃娃。“真没办法，只好由我们收留他们了，你要不要给他们起个名字？”“还要名字？”怎么这么麻烦：“一个叫小黑、一个叫小白吧！”“东方！”天机老人瞪眼。“这只小老虎可以叫小白，这娃娃可是个女孩儿，你给她起名‘小黑’能听吗？”“不然你起啊！”“是你捡回来的耶！”东方妮秀巧的眉头打了十七、八个结，他最恨麻烦了，偏偏麻烦老爱招惹他。

“那就叫‘虎儿’吧！在虎穴里捡到的孩儿。”“你认真一点好不好？一个女孩子取名‘虎儿’，像什么话？”东方妮粗着脖子回吼：“我家老头都能

给我起名‘东方妮’，我为啥儿不能叫她‘虎儿’？”天机老人闭了嘴，不忍再说。其实“东方妮”这名字纯粹是场误会。

当年，东方夫人生二胎时，东方老爷与天机老人正在泰山游历。当他们得到消息赶回家门时，夫人已生产完毕，沈沈睡去了；丫鬟抱来初生儿给他们观看。

当场，两个男人惊为天人，初生的小宝宝美得恍若仙女下凡，东方老爷大为欣喜，也没细查，立刻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做，东方妮，并且誊入族谱，大肆昭告诸亲友，东方家继长公子之后，又诞生了一位小千金。

等到东方夫人一觉醒来，发觉儿子给他那糊涂老爹起了个可笑的名字，已为时太晚，改不回来了。

从此，“东方妮”三字就成了东方二少生命中最大的梦魇，他五岁前的每一场架都跟这个名字有关。及到后来，天机老人看不过去，收他为徒，带他隐居长白山，期望借着大自然的陶冶，改掉他那火爆、冲动的脾气。

只可惜这么多年下来，他的身子是越练越壮、武功日益增强，只有脾气……唉！不提也罢。

“随便你，你爱叫她‘虎儿’就叫吧！不过人是你捡回来的，你要负责照顾。”天机老人反手再度将娃娃塞进东方妮怀里，他要炼丹去了。

“我……为什么？”居然又把麻烦推给他，什么师父嘛！东方妮不满地破口大骂。昏睡中的虎儿给他吓醒了，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睁得大大的。

东方妮登时忘了呼吸，想不到娃娃的眼睛这么漂亮，清澄的姿态仿佛汇集了满天的星辰，给她盯着看，神魂儿也会飞上天。

“嘿，虎儿！”他情不自禁放柔了声调，伸手拍拍她柔软的颊。

虎儿突然低吼一声，白森森的利牙咬上他的手臂。

“喔！”东方妮闷哼一声。“该死的，你这个没教养的小鬼，快点松口……”他运功一震，将小虎儿给甩落了地面。

她在半空中翻了个身，竟四肢着地，对他呼呼咆哮着。那模样儿完全学自老虎的一举一动。

东方妮看得出神，直觉得这娃娃怪有趣的。

“过来，你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”他朝她招招手。

“吼呜……”虎儿仰天呼号，后腿一个用力，又扑咬上他的手掌。

“你白痴啊？听不懂我说的话是不？”东方妮一个闪身，避开了她的攻击。

虎儿呼呼叫着，就像一只面临危险的野兽，弓起背脊，步步为营，直绕着他打不知道为什么，东方妮体内突然溜过一抹战栗，和虎儿对峙令他兴奋不已。

“吼……”这一次，她叫得好大声，大眼里闪着锐芒全力冲撞他。

“就凭这点小本事想打倒我？你作梦！”他狂笑，飙悍的掌风朝她劈去。

别看虎儿年纪小，感应危险的本能可比任何人都高，前扑的方向一转再转，俐落地避开了他的攻势，弯身在雪地上滑出一条长沟，顺势咬上他的小腿肚。

“啊！卑鄙的小鬼！”他将全身的功力运集腿部，被她咬住的肌肉顿时反弹了起来。

她的嘴巴因为他内力震荡的关系而渗出血来，可尽管如此，被万兽之王养大的孩子依然固守着王者的尊严紧咬他不放。

“你还不放开？”东方妮可以再运劲的，只要将她一口牙都震碎了，不信她不松口，但那样她会受很大的伤。

他瞪着她，她不驯的眼光同时迎上，里头没有半点惧意；他的心跳又开始加速，身体变得好热、好热……。

他们对峙了许久，她嘴边滴下来的血把白雪都给染红了。

“笨蛋！”最后，他低咒一声，一记手刀劈昏了她。

她终于松口，幼小的身躯软软地倒在雪地里。

东方妮凝视着她，一时间竟动弹不得。“真是讨厌鬼！”他最恶麻烦，转身想走，但……一股好奇怪的吸引力扯住了他。

方才与她对阵时的兴奋感还在他体内狂烧着！那感觉就像他征服了一座高山，练成一套无人习得会的绝世神功，无比的满足令他开心得想要飞上天。

“可恶！我一定会后悔的。”他一边弯腰抱起她、一边骂自己没脑子、自找苦可是……光这样瞧着她，他就热血沸腾得难以自制，虎儿或许是他这辈子仅遇过最强大、与众不同的对手。

东方妮有种渴望 他要征服她！

只是他作梦也没想到，这一时的反常，竟注定了日后永无止尽的灾难。

离开“状元楼”后，东方妮直接出了城，往西走上两个时辰，找了一间破庙暂时栖身。

“我问你，师父呢？他为什么没有看着你？”“呃？”虎儿大眼珠子转了两圈。“东方，你渴不渴？我去找水给你喝？”“不必了，我不渴、不饿、不累……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想知道师父在哪里？他应该看着你的，为什么又放你出来为祸世人？”说到最后，他脖子上的青筋都浮起来了。

只为祸你吧！虎儿低头暗念，轻撇了下唇角。

“虎儿，你还没回答我的话！”她两手在胸前搓了搓，一脸皮笑道：“我说东方啊，我们真的只能睡破庙？城里还有许多其它的客栈，不如……”“你还好意思说！”突如其来的暴吼像平地一声雷。“只要有你在，我们哪一次住得成文明地？”十多年前，他与师父本来在长白山脚下隐居得好好的，意外捡到她后，灾星从此黏上他们师徒俩，甩不开、去不掉。

害得他们三天两头像过街老鼠似，被人拿扫把赶出家园，最后落得只能窝在鸟不拉屎、乌龟不上岸的丛山峻岭里。

“你这么说就不对了，打垮人家十余户砖屋的人是你、击沈多艘船屋的也是你、还有梅庄也是你毁的……我什么都没做，你怎能将所有罪过都推到我头上来？”“你若不惹我生气、我岂会发火；我不发火，又怎会捉狂地搞出这么多事？”这问题就跟先有鸡，还是先有蛋一样，无解！

“这倒也是。”虎儿难得乖巧点头。

“你知道反省就好。”东方妮以为她懂事了，稍稍缓下一口气。

“东方，你的脾气是该改改了，太差啦！”谁知她下句话又说得他火冒三丈。

“你才应该改进，可恶！”“是吗？”虎儿傻笑，走到他身旁，拉拉他的衣袖。“可是从我下山到现在，见过我的每一个人都说我是大好人耶！”“大好人？”她不提，他还忘了。“你为什么买一堆女人推给我？你故意找我麻烦是不是？”糟糕，又说错话了！她搔搔头。“我怎么会故意找你麻烦呢？只是……她们真的很可怜，你也晓得，我最见不得女人哭，所以……”“你

也是女人！”虽然老是扮得不男不女，东方妮没好气地想。“她们哭她们的，与你何干，要你多管闲事？就算你想做好事，给银两就好了，叫她们来找我做啥儿？”“因为她们说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过日子，那……我也不晓得啊，只好让她们去找你想办法喽！”东方妮的五官明显地扭曲了起来。虎儿她从小就是这样，老干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麻烦事要他收尾，能怪他脾气差吗？“我警告你喔，再给我找麻烦，小心我扁你！”说完，他豁身躺下，不再理她了。

虎儿等了好久，没听见他开骂，不觉疑惑。“东方，你……我们现在要干什么？”“睡觉，明天一早，我带你回黄山。”犹记得师父和虎儿的最后落脚处是黄山，把她带回去，交给师父看管，他就脱离苦海了。

“啊！你要去黄山？”她跳了起来。“不要吧，那里……”“怎么样啊？”他斜睨着她。“你尽管说，我听着。”“呃……”她缩了缩脖子，为了不气爆他的心肺，她最好还是闭上嘴。“没事，睡觉。”她走到他身边躺下。

东方妮恼怒地瞪着她。这家伙一定又闯祸了，才会吞吞吐吐。

“走开，你离我远一点儿。”“呜……”虎儿眨眨眼，见他的怒火真的一点消散的迹象也都没有，只得认命地拖着脚步返到庙门口。“这儿够远了吧？”“哼！”他冷哼一声，闭上眼。

“唔，好冷……”她蜷曲着身子，呢喃自语。

东方妮紧闭的眼皮子抖了两下。

“哈啾。”她打了个喷嚏。

“可恶！”他低咒一声，走过去把她抱了回来。

“东方……”她两手圈住他的颈子，脑袋瓜儿在他怀里钻来钻去的。

或许是因为自幼吃虎乳长大的原因，尽管她已学会人语、懂得直起两只脚走路，很多小动作还是像动物一样，纯稚无伪。

“闭嘴，睡觉！”东方妮怒喝了声，恨死自己的心软与仁慈了。

第二章

黄山。

东方妮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这一切。

“虎儿，你是不是记错地方了？”“没有！”虎儿摇头。“过去一年，我和师父确实就住在这里。”“但……这里没房、没屋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是……”大片夹杂着碎石断枝的黄土造就出一幕苍凉、荒废的景象，他怀疑这里曾经有过任何生命的存在。

“一年前这里什么都有。”她恨肯定地颌首。

“那现在所有的东西呢？”她傻笑着蹲下身，拾来一根断枝用力刨挖着地面的黄土。

约莫过了盞茶的时间，黄土下露出几片破瓦，然后……约略成形的屋顶现了出来。

“现在我很确定，屋子就在这下面。”她用力跺跺脚，将“证据”指给他看。

东方妮的嘴角抽搐了好几下。“虎儿，我请问你一声，这黄山究竟是发

生了什么恶劣的灾祸，房子居然会埋在黄土下？”“呵呵呵……”她搔搔头，装迷糊。

“虎、儿……”他咬牙，一股凌厉的掌风劈了过去；看似对准她，实则偏了寸“啊……我说就是了嘛！”她抱着脑袋趴下身，掌风自她头顶掠过，打散了她绑成一束的青丝，黑发半遮住她不及巴掌大的小脸，乌亮的颜色更衬托出她肌肤的白皙娇嫩；发帘后，一双水灵秋眸闪闪发亮，诱人的神采直逼天上日阳。

那散乱的发形成大块的乌云截断了他的呼吸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儿？几年不见，野蛮的小虎儿竟出落成一名大姑娘了，俊秀灵姿教他看傻了眼。

“其实是……”她小嘴张张合合的。

清脆的声音钻进他耳朵里，却忘了停留在大脑间，直到她闭上了口，东方妮完全没听进她半句话意。

“事情就是这样了。”她垮着双肩立在他面前。“东方，你生气了吗？”他还是看着她发呆。

“东方！”虎儿出手推了他一下。

“干什么？”由于练武人的直觉反应，他的擒拿手瞬间截住了她的腕脉。

“嘻！”他们的功夫系出同门，她自然懂得化解之道。小手在他臂上一拍、一推，脱开了他的禁制。“东方，你要考我武功是不是？”“当然不是！”他用力摇了摇头，拉回那迷路的理智。“把你的头发绑好。”那讨厌的东西搔扰得他的心神乱飘。

“啧！”她微嘟着红唇。“这头发真麻烦，东方，你帮我剪了好不好？”“不好……”他蓦地大喊。

“哇！”她蹦了老高。“你干么这么大声？想吓死人啊！”他白了脸，自个儿也被那裂帛似的失声骇了一大跳。

“你别想转移我的注意力！”他伸手敲了敲额头。臭虎儿，总有办法气得他捉狂，该死！“我们现在要谈的是黄山，为什么整座山谷都塌了？你和师父住的房子怎会被埋在黄土下？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“嗯！”她背着手走到他面前，灿烂如星的双眸紧紧揪住他。“相信我，东方，人要往前看，老是回首过往是不会有进步的。”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”他扬起手掌，掌心隐泛红光。

咕啾！虎儿用力咽下一大口唾沫。“呃……劈空掌。”一种会将人全身骨骼震成碎屑的致命武学……东方不会想拿它对付她吧？“被劈空掌打到会有什么后果，相信你不会陌生吧？”“当然。”她灵巧地跳离他一大步。

“很好。”东方妮露出威胁的狞笑。“现在你要告诉我黄山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没？”“山崩！”她挺起胸膛大声回话。

“无缘无故的，怎么会山崩？”“打雷！”“最近天气一直很好，没理由打雷吧？”“那个……”她欲言又止。

轰！东方妮的掌风劈下，虎儿的脚边立刻凹下一个大窟窿。

“我试验‘天雷阵’，不小心引来天雷，就把山壁轰垮了！”她抱着脑袋蹲下身，什么狗屁倒灶的事都招了。

“你……”他全身的血气往上涌，心脏差点停摆。“那师父呢？山崩后他逃出来没有？”“应该有吧……”小老虎登时变成小病猫，喵喵细声叫着。

“应该？！”他冲过去，大掌握住她的后颈，像提一只小猫般将她拎了起

来。“你闯下大祸，却没救师父一起逃，你这个……”小虎儿两只手摀住眼睛，双脚在半空中晃呀、荡的。“不要啊！老爹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”“别叫我‘爹’！”这混蛋，每回心虚就喊他“爹”，他哪儿这么倒霉，生出这种不肖子来气死自己？“我告诉你，师父没事便罢，他老人家若是有什么万一，我……”大掌在她头顶挥了挥，明明恼得要命，偏偏就是打不下去。

她十指开五缝，黑亮的大眼透过指缝偷瞧他。“师父会有什么万一？”他老人家能吼、能跳、能蹦的，只是暂时失去了踪影，东方怎能断出他发生了意外？莫非东方他能预知过去未来？哇！太了不起了。

东方妮愣了下。虎儿的思路向来与一般人不同，她对问题的反应百分之百直接，从不会去思考前因后果，所以她说出口的话也不能以常理来论断。

“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师父现在何处？”她摇头。“山崩后，师父气得拿太乙神剑追着我砍，我拚命地逃，也不知道跑了多久，当我回过神来，人已经到了京城，而师父不晓得什么时候就不见了，所以我只好去找你。”“你去找过我？”东方妮松开擒住她的手。

脚踏实地后，虎儿皱眉揉着疼痛的后头。“对啊！只可惜我才混入你家厨房想找点儿东西吃，就瞧见你翻出墙头；我怕把你跟丢了，连口茶都来不及喝，只随便摸了些银票带在身上，就去追你了。”“敢情你用来做好事银两还是从我家摸来的？”“呃……”又自找死路了。“反正你是我‘老爹’，我是你‘女儿’，爹爹的银两早晚要传给孩子；换言之，你的就是我的，何必计较这么多呢？”“我没这么好福气，有你这种不肖女……”他骂到一半，听见她的闷笑声，眉峰又耸了起来。“你笑什么？”“东方，你骂人的口气跟你爹好象喔！”她不心虚了，便又唤他“东方”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“我要离开你家时，也听见老伯这样骂，不过他吼的是‘这四个不肖子’！”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。

东方妮张口结舌。莫非他对老爹太不孝了，上天才会降下这个灾星来折磨他？若真是如此，他现在所遇到的一切灾难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——报应！

东方妮凶恶的眼光僻哩啪啦砍向虎儿。

“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！”

离开黄山后，他们找到一处小镇暂时歇脚。虎儿跟在东方妮身后，在大街上来来回回走着。

“东方，已经中午了耶！”虎儿的肚子早饿得咕噜咕噜叫。

“你没看见我正在找地方吃饭！”他比较着几处小吃摊，只可惜那些个鄙陋的粗食，没一样入得了他的眼。

“那里有一间客栈啊，外表虽然不好看，倒还算干净。”“我不要在有屋顶的地方吃饭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有你在的地方就会有灾难，我不想连累无辜，更不想在吃到一半的时候又被店家请出门。”东方妮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。她以为他会这样落魄是谁害的？“去吃面吧！”看来去看也只有街尾的面摊上空飞舞的苍蝇少一点儿，可恶！

“喔！”虎儿跟在他身后，走到一半，眼光突然被小巷里的一幕景象吸引住了。“等一下。”她跑过去拖住正要叫面吃的东方妮。

“客人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胖老伯搓着一双油腻腻的大手，对她咧开一

嘴黄板东方妮不满的眼光杀过去。“你又想干什么？”“我不要吃面，”她手插腰大吼。“我要吃水饺。”胖老伯的脸立刻胀红了起来。“咱这儿不卖水饺。”东方妮更是眯细了瞳眸，一手抑住她的颈子，一手搵起她的嘴，将她拖到路旁。“你是故意找我麻烦是不？这街上哪有人卖水饺？”虎儿拚命挣扎着，好不容易嘴巴得了自由。“我既然敢说，当然就有啦！”她拉着他离开大街，钻进巷子里。

“这地方的东西会比面摊好吃？”他双手环胸。巷弄里的小摊子看起来比大街上的摊子更颓圯败坏，看着那些七拼八凑的板凳，他毫不怀疑会将人的屁股摔成四瓣。

“你又没吃过怎么知道不好吃？”她顶了他一句，回头面对一脸羞赧的女掌厨时，嘴角的笑意比蜜还甜。

“不知道客人想吃些什么？”女掌厨大约三十来岁，温婉的面容上刻划着沧桑，大约也是吃过苦的人。

“水饺。”虎儿清亮的嗓音里饱含元气。“我要三十个。”说完，她横肘撞撞东方妮的腰。

“一样，不过我要五十个。”“好的，马上来。”女掌厨转身，开始忙碌了起来。

东方妮举手敲了虎儿一词暴栗，低声骂道：“你真的很变态耶！就因为这个掌厨是女人、面摊老板是男人，你就眼巴巴拖我来这里。”“有什么不好？”她两手搵着额头，一脸委屈。“吃东西时瞧着一个漂亮的女人，总比对着一个臭男人要愉快些吧？”“吃东西主要是选味道，跟男厨、女厨有什么关系？”“是我在使银两，我当然有权选择花费在我喜欢的人身上喽！而和那位胖老伯比较起来，我更喜欢这位女掌厨一些。”“你的银两还不是从我家偷来的。”极度不满，他又敲了她一记。

“暂时借用一下嘛！”她抱着脑袋傻笑。

“哼！万一东西不好吃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？”“不会的，女掌厨人长得这么漂亮，做出来的东西一定也好吃。”东方妮无奈地趴在摊子上吟叹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？一般小姑娘长到十五、六岁都会开始思春、想男人了，怎么虎儿这小家伙硬是爱死了女人？女人同女人……天！他的头好痛……。

水饺送上来，东方妮和虎儿各吃一口，味道普通，幸亏不难吃，保住了她的小命。

“东方，再接下来你要去哪里？”虎儿边吃水饺，边问道。

“去哪里都没你的分儿，你给我去找师父。”他才不要带一颗扫把星在身边气死自己呢！

“我又不知道师父在哪里？”“所以才叫你去找啊！”“不要啦！”她放下筷子，两手抱住他的腰，脑袋瓜儿在他怀里钻呀钻的。“老爹，人家舍不得离开你嘛！让我跟好不好？”“你干什么？”东方妮使劲推开她的头。“我告诉过你几百次了，别叫我‘爹’，我只是一时运气不好捡到你，没倒霉到生下你！”“也没差多少嘛！”虎儿歪着头，晶亮的大眼里又蓄满那种直勾勾、撼动人心的神色。

东方妮心脏一紧 十三年前，他就是被她这副模样给骗了，才会一时不察招惹上这颗煞星；不过现下他学聪明了，撇开头，别看她就没事了。

“总之我不可能带你走，你别白费心思了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她整个人赖进他怀里。

他鼻端冲进一股馨香，浑身一颤。

“你吃饭就吃饭，别再靠过来了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她的好问堪称举世一流。

“因为男女授受不亲。”他端起水饺移坐到另一张板凳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家伙打小就有本事诱使他反常，气死人了！

虎儿学他把碗一端，坐到了他身侧。“以前我们都一起洗澡、一起睡觉的，那时怎没听你说‘男女授受不亲’？”“咳！”差点叫嘴里那颗水饺给噎死，他咬牙，冒出一头冷汗。“因为才三岁的小混蛋还称不上女人……”“可虎儿还是虎儿啊！难道我以前是虎儿，现在就不是虎儿了？或者我现在是虎儿，以前不是虎儿？”她一本正经地问着。

东方妮差点忍不住拿头去撞摊子。这家伙好象非气死他才甘心似的，可恶！“你少废话！总之我怎么说、你怎么做就对了，少烦我。”“那我可以跟你一起走吗？”她念念不忘的唯有这个。舍不得离开他啊！八年前她还小，他走时，她来不及跟上；为此她整整郁闷了八年，爱女人的习惯就是在那时养成的。

他形容清朗、俊美无涛，她心里无时无刻不挂着他；有时在路上瞧见了相仿的容颜，哪怕只有高挺的鼻梁像，也会心跳加快。

尔后，她发现有这样细致端正的五官的多半是女人，便从此径爱往女人堆里钻了。拯救那些相似的人儿，看着她们笑，使她觉得自己的思念有了寄托。

“我是去西夷打仗，你跟着我干什么呢？”东方妮叹气。

“我可以帮你去打仗啊！你走后，师父又教了我许多新武功，现在我跟你一样厉害了。”“战场上没有女人，”“我不是女人，我是虎儿！”该死，又扯上这没完没了的问题！东方用力一摇头，忙把话锋转开。

“不管你是女人，还是虎儿，我不能带你去就是不能带你去。”他已经吃完水饺，把碗重重一放，起身走人。

虎儿把最后两颗水饺一起扫进嘴里，放下多一倍的银两，向女掌厨道过谢后，追在他身后离去。

“为什么嘛？我真的很厉害，我可以帮你打胜仗的，”东方妮埋头疾行，此时他真恨自己以前酷爱掌法、刀招，懒练轻功，现在才会甩不脱这颗扫把星。

不论他如何加快速度，虎儿就是有办法跟在他身后两步远，大半个时辰过去了，那距离硬是一分不多、一分不少。

东方妮不得不泄气地长叹，停下了脚步。“我这回上西夷是有目的的，你别再跟着我了行不行？”“什么目的？”只要他肯跟她说话，虎儿才不管他的口气是好、是坏，照样开开心心地蹦上前去拉住他的手臂。

“唉……”东方妮低头，长喟一声。面对这种脑筋秀逗、又爱死缠烂打的家伙，只要是正常人都会被打败的。“你有没有听过‘银月传说’？”虎儿颌首。“根据古献志记载，西夷国中央，有座常年浓雾缭绕的圣山，山里有一个国家，名唤‘银月’，每隔四十九年，银月国会从圣山顶浮起，凡是有幸进入银月国的人，都能够得到大笔的财富。”“没错，我这回上边关帮助威远侯打仗，为的就是寻找一条进入西夷、登上圣上的快捷方式。”他飞扬的剑眉一耸。“现在你知道啦！这是一趟非常危险的旅程，为了你的安全着想，你还是别跟着我好。”他以为这样就能吓退她了，没料到虎儿一听完他的话，不仅不害怕，一双晶亮的大眼更散发出兴奋的虹光。

“好好玩喔！我也要。”他左脚绊右脚，差点摔个五体投地。

“你疯啦！我入圣山目的是要找寻银月国，众所皆知，银月国诡谲难测且途中危机重重，这样你还要跟着我？”“可是古献志也记载着，银月国里有一样举世无双的宝贝，叫做‘寻梦枕’。这个枕头可以让人美梦成真，这种稀世难求的珍宝，我怎么地想见识见识。”“咳！”东方妮差点教自己的口水给呛死。因为他去银月国的目的也是想拿“寻梦枕”。

虽然还不知是否真有其物，反正他也无事可做，不如去试试。只要能得到这样宝贝，让老头儿睡上几夜，他想抱孙子的梦想在夜里得到满足了，大概就不会再逼他娶妻了，一举两得，多好！

“我说东方啊，你上银月国的目的该不会也是为了‘寻梦枕’吧？”虎儿倒也乖觉。

“这样你更该带我前往了。传闻银月国之所以诡谲难测，是因为被圣山上的天然阵势守护住了，不懂五行八卦的人一进入圣山，就陷在阵势里出不来了。难得我对阵势有所研究，就算不能帮你过阵，也可以再排一个阵势以阵破阵，救你出危机，这样不是安全许多？”“是吗？”他剑眉斜挑。“请问你要排什么阵？天雷阵？像轰垮黄山一样，也顺便打崩圣山，将我们两个人一起埋入黄土下？这样确实会‘安全’许多。”他们的“尸身”保证完全，没人或兽可以毁坏之。

虎儿的脸一下子胀得火红。“那……西夷和我朝正在打仗，身为中原人，你想光明正大进入西夷国，除非打胜这场仗。在战场上，我的‘虎啸神功’总能派得上用场了吧？”他戏谑地笑说：“敢情你想吼得西夷国自动投降？”“不是啦！”她跺脚。“虎啸一出、百兽俱伏。行军打仗，绝少不了战马，我若能让那些个战马不战而逃，或听我号令，这场仗打起来岂不容易多了？”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！东方妮低着头，仔细思考此计的可行性。

打小，他就发现虎儿有一种奇异的能力，只要带着她去打猎，当天一定无功而返。初时，他觉得很奇怪，后来才晓得幼喝虎乳长大的她，身上带着一股万兽之王的气息，较弱小的动物，一闻到这个味道，就自动退离老远了，因此他永远打不到猎物。

而一些较强悍的动物，也只要她登高一吼，便会颤巍巍地伏下，彷彿承认她是兽王的传承，所有的动物都得遵从她的号令。

倘若虚儿连狼、狐狸等这些动物都能够使唤自如的话，要制伏战马更是不成问题……嗯，这的确有助于战事的进展。

“好啦，东方，带我去嘛！我的‘虎啸’真的很厉害耶，不信我试给你看。”她说，立刻扯开了喉咙。

东方妮还来不及阻止她。

“吼……”一声嘹亮霸道的虎啸冲天而起。

汪汪、喵喵、呱呱……镇上所有的家禽、家畜同时骚动了起来。

“你这个笨蛋！”随即，东方妮饱含内力的怒吼加了进去。

离他两人近一点的屋子受不了震荡地摇晃不绝。

霎时，整座小镇被他们弄得鸡飞狗跳、乌烟瘴气、乱七八糟……总之，说有多惨、就有多惨！

镇上的居民还以为有野兽或强盗了，纷纷拿起扫把、锄头、柴刀准备驱逐强敌，捍卫家园。

东方妮和虎儿脸色不约而同一变。

“就是他们。”居民们的武器对准了罪魁祸首。

“老爹，怎么办？”虎儿确信自己又闯祸了，急得求爹告娘。

“我被你气死了……”东方妮破口大骂，已经记不清楚这是第几次被她害得变成过街老鼠、人人喊打了。“还不快跑！”可恨归恨，还是舍不得看她死，只得心不甘情不愿，拖着她逃命去也。

半个月过去了，东方妮不是没试过，但不论他如何努力，就是甩不开虎儿这颗扫把星，没办法，只好带着她一起来为祸威远侯。

“我警告你，侯爷最近为了与西夷的战事已经忙得焦头烂额，你要再给人添麻烦的话，小心我一掌劈了你。”虎儿撇撇嘴又耸耸肩。铜板没有两个能打得响吗？哪一次不是她惹事、他闯祸，怎能将所有的罪过都推到她头上？

“你听到我说的话没有？”他散着发、脸红脖子粗地怒吼。这一路行来，不晓得被她拖累而倒了多少楣，将他玉树临风的外表都给磨光了；小命尚未丢去，是因为他祖宗积德，否则他此刻坟前的草都比人还高了。

“听到了啦！”她闷声应道。

“大声一点儿。”“我说听到了啦！”她也火了，尖着嗓门直喊。“这一路上你已经叮咛过八千次了，你的喉咙不累，我的耳朵都快长茧了。”“你还好意思说，我千叮咛、万嘱咐，你还不是照样闯祸。”“那是意外，意外又不会每天发生！”她闷道，一脸的无辜。

东方妮轻啐一口，走上威远侯府的大门。

“站住！”守卫两枝长枪挡在他面前。“这里是威远侯府，岂容你胡乱游闯，还不滚出去？”东方妮横眉竖目，狂暴的怒气如火飘出，直把两名守卫“烧”得连连倒退、以避烈焰后，他才解下腰间的金牌丢给他们。

那金牌前面雕着双龙抢珠的花样，后头则列了六个大字：钦赐狂虎将军。

守卫们惊疑的视线在金牌和东方妮之间游移着。“你是……‘狂虎将军’……”这是战神的代号啊！行军打仗的人，无人不尊、无人不敬的战神，会是眼前这个人？“怎么？怀疑啊？”东方妮怒斥。

那已是八年前的往事了。

是年，他十八岁，因为再也受不了虎儿的荼毒，慌忙拜别师门，下山游历。行经江南时，偶尔救了微服出巡的圣上和当时的靖南将军温圣安，也就是现在的威远侯。

刺驾行动经过调查，发现是朝中不法大臣与西夷国王勾结策划的。皇上匆匆赶回宫中平定内乱，而靖南将军则授命扫平西夷。

闲着无事的东方妮也跑去凑热闹，他在战场上大发神威，博得“狂虎将军”的威名，皇上本来是要给他封侯的，但他做价乞丐懒做官；趁人不备，又跑了个无影无踪。

最后是温圣安花了三年的时间，踏遍江湖寻到他，并将皇上的心意，就是这块御赐金牌送给他，还缠着跟他结拜。

东方妮本来不肯的。无缘无故多个大哥管，多秽气！但将军说绝不管他，再不然，长兄的位置让给他无妨；他才勉强答应，认了个干哥哥。

而经过这么些年，温圣安也升官了，荣封威远侯；时间过得确是飞快！

“呃……”是很怀疑！两名守卫一径儿盯着他的脸蛋发呆。

天，多漂亮的一张容颜！怕是连边关第一花魁水仙姑娘，都比不上他。如此俊秀端雅的人儿竟然会是威震天下的“狂虎将军”？别说他们，只怕说

出去也没人肯信。

“还看！”东方妮最讨厌被男人盯着瞧，他大掌握住一枝长枪，不过些微使力，铁制的枪头就给他硬生生扳断了。“再看，我就把你们的脖子，像这枝枪头一样，卡！扳成两截。”两名守卫吓得呆若木鸡。

东方妮却没耐性等他们回神，伸手又扳断另一枝枪头，随手一甩，枪头尽没入“再不去通报，你们脑袋的下场就跟它一样了。”守卫们惊呼一声，拿着金牌，像后头有鬼在追似地跌跌撞撞跑进了侯府。

虎儿忍不住为守卫们叹息一声，她抬眼细瞧东方妮巧夺天工、完美无瑕的俊脸，颇能理解两名守卫的反常。

只要是人，谁能不迷惑于此等“天姿国色”？不过她也为他们感到可怜，东方妮只有那张脸好看，性子却是差到了极点，不小心给他那张脸骗了的人，最好去换一副“铁胆铁心肠”，免得轻轻两下就给吓坏了。

第三章

半晌，随着一声兴奋的呼喊，一名身着侯爷服饰的男人冲了出来，张臂就将东方妮抱了个满怀。“贤弟，真的是你！天，我们几年没见了？愚兄实在是太高兴，太高兴了……”东方妮朝天翻个白眼，喊了声：“圣安兄。”威远侯紧抱他不放。“愚兄好想你，这些年你到底上哪儿去了？愚兄派人找你好久都找不到……”“随便走走。”东方妮闷声回道，身子骨扭了两下，还是挣脱不开威远侯的怀抱。

“你难得回来一趟，一定要多待些时候，咱们哥儿俩好好叙叙旧……”威远侯的激情持续了许久。

东方妮额上的青筋终也忍不住地爆了出来。“圣安兄，你抱够了没有？难看死了！”“啊？”威远侯愣了下，随即放声大笑，“哈哈！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害羞别扭，讨厌与人亲近，不过愚兄知道你其实心地善良，只是不善于表达而已。”可不是，东方妮的脸红得几乎要喷出血来了。

但虎儿很怀疑，烧在他脸上的那到底是怒火？还是羞赧？“你够了没？”东方妮挥出一掌震开他。“不准再靠近我了，走开。”掌风扫过威远侯的衣袖，把他的衣袖都给割裂了，最后落在青石台阶上，石板被劈出一条缝来。

威远侯身旁的两位护卫脸色大变。“大胆，竟敢对侯爷无礼。”“不妨事的。”威远侯笑着摆摆手。“你们退下吧！”“可是侯爷，您……”护卫们可不敢放着主子和一头发飙的猛虎独处。

“义弟的脾气我很了解，他的火发完就算，旁人不招惹他，他不会随便伤人的，你们尽管放心。”而且东方妮已经手下留情了，只割破他的衣服算什么，记得以前他死缠着要跟他义结金兰的时候，他烦不胜烦，还曾打断过他的手臂呢！

不过威远侯一点都不后悔当年的行为，因为东方妮性子虽差，但是为人却非常讲义气。

一个人，只要被他认可了，他待朋友的全心付出，可称得上是：绵延不绝，足够人享用终生还有剩。

“遵命，侯爷。”主子都这么说了，做属下的当然只有领命退下。

威远侯重新回过身来，一手揽住东方妮的肩。“义弟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愚兄我为西夷国屡次犯境，而头疼不已呢！”“头疼什么？直接打过去不就得了。”东方妮率性地回答，随着他走进了侯爷府。

虎儿手插腰，看着他们自顾自往府里走，竟没人注意到她！

“老爹”她大声叫道。

东方妮僵直了身子，愤然回头。“你叫什么叫？”“我怎么办？”“你不会自己跟上来啊！”虎儿气鼓着双颊踱近他身边。“这里是侯爷府，你们自个儿走了，你以为等会儿守卫们还会放我进去吗？”“那正好，你就别进来了，找师父去。”“不要，我要跟着你。”她挺固执的。

又是这个吵不出结果的问题。东方妮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撇开头去，懒得理她。

威远侯直到此刻才发现虎儿的存在。这可真够稀奇的，我行我素、独来独往惯了的东方妮，什么时候也肯接受同伴了？“这位小兄弟是？”因为虎儿做男装打扮，言行举止又野性十足，无人提点，还真没人看得出她本是女儿身。

“我叫虎儿，是他儿子。”她恶意一笑，手指东方妮。

“啊？”这答案可大大出了威远侯的意料之外。“义弟，你什么时候成亲的？怎么没通知愚兄一声？实在……噢，也不对啊！小兄弟，你今年几岁？”“十六。”虎儿回道。

“义弟，你几岁？”威远侯覆转问东方妮。

东方妮还来不及回答，虎儿已插口道：“老爹今年二十有六。”“哇！”威远侯惊呼一声。“义弟，你果真是天人托世，十岁就有了孩子，了不起！”“谁会生出这种混蛋啊？”东方妮破口大骂。“圣安兄你脑子坏啦，这种浑话你也信？”威远侯摇摇头。“但向来厌恶与人交际的义弟，居然容许旁人跟随，这……愚兄实在想不出来，除了父子、兄弟、夫妇，此类亲密关系人等，什么样的人能突破你铜墙铁壁般的禁忌，与你结伴同行？”最重要的是，虎儿还保持着四肢完整、毫发无伤。想他以前……现在也一样，不过多啰嗦了两句，胳膊就差点没了，东方妮能在怒火中把持理智不对虎儿下手，这就称得上是神迹了。

东方妮愣了下。的确，捡了虎儿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失误，未能摆脱她更是失误中的失误；但基于面子问题，他是不会在旁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过错的。

“因为这颗扫把星像牛皮糖一样，黏得死紧，甩都甩不掉，我是逼不得已才带着她的。”“老爹，你这话就太过分了，我是来帮你忙的耶！”虎儿不满地双手环胸。

“告诉过你几百遍了，我不是你爹，不准再叫我‘爹’！”东方妮呲牙咧嘴地说道。这臭虎儿，下山不过月余，旁的没学会，人倒是贼邪了不少。

本来只在做错事，心虚时才会喊他“爹”；现下，有事要求就喊；兴致一起、想整他时也喊；仗着师父教她的一点轻功，四处闯祸、为所欲为。

她真以为他拿她没办法吗？哪天要真把他惹火了，他才不管什么三七二十一，直接劈了她了事。

不过他自己大概没发觉，他早就被她惹怒过千百次了。手里那把九环刀举了又放、放了又举，始终没能狠下心真欣过去。

“啧，人家是尊敬你才喊你‘爹’耶！”虎儿摇头，一脸受不了他的任性

的表情。“你不感激也就罢了，还发火，真是——”“认识你我已经够倒霉了，我可不想再衰下去。”他抢先一步走进府里，不想再理她。

虎儿却寸步不离地跟在他身后。“这一切都是命运，天意如此，又岂是我俩一介凡人所能改变？”“你离我远一点就能改变了。”她后退了一步。“这样吗？”轰！他头顶冒出白烟，劈空掌朝她砍了过去，但也只是掠过她身旁，她毫发无伤，连衣服都没破，倒是连累了她身后一株老树，代她折腰成两半。

威远侯拉拉自己裂掉的衣袖，有些羡慕地看着虎儿。真好！能得东方妮另眼相看，他这个做义兄的还没这么好福气呢！

侯府大厅，一名虬髯大汉看见威远侯走进来，兴奋地跳起身。

“侯爷，我听说‘狂虎将军’来了，在哪里？”大汉名唤石威，是威远侯手下的先锋官，为人豪爽气概，最最崇拜“狂虎将军”，简直拿他当天神在拜了。

“不就在这儿。”威远侯指指身旁的东方妮。

石威把脸凑到东方妮面前，大眼瞧了他好久。“你……莫非是‘狂虎将军’的随从？”“他就是‘狂虎将军’！”威远侯纠正道。

“他，‘狂虎将军’！”石威讶然大吼。“怎么可能？”东方妮已经快受不了了，刚刚给虎儿搥起来的那一肚子火还没消呢！

“小子，凭你也敢冒充‘狂虎将军’？”石威仰头大笑。“撒泡尿照照你那张娘娘腔的脸吧！”东方妮把眼一眯，端正美俊的脸庞僵凝如冰，全身罩着一层恐怖的黑色火焰。

“你再说一遍？”虎儿倒吸口凉气，伸手将威远侯一扯。“侯爷，为了你的生命安全着想，你还是避一避吧！”“能避哪儿去呢？”威远侯惨白着脸。这笨蛋石威，什么话不好说，竟说东方妮娘娘腔！

他还记得东方妮“狂虎将军”封号的由来。八年前，东方妮初次上战场，那时，他才十八岁，身材还没现今魁梧，一张俊颜俏美更胜天仙。

西夷国那些大将一点都不将他放在眼里，还语多调戏，惹怒了东方妮，他九环刀一起，宛如天上的日阳并裂，转瞬间取了敌将五颗人头。随后，他更加狂虎出闸，锐不可挡，只一人就几乎歼灭了西夷国一支先锋军。

那一役成就了他的威名。但亲眼目睹永远忘不了“狂虎将军”的狠厉，他是神将、阎罗、死神……招惹上他的人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——死！

石威犹自狂妄地大言不惭。“传言‘狂虎将军’身高八尺、虎背熊腰、面如锅底、眼若铜铃，手持一把九环刀，重达八十斤，昂然一吼，可以岗山碎石。哪像你……”他轻蔑地停了声。

东方妮大眼眨了眨，身上的怒焰消了些许。这家伙在背“蚩尤传”吗？一个人长成那副德性，还能算是人？“你又没见过‘狂虎将军’，别随便乱嚼舌根。”“我乱嚼舌根！”石威愤愤不平地自怀中掏出一幅画像。“我石威生平最敬重的人就是将军，你瞧，我还把他的图像随身携带以示尊崇，有关将军的事迹，没人比我更清楚了。”东方妮看着图上的画像，三分不像人、七分倒像鬼；说他是长成这样，简直是侮辱他了。

“我才没长成这副丑样子，不准你再诋毁我的名誉！”“你才不准再冒充将军，娘娘腔！”东方妮才消散一点的怒火顿时窜燃得更加炽烈。

石威看着他气红脸的样子，突然把手伸到他胸膛摸了两把。“怪了，你真是男的？”居然比画里头的九天玄女还美，太不可思议了……虎儿和威远

侯不约而同屏住了气息。完蛋了，要起大祸了！

东方妮的呼吸登时截断，一掌把石威牛犊一般壮硕的身躯击飞出去。

石威张口，喷出一道血柱，身子撞到墙壁，随即晕了过去。

东方妮手中现出一把九环刀，刀锋似雪，森寒无比。他全身冒火，端整的容颜霎时绷紧、锐眼如剑，周遭的空气都给他爆烈的魄势割裂开来了。

“糟了，石威！”威远侯担心在还没上战场前就要先折损一名先锋官了，但他也没胆上前拦。东方妮想做的事，无人制止得住，就连天皇老子也一样。

“吼”虎儿突然越过威远侯，窜上去挡在石威身前。她仰天长啸，炯炯发亮的大眼不驯地瞪着东方妮。

人中之首与万兽之王彼此对峙着，战势紧绷，一触即发。

东方妮怒发冲冠，手中的九环刀激射出一道虹光，是他体内功力运行到极致的表现。

“吼鸣”虎啸再起，她也在啸声中加入了内力，侯爷府里的牲畜瞬间骚动了起来。

东方妮沈怒的凤眼里闪过一丝赞赏，他的小虎儿是长大了，变成一只真正的万兽之王了。

他血液里又涌进一股热潮，心头的火焰更加茂盛；但不同的是，怒火已被激焰所取代。

和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，他身体发热，兴奋难仰，九环刀蠢蠢欲动，一心只想与她拚个高低。

“吼鸣”虎儿扯开喉咙再吼一声，弓起的背脊瞬间拉直，凌厉的身影化成利箭射向东方妮。

他九环刀轮转，刀光成盾挡下她的攻击。“你没有更好的招式了吗？”

“试试这一招。”她腰间的软剑出鞘，森然剑气遮天避地朝他罩去。

“好！”他双脚飞起，身形如电。

刹那间，刀光和剑气在大厅里交锋不下百遍！

威远侯简直看呆了。这是什么样的武功？好……好可怕！

东方妮的刀和虎儿的剑终于交实，一阵电光石火迸射而出。

砰！像是排山倒海的劲力在厅里流窜，本来黏贴整齐的青石地砖尽数被摧毁殆尽。

虎儿披头散发收了剑。“老爹，我不玩了。”她边说边喘。“好累喔！”东方妮抹去一头一脸的汗。“别叫我‘爹’！”他伸手敲了她一记，却没用太大力，因为这一仗打得太过瘾了。

威远侯深吸口气。刚刚没发觉，现下虎儿散了发他才看出，原来……小家伙是个大姑娘！还挺可爱。瞧东方妮待她那种古古怪怪的态度，莫非……他咧着大嘴，笑得好不开怀。

东方妮突然觉得威远侯的笑容十足的碍眼，而他看虎儿的眼神更教人讨厌。

“哼！”他喷出一口火气，脱下外袍罩住她的头。

“哇！”眼前的光明忽然被夺，骇了虎儿一大跳。“干么啦，东方，差点被你吓死了。”她挣扎着想要拉下外袍。

东方妮却两手使劲制住了她的妄动。“少废话，走了。”“去哪里？”东方妮望了威远侯一眼。后者立刻点头笑道：“我叫人带你们去客房，你们先梳洗一下，待会儿愚兄摆宴为你们接风洗尘。”威远侯一拍手，一名脸白苍

白、全身发抖的下人应声出现。“参……参见……侯爷……”“你怎么啦？”侯府里的下人都受过战事训练，虽称不上胆大包天，倒也比平常百姓勇敢英豪，畏怯成这样，可是前所未见！

下人溜一眼前一刻钟还金碧辉煌的大厅，如今却残破更胜废墟；而这只是一把刀和一柄剑的作为，那威力若发在人身上……天！会是怎生可怕的光景？东方妮看了看掀翻的地砖、崩塌的廊柱、无一处完整的桌椅……确实毁得很彻底。

“呃……圣安兄，那个……”“没关系、没关系。”威远侯暗自拍着胸口，只要横梁还在都可以重新修复，这种小伤害他八年前就习惯了。

“对不起！”他脸上闪过一抹赭色。“我叫人来修好了，东方家也有经营木材、石材，所有的修理费用全部由我负责。”再推托就算不上兄弟了！威远侯大笑着拍拍东方妮的肩。“那愚兄就先谢谢你啦！有东方家的商行为我装修房子，这可是莫大的光荣呢！”“哪里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他一手制住挣扎不休的虎儿，边向威远侯颌首致意。“那我们先下去了，回头我立刻联络家里。”“好，等宴席准备妥当，愚兄再让人去请你们。”“多谢圣安兄。”说完，东方妮挟着虎儿跟随下人进入内堂。

倾倒颓圯的大厅里只剩下威远侯和莽大汉石威。

威远侯蹲下身，在他脸上拍了两下。“喂！你怎么样？”“唔……”石威幽幽醒转，胸膛痛如火烧。“好可怕，那就是威镇天下的‘狂虎将军’！”威远侯白了他一记。若非这蠢家伙，他的大厅怎会毁了？“算你运气好！”“侯爷，我差点给打死了耶！”石威张口，又呕出了一口血。真是只剩半条命了。

“我认识他八年，这期间，骂他娘娘腔的人只有你的脑袋还好好地留在脖子上，你的运气还不够好吗？”这也是威远侯头一回看见东方妮对人手下留情，一切全是因为那个叫做虎儿的姑娘的缘故。他着实好奇，他们是什么关系？石威机伶伶地打了个寒颤。

威远侯睨他一眼。“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口不择言？”“不敢了。”“你的脑子最好放机灵点儿，以后见着他有多远闪多远，知道吗？”威远侯可不想在战事最吃紧的时候，还无端端折损一名先锋。

“不！”石威大声反驳。

威远侯大吃一惊。这蠢家伙给人打不怕吗？“我决定了，今生今世都要跟着将军！”石威突然跪下，给威远侯磕了三个响头。“请侯爷原谅，末将不能再随侍于侯爷身旁了，从今而后，我的主子只有将军一人。”他是被打坏脑袋了吗？威远侯瞪着石威。

不过这事儿也不需太过惊讶，八年前他就做过跟石威一样的蠢事，被东方妮的能力和气魄迷惑住了，一心只想与他结交。

但他很快就发现了，东方妮是天生的狂虎，凡人近身不得，妄想攀附的人，伤药最好多准备点，因为狂虎伤人是不需要理由的。

“是吗？随便你，祝你好运了！”“多谢侯爷成全，末将告退。”石威奔离的方向和东方妮一样。

“唉！上天保佑他。”威远侯叹口气，当然，也要顺便为自己的大厅哀悼一下，“它”最可怜了，无缘无故惹来一场灾祸，呜呼哀哉！

东方妮坐在案上写信。唉……逃家之人还得向家里求助，铁定给老头儿骂死！

“东方，你在做什么？”虎儿才梳洗完毕，她身穿罩衣，披着湿发走到他身旁。“水还热着，你要不要顺便去梳洗一番？”“等我把这封信写好再去。”“什么信啊？很重要吗？”“求助信，请商行派人来修大哥房子的信，你说重要不？”他飞扬的肩又染上一抹愠色。

她尴尬一笑。“原来老爹在写家书啊！那你忙吧，我不打搅你了，待会儿见。”快闪吧，不然他又要骂人了。

“哼！”他抬头，正好瞧见她的背影。湿发上的水滴将单衣濡成一片透明，大半纤细的雪背若隐若现地在他眼前浮动。“虎儿——”她蹦了老高。“我知道了，别再叫你‘爹’，记住了、记住了。”快逃吧！听他的语气像要吃人似的，而那人就是她。

“你给我回来！”他一手拎住她的领子，随手抽了条巾子，用力擦拭她的头发。“以后不准再披散着发到处走，听到了没有？”方才那幕景象瞧得他的心脏差点爆裂；老天爷！即使面对一支西夷军，他也没这么紧张过。

“听到了、听到了……”她哑着嗓喊。救命啊！头皮快给他扯裂了。

将她的发擦干之后，东方妮丢开巾子，两手板住她的肩。

虎儿眉一皱，泪汪汪。好痛呀！他一双大掌像两只千斤巨担快把她的肩膀压碎了。

“还有，不准穿著罩衣出现在人前，再让我瞧见你衣衫不整，我绝对修理你！”他眼里没了怒火，只剩一片正经。

虎儿不觉愣了会儿。东方妮虽然老爱大吼大叫的，却鲜少用这种严肃的口吻说话；她是做了什么天理不容的事吗？他怎会突然变了？“你听见我说话没有？”他用力摇晃她，几乎把她一身骨架子摇散了。

“我……”她平时也是伶牙俐齿的，但不知为何，面对这样的他，舌头却不听使唤。

东方妮深吸口气，察觉到她眼底的惧色。她也懂得害怕了！但……怕他……不知怎地，这个发现令他很不开心。

“东方，”虎儿小手拉着他的衣袖。“你真讨厌我吗？”她的心口好疼。他是她这辈子最仰慕的人啊！

那惶惶不安的神情又撕扯着他的心，“讨厌”，这字眼他说不出口，换了个说辞道：“从来就没喜欢过，你脑筋秀逗了吗？”伸手敲了她一记，怒眼直瞪着她的脸，没敢乱瞟，就怕又瞧见什么不该看的地方，心头又要抽痛了。

呵！这可就是她熟悉的东方妮了；嘴里骂着她，眼底怜着她。

“你才突然发神经，吓了我一大跳。”“你你你……”他的火气又土来。“害得我要赔大哥的房子还这么嚣张，真不该带你来的。”“只我一人可也没办法毁得那么彻底，你别想推卸责任。”要她独自背黑锅，没门儿。

“哼！”他撇开头去，见不到那幕撼动人心的景象，心绪自然逐渐持平。

“少废话，你快去把衣服穿好。”“穿这个吗？”她捧出了一套衫裙。透明薄衫制成的，露出大抹酥胸，可真够养眼的。

东方妮瞄了一眼，手中的笔一抖，毁去了刚写好的家书。

“该死的、爱自作主张的圣安兄！”他丢下笔、撕了信。“你在房里等着，千万别出去，我去给你找衣衫。”小虎儿穿成那样能看吗？小虎儿就合该有小虎儿的样子，万兽之王的传承，有双不驯的野性大眼；世俗的装扮只会污了她的颜色，而他……绝不承认那样的虎儿，绝不！

第四章

芙蓉厅里，当东方妮和虎儿瞧见洗尘宴的菜色时，四只眼珠子睁大得几乎要跌出眼眶了。

“圣安兄，你这是……”全鸡、全鸭、全羊、全猪……天！一桌子的荤食，油腻的味道冲得人快吐了。

威远侯的眉眼也皱得凄苦。“厨房说，府里的牲畜突然都集体死亡，没办法，所以……”侯府里人口众多，鸡鸭牛羊向来是整批整批买进，想吃时再宰杀，谁晓得会发生这种事？威远侯也很头疼，只怕往后一年内，他家的仓库要全被腌肉、火腿……给塞满了。

“牲畜……集体死亡……”不会是得了病吧！东方妮很怀疑。

一直跟在东方妮身后的虎儿突然退了几步。

“这一定是因为那些牲畜知晓‘狂虎将军’驾临，敛于将军神威，所以集体死亡了。”一个粗嘎的声音传来，是石威那个莽大汉。

东方妮回首，眼瞳里的怒火再飙。这混帐，一张臭嘴就从不说好话！

“你想再跟我打架吗？”“将军！”石威突然把腿一曲。“请你收我为随从，石威这一辈子都要服侍将军。”东方妮眨眨眼，疑惑的目光转向威远侯：大哥，你这属下是不是疯了？只见威远侯轻耸肩，将头一摇：我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！

威远侯把关系撇得一乾二净。开玩笑！东方妮厌恶有人作陪是众所皆知的事，石威爱犯禁忌，是他自找倒霉，可千万别连累无辜人等。

“我不爱人跟在身边，你走吧！”东方妮挥手赶人。

“那‘他’为什么可以留在将军身侧？”石威不服地指着虎儿。

她愤怒一跺脚。该死！就快逃出去了说。

东方妮的注意力被牵引到虎儿身上，见她一脚在厅内、一脚踏在门槛上，脑海里灵光一闪。

“虎儿，你过来。”“将军！”石威蓦地闪进他们之间。“我绝对比‘他’还好，我……”“你闭嘴。”东方妮一脚踢开了碍事者，身形一闪，自门口将虎儿拎了回来。

“你又做什么事？”“将军！”石威实在不服气，他又高又壮、武艺一流、忠心耿耿，哪儿比不上这个矮不隆咚的小不点了，为啥将军就是不看他一眼？

“你再多话我让你永远开不了口！”烦死了，这蠢大个儿到底在吵什么啊？地将他的注意力往旁人身上引。

“老爹，你就收了他嘛！既不花钱，又多个人使唤，你不吃亏啊！”虎儿拚命东方妮眯细了眼。她又喊他“老爹”了，很显然小家伙正在心虚；她若没闯祸，做啥这样胆战心惊的？“虎儿！”他冷笑。

虎儿咕哝一声，吞下一大口唾沫。“老爹有何贵干？”“你是要自己招？还是由我来逼供？”“招？招什么？石威要认你做主子的事吗？”“将军，你肯收我啦！”石威又大声插话。

东方妮一怒，弹指点了他的哑穴。

完蛋！虎儿脸盘儿一白，挡箭牌没了，而东方看起来真的很生气，她又

要倒大楣了。

“老爹，你到底要我说什么呢？”“哼！”他把眼一眯。“这些牲畜为什么会死？”“寿命到了自然就死喽！”“还不说实话！”他张口，吼得桌上的杯盘蹦跳不绝。

虎儿的耳朵更是受创严重。“我说……要不老爹你给我一些时间，我去请个道士，唤回那些牲畜的魂魄问清楚，他们为什么会突然想不开集体自杀？”她皮笑。

东方妮也跟着她笑，不过他是狞笑。

“我看算了，请道士浪费钱，干脆由我送你下去，直接问他们比较省事。”东方妮冷言，泛着红光的大掌慢慢地、一寸一寸伸向她的颈子。

“老、老爹……有话……话好说……”她语无伦次，眼见要命大掌已近在跟前，漂亮的大眼豁地闭了起来。“我猜，大概是刚才的虎啸将他们吓坏了，牲畜们才会集体死亡。”东方妮双脚一个打跌，大掌自她颈边穿过，打在后头的石墙上，壁面立刻凹下一个掌印。

该死，竟是这种答案！早知道就不问了，说来说去，侯府里今日所发生的坏事全是他和虎儿带来的，他还得赔上多少银两才能还得尽啊？“贤弟，”瞧这情势，似乎又要变天了，身为主人的威远侯只得硬着头皮充当和事佬。

“那个……虎儿姑娘说的……”东方妮俊颜一整，喷出一道森寒的冷气。“圣安兄，你说谁是姑娘？”威远侯咬着舌头。莫非“姑娘”二字是禁忌，说不得的？他偷偷觑了东方妮僵凝的五官。哎呀，这火可不比平常，会要人命的。

“我没说姑娘啊！”他装傻。“我只是想安慰虎儿，没人能吼几声就叫牲畜们自杀的，这是意外，不关她的事。”“真是这样就好了！”东方妮长喘口气。

威远侯疑云满面。

“侯爷，”未免东方妮再找她麻烦，虎儿决定自己招了。“一般人的啸声或许没那威力，但我自幼由老虎养大，我的吼声就是真正的虎啸，驯养的家畜是受不了的。”“竟有此事！”威远侯大吃一惊。“那么虎儿的虎啸对战马有效吗？”咦，侯爷的想法竟与她不谋而合耶，这可好！虎儿笑出一脸灿烂。

“侯爷真不愧谋略过人，我正是有此计划，才与东方一同前来，欲助侯爷大破西夷。”“那真是太好了，近来西东军器张得紧，不断掳劫我朝商队、杀人越货，我正为此而忧心不已，能得你与贤弟相助，此难必可化解。”“侯爷尽管放心，这件事就包在我们身上了。”她拍胸脯保证。

“好，改明儿个我先带你们上校场看看。”威远侯大笑。

虎儿也跟着人勾肩搭背。“我可要好好见识见识闻名天下的‘靖远军’了。”“没问题……”东方妮撇撇嘴。那一老一少谈得可真愉快，怎就没人过来问问他：“狂虎将军”可愿上马领军？倘若他此刻将头一撇，转回家去，看他们的行军大计如何进行？心头升起一把火，不是以往那种燥热的怒火；它微愠，燃得酸涩，却绵远流长。头一回有这种感觉，扰得东方妮心神愈加烦乱了。

“唔唔唔……”一旁，石威不停地对着他眨眼睛。

惹得东方妮更火，他用力一摇头，怒哼一声，伸手扯了虎儿往外走。

“东方，你怎么了？”她急问。

“闭嘴！”他要是知道就好了。

天色初白，校场上已是一片喧哗。

威远侯伴着东方妮、虎儿和石威走上检阅台。“贤弟，这就是愚兄一手训练出来的‘靖远军’！”他脸上有着岁月磨灭不去的骄傲。

晨风扬起东方妮的发丝，站在高台上的他衣袂飘飞、有若神人。

“圣安兄，我可以下场检试一番吗？”“当然，你的战甲、面具，愚兄都还保留着。”威远侯手一挥，下人捧上了全黑玄铁精制的盔甲一套，和一只狰狞的铁面具。“你的宝马‘黑龙’，五年前已经死亡，不过它的孩子还在，脚程、精力完全不输‘黑龙’，大哥给他取名‘迅雷’，看你喜不喜欢？”“‘黑龙’死啦……”东方妮低声呢喃，脑海中闪过“黑龙”的英姿。他们曾一起出生入死、打败西夷、胜过南蛮……好长好长一段时间，他们片刻不离，南征北讨。那真是一段疯狂的岁月！但是再也回不来了，因为“黑龙”死了……“老爹，你干么戴个儿面具把自己的‘花容月貌’遮起来？”虎儿突然伸手抢过那只面具，往脸上一套。小巧的身形配着一只大面具，未见其可怕，反而惹人发笑。

砰！东方妮伸手敲了她一记，心头的愁情给她一闹，登时灰飞烟灭，明亮的神采重新回到脸上。

“关你什么事？”抢过面具，他跳下高台。“圣安兄，我这就去了。”“贤弟小心！”威远侯双手背在身后。他等着，看威镇天下、令外部诸国闻名丧胆的“狂虎将军”重现于世。

半晌！一名身穿黑色盔甲、脸罩黑色铁面具、跨下骑着一匹赤红宝马的战士，旋风般地跃进了军队之中。

几支小队散开、成阵、包围，一气呵成，看得出受过严格训练。

黑衣将军气势如虹，九环刀光彩万丈，更胜天上日阳！

刀枪交击，马蹄纷踏，有人被刀背击落，更多的长枪向黑衣将军背后攻击。

尘扬满天，战鼓如雷，黑衣将军一夫当关、万夫莫敌。第一个阵势已被他冲开，另外二支小队从旁窜出夹击他，那九环刀旋出了狂风。

“呀哈——”马背上的将军奋然高喊，声音里没有畏惧，而是兴奋、是激情，赤红宝马不退反进地直接冲进阵势正中央。

“啊！”高台上的三人不约而同发出一声赞叹。这是战神啊。

虎儿突地撞撞石威的腰。“大个子，你那一掌是白挨了。”石威睁着眼，不解其意。

“虎背熊腰、面如锅底、眼若铜铃、手持一把重达八十斤的九环刀，沈声一喝，即能裂山开石……”虎儿低声呢喃。“原来传言不假。”石威偏头望向威远侯。“侯爷，‘他’颠了不成？”“你才痴了！”虎儿白了他一记。“你瞧清楚，东方此刻的样子是不是跟传说中的‘狂虎将军’一模一样？”“将军从来……”石威说了一半，声音便在喉咙里。“是啊，跟我怀里的图像好象！”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“怎么会这样？”他掏出了画比对半天。

“这就要问侯爷了。”虎儿目光灼灼转向威远侯。

威远侯掩嘴窃笑一声。“告诉你们可以，但千万别让贤弟知道，话是我透露的。”“我保证。”虎儿举手做发誓状。

“那是八年前的事情了，你们都知道，贤弟的面貌……嗯……”“娇艳更胜女子，”威远侯不好意思说，虎儿代替他答了。

“对，但……实在是太美……不！是太俊俏了。”赶紧把“美”字消音，东方妮对于那个字可忌讳了。“只要他一上战场，场中必然大乱，小小的调戏、逗弄是家常便饭，惹得贤弟不时在战场上捉狂，而他发火砍的若只是敌人还好，有时……一个控制不好，连自个儿人也受害了。贤弟和我都伤透脑筋，而且也因为那张面具过于狰狞的关系，敌军往往一见着他便未打先惊，效果好得连我们都意想不到。只是有一个坏处，贤弟向来恶于向人解释自己的容貌，那只面具带给他莫大的便利，不管是谁，见了他无不退避三舍，少了许多麻烦。贤弟贪图方便，从此日夜戴着面具，时日一久，谣言自然传出，大家就以为‘狂虎将军’容貌丑如恶鬼了。”“原来如此！”这的确很像东方的作风。讨厌解释，便给自己戴个假面具，让人人害怕他；难忍生离死别之情，就不与人交往，独自独行。虎儿懂得，所以才缠着他，也不怕他逼人的怒火灼身。

“侯爷，你真太不够意思了，既然知道真相，为何不告诉我呢？害得我……”石威摸摸自己还痛着的胸膛，那一掌挨得可真冤。

“自己蠢怪得了谁？”威远侯啐了他一口。“我可不只一次向你使眼色了，偏你爱自找倒霉。”“不过也因为这样，我更加钦敬将军了。”石威一脸崇拜之色。

虎儿睨了他一眼。“是吗？那就祝你好运了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东方最爱整你这种傻大个儿了。”“‘你’是什么意思，矮冬瓜！”石威愤愤不平。

“字面上的意思。”盲目崇拜真的是件非常愚蠢的事儿！虎儿懒得理他，她飞身踪下高台，窜往校场。“吼呜——”没有预告，仰天就是一声虎啸。

“哇、啊、呀……”肃然军容霎时崩溃。

上万骑军被他们胯下的马儿颤得七晕八素，连东方妮胯下的宝马“迅雷”都气躁地蹦跳着。

“虎儿！”他暴吼，顺手摘下了铁面具。

“哇——”同时，惊叹声此起彼落。

东方妮脸上罩着一层寒霜，接收到一双双直勾勾、像要将人吞下肚的视线，噩梦似的过往在脑海里重演，着实气炸了他的心肺。

“老爹，你别气，我不过是印证印证我虎啸的威力……”真是无心之过啊！只是想在他与威远侯面前逞点威风，谁晓得……唉！她总是与祸事牵扯不清。

“刚好，我地想试试九环刀的威力！”冰珠子自他齿缝挤出，赤红宝马箭一般向她射去。

“有话好说啊！老爹——”惨了！又将他惹火了。

“少废话！”九环刀劈出，惊天动地的劲道将整支“靖远军”都给冲散了！

虎儿脚底抹油跑得飞快，一时间“迅雷”还追她不及。大概是最近祸闯太多，给他追打得轻功都磨利了。

东方妮气极，哪管得了身处何地，非打到她才甘心。他弃了马，轻功施展到极限追她。

“侯爷救命啊——”虎儿急着找救星。

“天皇老子也救不了你啦！”东方妮火气正盛。

威远侯退到一旁，匆忙解散“靖远军”；眼下他的军队重要多了，谁管他们打得是要死，还是要活？空下来的校场任他们去打一个够！

她不敢回去了！怎会这么倒霉呢？不过随便叫了声，也会闯大祸！

虎儿垂着脑袋在大街上乱走。早上，给东方妮从校场上追进侯府里，又自侯府追回校场上，他咬牙切齿的模样，像是非生吞活剥了她才甘心。

好不容易逃离了他的追击，但边关她又不熟，漫无目的四处逛着，也不晓得该到哪儿才好？渐渐地，日头落了西，她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。

“不知道东方的气消了没？”大概还没，因为她那一叫不只扰乱了他的阅军，还泄了他的底。

听到那么多人对他发出惊艳声，她就晓得自己死定了。因为她知道东方没事爱乱迷女子，但却恨自己被男人盯着瞧，他常说那些眼光教他恶心欲呕。

如今，她给他招来了这么多迷……打个寒颤，她不敢想，东方体内的怒火会是怎生的翻天覆地。“唉！”她已有自觉，今晚大概是得露宿街头了。

“呀——”一阵尖锐的惨嚎蓦地传来。

“是姑娘家的叫声！”虎儿小巧的耳朵竖了起来，她对女孩子再体贴、敏感不过了。卯足了劲往前冲，果然瞧见土地庙前，一对主仆给地痞流氓围住了。

那小姐可真漂亮，像朵娇艳的牡月花，挡在小姐身前的丫鬟也很可爱；如此出色的主仆，没带家丁就外出，难怪会引人觊觎。

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眼见小丫鬟要给欺负了，虎儿腰间的软剑含怒砍出。

“‘公子’，救命！”小丫鬟怯生生地换了声。

虎儿大踏步走进对峙的两造之间。“别怕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可以伤得了你们的。”她露出一脸温和安抚的笑，待她们可是一视同仁、不分主仆。

那小姐微颌首，一举手、一投足俱是万种风情，她像是常遇见这种事般，表情镇定得离奇。

虎儿还想跟她们多聊几句，但受不得冷落的流氓们已发下狠话。“臭小子，‘你’知不知道我是谁？”“你姓王、名八蛋。合起来就叫王八蛋。”敢打扰她和姑娘们谈天，真真不要命了！

“你……”小流氓胀红了脸。

“大哥，给‘他’好看。”几个跟班的摩拳擦掌。

“‘公子’，小心……”小丫鬟白了脸。这“小公子”行不行啊？则是银样蜡枪头、逞强出来送死的才好。

“放心放心，瞧我教训他们给你看。”虎儿待女人向来体贴，一点儿也不介意她的不信任。

她把软剑横在胸前，大发豪语。“你们一块儿上吧！”早早解决了这些流氓，也免得那对主仆担心。

“臭小子，‘你’别太嚣张！”流氓也不是混假的，自有一股横霸之气。

虎儿撇撇嘴。这一生只敬过东方妮，其它人如何入得了她的眼？软剑斩出，肃寒的剑风在每个流氓额头留下了一个“王”字。瞧，是万兽之王的标志呢！

高超的剑招引起了围观百姓一阵欢呼掌声，连带吓软了流氓们的腿。

“还要不要打呢？”没人敢回话，流氓们连滚带爬地逃了。

虎儿这才回身望向主仆二人。“两位姑娘没受伤吧？”小丫鬟瞪着大眼，给她吓坏了，暂时忘了怎生说话。

做小姐的胆子大一些，微福了福身。“水仙谢过‘公子’救命大恩。”“举手之劳吧了！水仙姑娘不必放在心上。”虎儿率直地挥着手。

“你’……好厉害……”小丫鬟眼睛都快瞪掉了。

“我也这么觉得。”虎儿抬高下巴，清秀的面容配上豪放的举止，一点都不愿高傲，反而有股可爱的气质教人心生好感。

“嘻！”小丫鬟插嘴轻笑了声。“‘公子爷’，‘你’可真不害臊！”“冬梅！”水仙沈换了声。“不准无礼。”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虎儿一脸径是笑，她这辈子还没对女子生过气呢！女孩子是宝啊！个个水灵灵的、俏美可爱，给取笑几句算什么，只要她们对她笑一笑，她半点儿气也不会发。“水仙姑娘要上哪儿去呢？我送你吧！”“这……”水仙迟疑着。

“别客气，天渐渐暗了，两位姑娘在大街上走怪危险的，反正我也没事，不如陪你们走一遭。”虎儿无拘无束惯了，一探手就抓着了水仙的柔荑。

“公子”水仙沈下面容。

“怎么啦？”虎儿满怀不解。

“还以为‘你’是好人，想不到也是个登徒子。”丫鬟冬梅气怒地拍开她的手。“不准对小姐无礼。”虎儿大眼珠子转了几转，蓦然捧腹大笑起来。

“哈哈，两位姊姊误会了，我其实是……”她拉着水仙的手搭上自己的胸。

“原来你是……”水仙红了脸。“是我误会了。”“没关系，这样我可以送两位了吧？”她是真心地关怀她们。

想不到水仙怅然地摇了摇头。“我住的地方不适合正经人去。”“什么地方不适合正经人去？”这虎儿可不懂了。

“是……”水仙喟叹一声。“不瞒你说，我其实住在‘迎仙楼’。”正因为出身风尘，遭调戏时才没有人出手相救，流氓也欺负得理所当然；可她不服，立得挺直不肯吭半声，脏了身子又如何？她的心是干净的；若非遇见虎儿，她会跟那群流氓拚了！

“那又如何？姊姊住得，我自然也去得。”她眼里没有半丝讥讽之意，坦白的話儿就是自自然然地出口了。

“你……真要去？”“叫我虎儿吧！若不方便，我送你们到门口，见你们安全了就走。”“不，只是……”再推辞就不近情理了，水仙点点头。“请往这边走。冬梅，你来带路。”“是，小姐。”丫鬟冬梅点了灯笼，领前钻进胡同里。

“咦？水仙姊姊，这路怎么越走越阴暗偏僻？”幸亏她跟来了，否则在这地方遇见麻烦，那可是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啊！

“这儿是通往后门的路，大门人多，有时还会有酒醉的客人骚扰，走后门平静些。”水仙话里难掩苦涩之意。

虎儿蹙眉。“常常有客人对姊姊不礼貌吗？”“哼！风尘女子，谁跟你讲礼貌了？”“只要有我在，谁敢对姊姊无礼，我帮你教训他！”水仙感激地执起虎儿的手。“姊姊谢谢你的好意，但‘迎仙楼’不是好地方，以后你别再来了。”“可我喜欢姊姊啊！”虎儿瞧着水仙的脸儿……真好看，几几乎要与东方一般端正了，只差东方从不对人和颜悦色，水仙则平易近人得多；在东方身上得不到的温存笑颜，水仙全给了。虎儿瞧得心神一阵恍惚。“要不……我给姊姊赎身好不好？等姊姊得了自由，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。”届时，就算东方想走，她也有个人可以暂寄衷情了。

水仙愕然。“虎儿，这不能随便乱说的，而且……咱们都是女儿家，你给我赎身做啥儿？”难不成她有什么兄弟、长辈要纳妾？可她宁愿待在院里

唱曲儿度日，也不再相信男人。当年若非误信了男人、与他私奔，却在耗尽了私蓄后，又被卖进妓院，她何以从一介千金之躯落到这步田地？男人是不可信的，这么多年下来，她仅得此一教训。

“做啥儿？看姊姊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啊！”虎儿摸着下巴。“要不咱两人来做伴也行。”她喜欢她的脸，有七份肖似东方，就是她见过最相仿的容颜了！

水仙一时怔忡。“虎儿，赎身可得花费一大笔银两，你这样岂不……糟蹋了钱财。”“怎会糟蹋呢？”虎儿笑得粲然。“只要姊姊开心，把眉头的结化开了，对我笑一笑，再多的银两地值得。”水仙愣了会儿，蓦然笑开来。“天，虎儿，你的思想怎么……呵呵呵！咱们都是姑娘，瞧我笑有啥乐趣？”“我会很快乐啊！只要姊姊肯笑，我就开心了。”水仙瞧她是正经的，不觉纳闷。“虎儿，你该不会……”她是曾听闻过“断袖之癖”，意指男人喜欢男人；而女人……难道也有偏好女人的女人？“姊姊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喜欢看女孩子笑而已。”虎儿知道她想歪了，朗声大笑。

“你不认为女孩子都是宝吗？每一个都这么漂亮可爱，嘴角一弯起来，天上的日阳都为之失色。”每每瞧着，她便自动在心里将她们的笑颜罩上东方的影子，想象他正对着她笑，那心情是无以言喻的。

水仙摇头。“我不知道，我从来不会想看其它女人笑。”当然自己也不会想笑。“虎儿，你为何如此执着于女子的笑容？”这……不是很奇怪吗？“为什么？”虎儿的目光飘向远处天边的银月，喃喃自语着。“因为大家都那么好看，就像他一样，我总想着要帮他做些事情，希望他能对我笑，虽然……老是失败，惹他发怒，可……我知道他其实不是真生我的气，他……是个大好人……”水仙瞧着她，虽听不清楚她的呢喃，但她脸上那抹痴迷的表情她再清楚不过了，就如同多年前陷溺情海的她。心下不觉忧虑，便问道：“虎儿，你是不是有意中人了？”“咦？什么意中人？姊姊你别吓我了！呵呵呵……我这样子像是会有意中人吗？”那是女孩子才会做的事，而她……虎儿不认为自己会成为真正的姑娘，就像东方常说的：她根本不男不女。

她记住他说过的每一句话，他讨厌姑娘，嫌麻烦；她能待在他身边，只因她是“虎儿”，一个他亲手捡回来、教养成长的小弃儿，准备做为一生对手的，再无其它。所以这辈子，她只要做“虎儿”就好。

“虎儿！”水仙突地扳住她的肩。“听姊姊的劝，男人多半是不可靠的，你千万要小心，别给骗了。”“姊姊，你想会有几个男人看上这样的我？”“你心里头搁着的那一个呢？”“我心里头……”虎儿歪着头想了会儿。“姊姊指的是东方吗？他是‘爹’，我是给他养大的，他不是你说的那种男人，他……我也不晓得怎么说，总之他不一样。”衷心的仰慕与爱情终究是有分别的吧？因为她从没想过要与他有进一步的关系，崇拜藏在心里，只求与他永世不分离。这种感觉是否也跟石威一样盲目？唉！

心里有种淡淡的苦涩……却是你心里最重要的！水仙阅人多矣，岂不了解虎儿的心思？虎儿现下不懂，但总有一天，她的身和心都会给了那个叫做“东方”的男人。

这善良纯真的小姑娘，水仙只希望她运气够好，能遇上真正的好人。

“还没找到吗？”东方妮忧心如焚。“这该死的虎儿，等她回来，我非好好教训她一顿不可！”闯了祸就跑，大半夜也不回家，不想想现在是什么

时候了，两军交战中，危机四伏，她还四处乱闯，万一……真不想理她，如此混帐的家伙，出了事也是她自找的、她活该……可偏偏心里就是急，深深挂着她，真真气死他了！

“将军，有消息了。”莽大个儿石威踢着门槛儿，一路滚进偏厅里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！”威远侯斥了他一句。东方妮脸都黑了，他还耍宝，想死吗？“对不起，我太紧张了。”呜！搥着胸膛，又摔到伤处了，疼啊！

“你不是说有消息？”东方妮话里冒着火。

“有人在傍晚瞧见虎儿救了两位‘迎仙楼’的姑娘……”迎仙楼？东方妮整个身子迸发出火光。这混蛋虎儿，又跟青楼妓女扯不清了，她难道真非气死他才甘心？不待石威说完，东方妮飙射的身子已离开侯爷府，往迎仙楼行去。

迎仙楼号称是边关最大的妓院。就坐落在大街上最醒目的地方，两只大红灯笼不惧黑夜地朝街上的行人散发出火热的吸引力。

东方妮站在院楼门口，心底的火可比上头那两只灯笼粲然多了。

“公子爷。”老鸨涎着笑脸走过来。

“闪开。”他怨言斥退她，举步往里头走去。

“公子爷，你……”老鸨眼神闪了闪。这人像是来惹事的，她可得小心应付才行。

东方妮不理她，直入了内堂。还以为边关的妓院不可能大到哪儿去，想不到堂里还有二进，虎儿会在何处呢？“我问你，今天有没有一名身着蓝衫、腰间围着一块白虎皮、长发成束，年约十五、六岁的孩子进来过？”“公子爷，你说笑了，咱们这里是给男人寻乐趣的地方，怎会有孩子进来呢？”老鸨才说着。

一名捧着水盆经过的丫鬟突然手一抖，满盆子的水洒了一地，其中几滴还溅上东方妮的靴子。

“唉呀，冬梅，你这死丫头，瞧你干的好事，还不快向公子爷赔礼？”老鸨鸡猫子喊叫着。

东方妮却一把攥住冬梅的手，目光如炬。“你见过我方才说的人？”

“我……”冬梅吓得牙齿直打颤。

“公子爷，小丫头不懂事，你大人有……”老鸨说到一半。

东方妮嫌她大吵，一指点了她的穴道。“我说话时有你插嘴的分儿吗？”解决了碍事者，再面对冬梅。“虎儿在哪里？”冬梅甩着被他攥住的手，泪眼汪汪的。疼死人啦！“公子爷，我不晓得你说些什么？求求你放了我……”虎儿好歹是她们的救命恩人，而这人像是来砍人的，她再怕也狠不下心出卖恩人。

“不说实话，我就扭了你的手。”他横眉竖目，手下加重了力道。

“将军！”莽大个儿石威不知何时竟跟了上来。“我带兵来了，咱们掀了迎仙楼，不信找不着虎儿。”“住手，谁准你乱来的？叫兵士们在外头候着，没我的命令不准妄动。”东方妮虽担心虎儿，可还没乱了分寸。

“可是……”“出去！”他再吼一声，赶走了石威，转向冬梅。“你看见了，再不交出虎儿，我就下令拆了迎仙楼。”冬梅全身发抖。“我我……我……”“她在哪儿？”他端起了阎王面孔。

冬梅终于崩溃，一屁股坐倒在地，颤抖的手指向中间的楼房。

有了目标，东方妮立刻丢下她，朝前跑去。

名为“水帘”的楼阁里罩满了层层叠叠的粉红色纱帐，一室的熏香在外人眼里是充满情趣的布置。

但东方妮却只是瞧得眉儿猛皱。“什么鬼地方？淫靡下流到极点！”想到虎儿竟待在这种地方，他心底的火又更盛了。

一直知道她对女人有种奇怪的热情，虽不知原因为何，但只要不过分，他也不想管她太多，可眼下……听着房里传来嘻笑的声音，他眼睛眯得只剩一条缝。

很明显，虎儿是走火入魔了；他再不能放任她下去了，非得好好教训她一番不可！

第五章

“虎儿！”东方妮起脚踢开了房门，那眯细的眼倏然暴睁开来。

她向来做男装打扮的虎儿竟穿著一身湖水绿的薄纱衫裙，露出大抹酥胸，白玉似的藕臂若隐若现。

从未染过脂粉的容颜透出一点粉红，艳艳樱唇像似三月里的桃花那样迎风招展着，舞出一阵阵春风。

虎儿听到他的叫唤，豁然转过身来。“东方！”荡漾开来的浅笑直逼天上银月，风华绝代。

跟以往一样，她笔直地扑进他怀里。

东方妮接触到她裸露在外的肌肤，像似碰着了烧红的烙铁，心脏给狠狠地撞了一下，情不自禁地运足功力将她震离胸怀。

“东方！”她愕然张大嘴，眼里有受伤的神色。

他粗喘着，双眼瞪如铜铃。这是虎儿吗？他的小虎儿……不！虎儿不是这样的……狂风巨浪在他心里翻腾着。

“将军！”石威忽然闯了上来。

“谁准你上来的？”想到她的肌肤会被外人瞧见，他什么理智都没了，身形一闪，挡住房门口，一掌将石威击下了楼梯。“滚出去！”虎儿怔忡地望着他，从没见过他如此狰狞的样貌，那对火眼里，将她否定得彻彻底底。

“东方……”难言的痛楚颤抖地逸出，哪里还有半点万兽之王的魄势？他不认识这样的虎儿。东方妮咬牙背对着她，只觉心脏像要迸出胸口，皮肤给火烧得快要裂开。他不敢看她、也不看她，这女儿不是虎儿，她不是。

“换好你的衣服，给我出来。”砰一声，他甩上了房门。

虎儿颤抖了下，这般冷沈的声音她还是头一回听闻。为什么？他气成这样？是为了早上校场的事吗？她愿意道歉，磕头也无所谓，只求他能原谅她。

“虎儿。”水仙拍拍她的背。“那就是东方？”好个狂暴、躁烈的男人，真可怕！

虎儿颌首，喉头梗着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帮你换衣裳吧！”水仙叹了口气。谁料得到一场闺房游戏竟会惹出如此大虎儿定定地站着，任由水仙帮她更衣、换衣。才披散下来的发又重新束起，红色的头饰是她学会说第一句话时，东方妮送的奖励；在绑住了她的发

的同时也绑住了她的心。

“虎儿！”水仙很担心她。

虎儿无言，朝她点头致谢，默默走了出去。

门口，东方妮瞧也不瞧她一眼，一径儿往前狂奔，虎儿则低着头跟在他身后。

一路无语，进了侯府里的客房，他坐在离她最远的椅子上，阴沈的眼还是不瞧她一下。

“我以后再也不施展‘虎啸’了，我发誓！”她忽地着慌高喊。“你别再生气了好不好？”她以为眼下的异常是早上校场的祸事。

问题根本不在这里！东方妮背对着她僵直地坐着，他是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才好。

当初捡到她的时候，直觉遇上了今生最强对手，那感觉是兴奋的。在养育她的过程里，看着她出四肢着地爬行、张口闭口虎吼，到直起两只脚走路，努力学习喊他的名字……她是鲜有耐心的他，这辈子唯一花下最多心思陪伴的人儿。

不否认，在心底，她一直是特别的；但虎儿就是虎儿，非男也非女、非亲更非故，只是独一无二的“虎儿”。

她甚至喊他“爹”，一个尊崇无比，却也压力无限的称呼。

从没想过有一天，她会变成一个大姑娘，一个令他心慌意乱、手足无措的漂亮女孩；而他该死的，一见这样的她，就控制不住心里的火气、烦躁不已。

现在该怎么办？如果要遵守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礼节，他根本不该将她带在身旁，甚至连她的手部不能碰一下。

可她是他的虎儿啊！说说笑笑、打打闹闹一直是他们之间相处的方式，要他突然用待姑娘的方式对她……不行，他做不到，那样他们就再也不是自己了。

除非他们有了什么名分……可恶！他用力摇摇头。又想到哪儿去了？“东方！”虎儿小心翼翼拉扯他的衣袖。“你要还不放心，不然……你废了我的武功，我就再也不能使‘虎啸’了！”东方妮蓦然回过头来，瞪大了眼。

“不行吗？”她哽咽着。“那我自己动手好了。”说着她的手真要往气海穴拍下了，东方妮吓得几乎肝胆俱制。

“你疯啦！”用力攥住她的双手。“无端端废什么武功？”弄不好会死人的！

想到她会死，他死命咬紧牙根，身体止不住颤抖。

“你很生气、很生气……”她抿着唇，泪终于坠下。从前他也骂过她，还常常有事没事就赶她走人，可她知道他不是真心的，只是纯粹闹闹脾气，她很习惯了，从不放在心上。

但这回不一样，她感觉得出来，他全身上下都散发抗拒她的气息，像是打心里厌恶她到极点！

她有个不祥的预感，这问题若是弄个不好，他会永远离开她，而这正是她最害怕的事；没了武力算什么，她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只求留下他。

虎儿从没掉过泪的，第一次的行为教他整个心头都抽紧了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吗？好深的无奈在心底翻腾。

“能不生气吗？”他伸手敲了她一记，很轻微，因为她是她大姑娘，而他

再也舍不得对她使劲儿了。“早上跑出去，三更半夜也不回来，整座侯府里的人都在找你，你知不知道？”“咦？”虎儿讶然。“你不是气我早上搅乱了你的阅兵？”东方妮张大了嘴。敢情他们一直都在鸡同鸭讲？无奈外再加一股无力，天！他该拿她怎么办才好？“原来你不气我了，呵呵呵……”她开心地跳进他怀里。“对不起、对不起，我下回绝不再乱跑了。”“你干脆发誓再也不闯祸，我还会开心些。”他翻个白眼，双手负在背后，任她在怀里蹭，既无力解决这麻烦，干脆暂时忘却。是逃避现实，但……心里真不愿把事情推演到无法挽回的地步。

“可我不晓得怎么分辨什么事情才算祸事啊？”她从没真心闹过事，只是……唉！灾难老自动上身，她有什么办法？东方妮白了她一眼。“那你发誓别再见女人就乱救！”“学武之人，不能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，习武何用？”他瞳瞳里开始冒出火光。

虎儿迅速跳离他的一大步。“这可是你教的喔，你教的……”快逃吧！看他的样子，又要训人了。

“该死的！虎儿，你别跑，这次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你一顿。”他暴吼。但真的下得了手吗？心里窜过一阵苦涩，怕是难喽！

“呵呵呵……”她娇笑，跑得飞快。

身形像燕子一样轻盈，而且……美丽！可恶，他完了，居然会觉得她“美丽”。

不过是在校场上闹了点儿小小的意外，“狂虎将军”复出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边关。

只是有关将军貌丑如恶鬼的传言稍微改了版本。现在人人都说，将军美赛王蔷、更胜西施，比天上的神仙还好看！

正了身，东方妮理应开心的，可他一点快乐的情绪也没有。什么叫“美赛王蔷、更胜西施”？这不是摆明了说他“娘娘腔”！

所以最近“靖远军”里顶着熊猫眼的兵士越来越多，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嘛，活该倒霉。

比如昨天，虎儿才绕了营区半圈，她就瞧见了一、二、三……算啦！数没带黑眼圈的人还快些，总之没挨打的人十根指头数得出来。

她随手拖了个兵士。“你明知东方脾气暴躁，怎不谨慎？难道真这么喜欢挨他的拳头。”“唉，虎儿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”校场上那一闹，兵士们多认得她了。“将军是很威风，大伙儿也都很佩服他，可……只要一瞧着他的脸，神魂儿自然就迷失了，这也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啊！”虎儿歪着头。一直晓得东方妮容貌俊美无俦，但是有这么厉害吗？竟能惑人心“但他是男人啊！你们也是男人，啊……莫非你们都有断袖之癖？”这种想法真令人讨厌。

“别说啊！虎儿。”兵士吓出一身冷汗搥住她的嘴。不过贪看将军两眼、赞美几句就给打成这样，若让将军误会他们对他有幻想，这条命还要不要啊？“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虎儿有些没好气地问，因为东方最近老板着脸，他心情不好，连带的她也快乐不起来。

“这……怎么说呢？大伙儿都晓得将军确是男儿身，但他的脸……很难令人相信；不是说将军举止阴柔，事实上没人比将军更像男子汉了，只是他……就是好看，非常非常好看，不管将军出现在何地、场中有多少人，那

光都集中到将军身上去了，你就是……不知不觉会被吸引住，然后……心神跟着迷失，下场……”他摸摸抽痛的眼，这就是下场。

虎儿听着，心里有了计量。“要不要来打个赌？”“什么？”在军中赌博，要判军法的。“虎儿，你别害我了。”“又不赌钱！”虎儿强拉下他的耳朵。“理智上，你们都知道东方是男人，可感情上，只要一见着他的脸，便什么禁忌都忘光了。所以喽！咱们就来赌，东方到底是男人，还是女人？”兵士睨她一眼。这事儿还要赌吗？大伙儿都晓得啊！将军是男人。

虎儿嗤笑。“问问你们的心，真没有半分怀疑？”信心若坚强，还会被迷住吗？别开玩笑了！

兵士红了脸。他们确实幻想过若将军变女人，那该是怎样的天姿国色？“你去邀人，我来调查东方入浴的时间，咱们来个眼见为凭，怎么样？”“看……将军……洗澡……”好诱人的提议，也好可怕。

“你好好考虑一下。”虎儿拍拍他的肩，她可有信心了！这场赌绝对开得成，只是绝不能让东方发现，否则她的皮就该糟了。

可她绝无意闹他喔，纯粹是想为他分忧，若她能帮他化解此一麻烦，相信再见他粲然笑颜的日子就不远了。

怀着喜悦，虎儿蹦蹦跳跳地进了将军帐篷，里头正在开作战会议。

东方妮气鼓鼓地坐在正位上。“叫你们看的是地图，你们看着我做啥儿？”真恨在校场时给虎儿气疯了，一不小心泄了真面貌，现在再戴铁面具，威力只剩一半，还惹出一堆谣言和猜测，更有人处心积虑只想摘掉他的面具。

他索性丢了面具现出原貌，可这样也麻烦，不时迷昏人。一支蠢蛋军队，要怎么上战场打仗？“是，将军！”一群人赶紧把视线往桌上移。他们是也害怕、也惊愕；名闻天下的“狂虎将军”耶，生得如此俊美，真宛如神人降世！

虎儿撇了撇嘴。这何尝不是一种盲目的崇拜？“八百年前的地图，看了也没用啊！”“谁让你进来的？我不是下令不准你进军营吗？出去！”东方妮拍桌，外头的守卫都该砍头。她也是的，以为战场好玩，一个不小心是会掉脑袋的；平常由着她闹，可来到这里，他绝不准她妄为。

“我有好东西哟！”她从怀里掏出一张羊皮。“你确定不要？那我走了。”“等一下，那是什么？”他瞥了眼，羊皮上好象画着山岭河川。

“没什么？”她耸肩，脚步往外退。自进了军营，他日日夜夜避着她，说好听是担心她出事，其实他心里根本看不起她的本事，以为她只会胡闹。所以她才会处心积虑去弄这份图来，无论如何再不让他有机会甩了她。

“回来！”他喝道。“把你手中的羊皮给我。”“你要买吗？算你便宜点儿，一万两银子就好。”存心惹他生气，谁教他又想撇下她！

他横眉竖目与她对峙半晌。“你们都出去。”挥手摒退了众人，走过去拎住她的衣领。“你这家伙，真这么想死，干脆由我直接砍了你。”也省得她到处惹事，烦人心神。

“没有我，你才会死咧！”她瞪眼，双眸里又是不驯的激光。

他身子自然一热，打初相识开始，她的眸光就能教他心跳加速；最近在发现她的女儿装扮后，除了发热外，体内文窜起了另一股莫名的骚动。

“啰哩啰嗦的！”东方妮撇开头，深吸口气，燥热缓缓平复。“你又拿到什么好东西了？”“你想看？”“废话！”要不他摒退众人干么？虎儿也不再刁难他，直接把羊皮给了他。

“这是……”图上画的岂非西夷国地形？“这东西你哪儿来的？”“自然是从西夷国里偷出来的。”“你什么时候潜进西夷的？”天啊！这么危险的事，她当真不要命了。

“我有告诉过你是我去的吗？”“那是……”啊！他想起来了，她有驯服兽类的能力，训练几只小猫、小狗代劳是比人潜进利便、安全些。

“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”她骄傲地扬起眉。“若你让我参战，我早就帮你了，也不必牺牲十来个领行军。”东方妮默然。他就是不想她参战；近来心底奇怪的热气越来越强，总是见着她就发作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其实她的能力不弱！至少比起那些见着他就发呆的人强上一倍，只是……意识到她是女人吧！像男人那样拚战，行吗？会不会很危险？脑海里又自动浮起她身着衫裙的娇美模样，从前不觉得，现下看着，一股保护欲就油然升起了。

“你少废话，帮我叫那些将官们进来。”想了想，还是别叫她涉险吧！

虎儿手插腰，“你想赶我走，把那张图据为己有？”他蹙眉。“那又如何？”“太不公平了！”她跳脚，“那些人只会对着你发呆，可你重用他们；而我如此厉害，你却想撇下我？”“军营里没有女人。”“我是虎儿，不是女人。”讨厌他将她比做姑娘，因为他待姑娘是无情的，可面对“虎儿”，自有一番特别待遇。所以她只愿一生当“虎儿”，而在她这么努力过后，他竟还当她是姑娘？可恶！心好痛……“我这样说吧！军营里不留‘母’的……人和动物……什么东西都一样，‘母’的就得走。”跟她在一起久了，他的口才地磨利了。

“红帐区里那些人难道是‘公’的？”他一口气差点喘不过气来。“你去找军妓？你……该死！”“我没去那儿睡，我只是去帮她们劈劈柴、烧烧水。”谁教他不理她，她满腔的郁闷不找张相仿的容颜倾吐，该往何处去？东方妮无力地垮下肩，早知她变态的性格，但……连对军妓都怜香惜玉，他委实无言。

“给我跟嘛，老爹。”她扯着他的衣袖。“我很有用的。”“别叫我‘爹’！”他暴怒。“你能有什么用？再施虎啸吓坏我的战马吗？”还说帮他咧，月前校场那一役就差点没整死他。

虎儿却笑得灿烂，就爱听他吼她。别别扭扭多讨厌？有什么开心、不开心的事直接吼出来嘛，而且能享受他的吼声，又保持四肢完整无恙的只有她、只有她耶！

“我有两大用处，第一、帮你探路；其二、我有办法让营里的兵士从此不再见着你就发呆。”“什么办法？”那可是他目前最大的隐忧！

“你让我跟我才要说。”“你敢威胁我？”“做都做了，还问？”“你……”他吹胡子瞪眼，却又拿她没辙。

“要不这样，老爹，你能说出一个理由，让我心服，我就不再烦你。”她够讲道理了吧？“那么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非跟我不可？”“要不你让我上哪儿去？”“上……”是啊！她无亲无故，总不能赶她回虎窝吧？“去找师父。”“你要我只身一人，独闯江湖去找师父？”她不信他放得下心。

是啊！诡谲的江湖能比战场安全到哪儿去？东方妮双眉紧紧打了一个结，几经思量。

“若我让你跟着，你保证不惹事儿？”“我保证、我保证！”听见他终于软化，她禁不住跳起来欢呼。

“不莽撞、不干危险事儿？”他一本正经的。

她眨眨眼，一脸纳闷。“东方，你又变了……不像我认识的东方了！为什么你最近老是怪怪的？”打小就只跟他亲近，是因为自虎窝里出来，第一个见着的人就是他。虽然他老爱骂人、脾气差、吼声不绝，可她知道，他其实是疼爱她的。不论她惹他发多大的火，他从不曾伤害过她，威胁是有，但多是口头说说。

习惯了他的直来直往，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变，她好生不安，这样的他让她心悸，还有……害怕；怕是缘分到了，他终要永远离开她。

他心下一虚，火气又上来。“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笨蛋”她歪着头，这吼声是挺熟悉的，可眼底里的神采不一样。

东方妮伸手再赏她一记暴栗。“我只怕你又闯祸、拖累我，你小心点儿，要是坏了我‘狂虎将军’的名号，看我怎么修理你？”“呵呵呵……”她傻笑。是啊，是啊！熟悉的东方又回来了，“我才不会，你等着看我大显神威吧！”说完，她转头跑了出去，帮他叫人。

“喂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帮我解决麻烦？”“晚上你就知道了。”随着她的话落，方才被轰出去的将官们又陆续回到了营帐里。

“参见将军。”他们拱手行礼，为了避免再因发呆而挨骂，这回他们学聪明了，把眼睛闭上就好。

可此刻，楞住的换成东方妮了。她问他为什么变得不一样？为什么、为什么……他也问自己。要是能理解就好了……唉！为什么？

月黑风高，既是贼子畅行的好时机，也是偷窥的最佳天候。

“虎儿，你确定将军会在这时间到镜湖沐浴？”八月天，虽不到霜雪纷飞，可晚风也挺寒的，三更半夜洗澡，不冷吗？虎儿瞪了眼满口废话的兵士。“你要不信，跟我来做啥儿？”“嘿……”兵士抓抓头，被另一个同僚扯下去。

“虎儿，我们这样去，会不会……万一被将军发现……”摸摸自己肿得快瞎掉的眼睛，是贪看“美色”，可还舍不得把命玩掉。

“那你就回去吧！”虎儿没好气的。设计这场赌局时也没想到要来印证结果的人居然这么多，一长排的，怕不有一支先锋军。四、五十个，东方又不是死人，怎么可能不发现？若非恋着东方的笑颜，她早跷头去了。不晓得这场赌玩完后，他们能认清几分东方的真面目，但可以肯定，今晚，她百分之两百有场骂好挨了，唉。

“虎儿……”“闭嘴！”一记死光杀过去。“想活命的话，从这里开始都给我噤声慢行，东方的耳力有多厉害你们都很清楚，若是还没达成目的就给发现了……哼！那后果想必你们也不会太陌生。”四、五十人一起搵着眼睛，那场面可真够壮观的。

“我们知道了。”虎儿冷眼白了他们一记。搞不清楚到底是美色迷人？还是人迷美色？“跟上来吧。”“是。”他们在鞋底绑了布、口里塞着圆球。这样子别说想制造噪音了、连说话都不成呢！

队伍快速、静默地往前移。

镜湖边，有一个人正在练刀。

大多数人喜欢看舞剑，因为剑是君子之器。剑舞可庄严、可文雅、行如流水、仪态万千。

相较起来，刀就粗鲁多了，而使刀之人也多是不识之无的武夫。

但东方妮的刀招却完全颠覆了一般人的印象。他的刀法凌厉刚猛、霸气十足，那稳定肃穆的姿态仿佛崇伟的高山。

一刀劈过，连天上的乌云都可以劈开，明亮的月光露了出来，撒下一片银芒！

“呼！”练完一趟刀，他一头一脸的汗，缓缓脱下外衣。

很多男人都不爱洗澡，以为这一身的汗味就是男人味儿，但东方妮却不以为然。相反地，他很喜欢洗澡，受干净、讨厌脏污。

这习惯也延伸到身旁的事物上。“‘迅雷’，过来。”他双手在唇边圈出一个环，吹出一记打着呼旋儿的啸声。

赤红色的宝马蹬着马蹄跑过来，湿润的鼻子在他怀里磨来蹭去的。

“呵呵呵……”他仰头轻笑，拿起刷子，一下下为马匹刷着毛。

“迅雷”开心地扬声嘶啼，马尾上形如拂尘的闪亮鬃毛频频摇晃着。

想不到将军也会做这种事！几名兵士面面相觑。

大惊小怪！虎儿撇撇嘴。东方也是人啊！当然也会笑、也会生气、有喜欢的东西、讨厌的事……他与大伙儿再相同不过了。

刷完马后，东方妮在马臀上轻拍一下，“迅雷”跳舞似绕着他打转，显然受到如此良好的待遇令它相当愉悦。

东方妮脱下半湿的衫子，月光下，他精壮的身材展露无遗。那宽广的肩背、厚实的胸膛，坚硬有若铁板，颜色是麦黄色。

他身上交错着许许多多深浅不一的伤疤，就是这些伤累积了他辉煌的战功。

其中，尤以在肩胛上那道伤最深、最长，狰狞扭曲的姿态仿佛还可以窥见当时战况之惨烈！

虎儿瞧得心悸不已。那一定很痛，不晓得东方是怎样熬过的？一想起他曾经吃过如此多的苦，水雾就不由自主地蒙上眼，宁可那刀是砍在自己身上。

脱完衣后，东方妮转身，跃进湖里，强壮的手臂在水里划动着。

直到那条壮硕的身影消逝在湖面上，隐伏在一旁偷窥的众人，那强压在胸怀里的闷气才尽泄而出。

此时，兵士们的眼里再无迷恋，代之而起的是敬畏。

将军啊！他们威武不凡的将军，今夜月光的聚集处不是他俏美如仙的脸蛋，而是那一身崇高肃穆的男子气概。

怎会以为他是女人呢？不是的、不是的，他是“狂虎将军”，这名号只称他一人而已——东方妮，名震天下、英豪盖世的“狂虎将军”！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一阵寒霜倏袭而至。东方妮铁青着俊颜立在众人面前。

哇！他到底是不是人？怎么来无影、去无踪的。

“唔唔唔……”口不能言的兵士们纷做鸟兽散。

当然啦！轻功最好的虎儿跑最快。

东方妮长腿一扫，扬起一阵沙石。

凡是被那饱含内力的石粒打中的兵士，无不被定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

虎儿回身一探。惨矣！全给点中穴道了。这可该如何是好？转回去救他们？得了，以她的能力，能救几个呢？且当她对不起他们好了，先保住自己的小命要紧；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

只是她千算万算，就是没料到盛怒中的东方妮能发挥出比平常高出一倍

的功力，不及一刻钟，她的领子就落他手里了。

虎儿脖子一缩，感觉他捉住她的手烫得吓人，悄悄转身一望，天啊！他整个人都烧起来了。

完啦完啦！这回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了，救命啊，谁来救救她？

第六章

东方妮胸臆间的怒火拿整座大海来填都熄灭不了。

这混蛋、这混蛋……他实在气得脑袋要爆炸；是怎样的异想天开，她居然召集四、五十个兵士来偷看他洗澡？将她剁成肉泥、制成包子，拿去喂狗都泄不了他满腔的羞耻与愤怒！

“你最好有一个完美的解释，否则我就……我就……”含恨的一掌拍在帐篷里的木桌上，桌子顿成一堆木屑，尘归尘、土归土。“让你好看！”可恶啊！若换成别人，脑袋早飞了。可偏偏虎儿不是别人，这一刀就是砍不下去，徒然气炸了自己的心肺。恨哪、可恨。

虎儿拉拉被他扯乱的衣衫，小小的胸膛挺起来。“我不是说过有办法让那些兵士们不再见着你就发呆？”他呼吸一窒，不敢相信，“这就是你所谓的‘办法’？”找人偷看他洗澡！

她点头，还是光明正大的，所思、所想、所为全是为了他，不觉有啥儿不对。

“他们为什么见着你就发呆？因为你的容貌和威名令人迷恋；但这种崇拜是盲目的，唯有让他们瞧清真实的你，幻想自然破灭，发呆的毛病也就不药而愈了。”“瞧清的办法多的是，而你们却……”“有什么办法比让他们看清楚你其实跟他们长得一样，没胸没臀，更能唤醒他们清明的理智？”这是什么话？莫非那些家伙以前见着他的时候，脑子里净是一些龌龊下流的幻想！

东方妮更怒了，头发一根根往上直竖。

“老爹！”她软下声，方才鼓起勇气侃侃而谈，其实心里怕死了，“我保证这办法绝对有效，所以……”“我管他有没有效！”他咬牙切齿的，真正愤怒的是给人偷窥了，这是耻辱啊！“你给我过来。”今天不教训她，他“东方妮”三字就任人倒过来为了。

虎儿飞快后退了一大步。“你不能只处罚我。”时值非常，也顾不了什么道义了。

“废话，凡是参与者，全打三十军棍。”而且他打算亲自下手，打烂那些家伙的屁股。

“那恐怕三天后，没人能跟你上战场了。”“什么意思？”黑脸转青。

“我是说……”她揉搓着双手。“跟我去的那些人只是监看，其实……下注者……”“下注？你们拿我来打赌。”他的头顶冒出白烟。

“呵呵呵……”她搔着头傻笑。

东方妮肯定现在在他体内奔流的绝不再是血液，全数换成怒火了。

“很好。”他倏地伸手，点了她三大穴道。“我要把你关起来，关一百年，一千年，这辈子你都别想再出来了”虎儿瞪大眼睛，限制住她的自由，

岂非比要了她的命还惨。

“至于其它的家伙，我会给他们好看的，绝对！”同一个时间，半座军营里的人都在打寒颤。是不是……天要异变了？

那些以为“狂虎将军”的名号只适用于外敌的人，这回可是踢着大铁板了。

自从打赌一事露馅儿后，营里的操练比起平常，起码严厉了一倍。

东方妮把所有的怒火全发在兵士将官们身上。一天十二个时辰，最少有八个时辰可以听见他在怒吼。

兵士们人人自危，个个悔不当初。

唯一值得庆幸的一点是：士气提高了，见着东方妮就发呆的情况已逐渐改善。

这到底是虎儿的“办法”生效？还是东方妮的雷厉风行大大减了他迷人的姿态？谁晓得，反正虎儿都给关进黑牢里了，那结局也没人再有兴趣去研究。

“将军，你要上哪儿去？”大个子石威好不容易才取得东方妮侍从的位子，乐得寸步不离他身旁。

“不关你的事，你留下来，盯着拔营行动。”明天起，军队就要进入西夷国了，或许一月、或许三月才能再返，这最后一日，他无论如何想再瞧瞧虎儿。

“可是将军，我是您的护卫啊！我得保护您才行。”石威就怕一个没留神，侍从位子又要给虎儿抢了去。

“你的武功能比我行吗？真要发生危机，到底是你保护我？还是我保护你？”东方妮瞪他一眼，轻功一展，甩开他，朝黑牢方向行去。

前两天，他气正盛，不愿见她，就怕一时控制不住，会伤了她。

挨了两日，再挨不下去了，他发现自己竟会想念她？真是古怪得紧！

八年前迫不及待逃离她，怕的是她的胡闹，终要逼得他失控。可在“状元楼”里，他一眼就瞧出她来，却证明了心底始终没能撇下她。

真知她所言，捡了就得负责？所以打十三年前开始，她就注定是他的责任了。

该如何是好呢？这样一个不同于凡人的小家伙，拿她当什么都不对！

黑牢在望，幽暗暗的牢房并未因盛大的日阳而减去几分阴森。

幸亏他气归气，仍没忘了叮嘱牢头关照她，别教她饿着、冷着；否则一个健健康康的人直着进去，怕不出几日就要横着出来了。

“参见将军。”牢头对他行了个揖。

“你出去吧。”摒退牢头，他在桌上拿了钥匙打开牢门。

“嗨！老爹，好久不见。”虎儿笑咪咪地对他挥手打招呼。

“你的精神倒不错。”早知她非常人，他操个什么心？“还好啦！”她的屁股挪了挪。

“干什么？”“这里有跳蚤！”她随口掰了句。

他眉一皱，脱下风衣。“拿去垫着。我会叫牢头把牢房打扫一遍，顺便拿着驱虫药来撒撒。”“喔！”她点头，接过披风，却是覆在自个儿身上。

“怎么？你冷啊？”“有一点儿！”她径自笑着。

他连鼻子都皱起来了。这牢头，该打板子了，没给她好吃、好穿的吗？

“回头我叫牢头送你回威远侯府。”“放我自由啦？”“换个地方关。”要给她自由，起码也得等他打入西夷再说，他是绝不让她上战场，那地方太危险了！

虎儿眼光往下垂，“你又要自个儿走了是吗？”他心头一恸。莫名啊！

打第一眼，就对她热血沸腾，直到现在，这股子激动未因时空而改变，反而与日俱增着；如今，更在兴奋中掺入了某种不一样的东西，是什么？令他不敢看她，又禁不住牵牵念念？“你乖乖在侯府里等着，侯爷自会照应你。”“那你呢？”她话里掩不住苦涩。

“我打了胜仗就回来。”“你会顺便去‘银月国’吗？”他愣了下，她对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倒是记得一清二楚。

“自然要去。”“你不懂五行八卦。”“凭我的身手也没几人伤得了我。”他是有自负的本事。

虎儿再吐口气。算啦！不跟他说了，这人根本不听道理！反正她是跟定他了，他休想独断独行。

东方妮把她的沈默误以为死心。她肯乖乖听任他的安排，他也可以放心了。

“你在侯府里等着吧！我一拿到‘寻梦枕’就回去，再陪你一起去找师父。”说着，他伸手摸摸她的头。

“哼！”她轻哼一声。

他为她孩子气的举动莞尔一笑。

“乖，别再闹脾气了。”他想拍她的肩。

虎儿却为这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温柔吓得跳起来。

他的大掌倏然擦过她粉嫩的颊。

四只眼睛同时睁得圆大。

东方妮甩着手。烫啊！这是怎么一回事儿？虎儿跪倒在地，俏脸上红云、白云交错闪烁不停。

“将军，石先锋来报，出发的时间到了。”牢头突然出现。

他捧着手，倒退着步出牢房，惊疑不定的眼就是离不开她的脸。

“将军。”石威进来找人。

东方妮被他拖着走，怎地他的心却好想留下来？虎儿……轻轻地，他在心里唤了声。

“呼”直到牢房阻断了东方妮的视线，虎儿腿一软，瘫倒在地板上。

怎么了？她的脸烧得烫手！

自幼就跟他打打闹闹的，这样的肢体接触也不是没有过；这回突然发烧，全都该怪他，脾气不稳、性子不好、变来变去的，教人怎么适应嘛！

不过刚才真是吓死她了！一个没留神就跳起来，忘了遮住才挖好的小狗洞，还以为会被他发现呢！

虽早已收买了牢头，可她没把握能躲得过他的监控；幸亏他也反了常，平白赐给她一个逃脱的良机。

虎儿拍拍屁股，把他的披风穿在身上，往小狗洞里钻呀钻的。

谁要在侯府里乖乖等着他？她要跟在军队后面陪他去西夷！

“狂虎将军”不愧是威镇天下的名将。

由东方妮率领的“靖远军”连战皆捷，不过半月，就已几乎打入了西夷国的国都。

军队包围在城池下，攻入国都是指日可待的事。

“将军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”石威眼里闪着崇拜的光芒。

“别太大意，当心骄兵必败。”东方妮睨他一眼，语音里少了往日的狂霸。

说来，这一仗能打得如此顺利，全是虎儿的功劳。因为她偷来了西夷国的地形图，他才能知己知彼、百战百胜。将来若要论功行赏，虎儿当居首功。

只可惜她不能亲眼见他攻入西夷国，不过回去时他会给她带些礼物的。只要她乖乖的，没闯祸的话。

沈思的视线又自落在掌上。那一天，他摸了她的脸……好滑啊！是特属于女性的触感，但又没有一般姑娘家常带的那种脂粉味儿。

他不讨厌女人，可也不见得喜欢，身上老是一股怪味儿，又爱哭，好象碰一下就会散了。

在他心里，女人是设定在只可远观不可褻玩焉的位子上，所以不管老爹怎么说，王尚书的千金再优秀，他就是不想娶妻。

但虎儿不同，他捡了她、养大她，小时还帮她洗过澡，常常，她会脱口叫他“爹”……真是个讨厌的称呼！

他们之间到底该怎么定位呢？心里再无法将她当成单纯的“虎儿”了，他变了，为什么？好烦恼，又想不透，可恶。

“将军，外头西夷军来叫阵了。”一名兵士来报。

“什么？那群家伙这么不怕死！”先跳起来的反而是石威那莽大个儿。“将军，石威请纓出战，我一定会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。”“咱们都兵临城下了，他们还来叫阵？”东方妮深锁重眉。这事儿挺反常的，稍微仅一点兵法的人都不会干出此等蠢事，除非……“由得他们去叫吧！”“将军！”石威瞪大眼。这一路行来，东方妮总是身先士卒，哪一次退缩过了；他教所有人都见识到了“狂虎将军”的厉害，怎么却在这紧要关头却了步？“少废话，我说的话就是军令，你想违抗军令吗？”东方妮怀疑西夷国是安排了陷阱想诱他们进入，他才没那么傻咧。

“可是……”“你敢擅做主张，当心我治你叛乱之罪。”“将军！”石威不服啊！

“出去！”东方妮怒吼。

石威这才不得不认命退下。

出得帐来，西夷国的叫阵声越来越响，而东方妮却仍喝令三军不得妄动。

没半晌，西夷军得不到响应，遂开始骂人了。

“‘狂虎将军’是胆小鬼、没种的王八蛋……”“不敢应战没资格称‘狂虎将军’！”“天朝派了个胆小鬼将军，胆小鬼将军……”东方妮只当没听见，重遇虎儿后，他的耐性给练厚了不少。

石威心底的理智之线却倏然绷断了。谁也不能侮辱了他心目中的偶像！

“格老子的，看谁是胆小鬼？”也不带兵，他举着双锤就往外冲。

“石先锋，将军下令不准迎战的。”一名兵士挡住了他。

“闪开。”石威一锤逼退他。“老子不是去打仗、老子去扁人。”扁那个胆敢骂将军的混帐！

“石先锋”兵士挡他不及，石威冲了出去。“完了，将军要发火啦！”虽然害怕，却又不得不往上回报，这回会给石威害死。

兵士苦着脸，入帐通报东方妮。

他脸色转黑又转青。“这该死的……”一句话没骂完，又有人来报。

“启禀将军，方才冲出去的石先锋……”“他怎么了？”冰珠子进了一地。

兵士一身骨头抖得快散了。“给围困住了。”“召集兵马。”东方妮果断地下命令。这混蛋石威，待将他救回来之后，看他怎么整治他！“先点三百骑兵随我出去救人。”“是！”兵士们退下后，东方妮披起了战袍。

除了九环刀外，他另外带了几柄飞刀在身上。因为这是一个陷阱，可恨为了石威，他却不得不自投罗网。

出得帐外，兵士已聚集完毕。

“这回咱们不硬拚，目的是在救回石先锋，各自散去，保命要紧，听到了没有？”“遵命。”“那好！”东方妮一挥手。“出发了。”三百骑兵随着一声号令，纷纷跨上马背，跟随他身后而去。

石威称得上是一名猛将了，可惜没大脑。他单人匹马冲出去，还跑不到一公里就给围住了。

所谓双拳难敌四手，任凭石威再勇，人家十几个人攻他一人，他也讨不了好。

东方妮领军杀出，瞧见着的就是这幕“蚁多咬死象”的景况。

“这笨蛋！”九环刀高高举起。“兵分三路，先救石先锋，哪一队救了人，立刻转回营里。”“是，将军。”三百骑兵同时策马前进，一时声势浩荡。

包围石威的西夷军似乎被吓住了，有后退的迹象。

“哪里逃？”石威胸口的怒气还没泄尽呢！拔腿就往前追。

“站住，石威！”东方妮厉吼。这白痴，到底打了几年仗啊？有败军退逃得这么整齐吗？分明另有陷阱。

石威没听见他的话，一心只想逞威风。

东方妮真想一刀劈了他，省得他的冲动连累了同胞。

不知不觉间，石威越跑越远、紧追在他身后的东方妮也脱离了队伍。

“石威！”终于，东方妮抓住了石威。“你这笨蛋，竟敢违抗军令，回去后看我怎么教训你？”“可是将军……啊！”他一句话未完，教急射而至的利箭截断了话尾。“哪个王八蛋竟敢偷袭将军？”东方妮用力一掌搥得他在泥土地上滚了两圈。

“你这笨蛋，中了人家的计啦！”“不愧是‘狂虎将军’！”随着一阵低沉的话落，由东、南、西、北，各个方位窜出了近百名西夷军，将东方妮和石威团团围住。

东方妮看着领头人，他穿得古里古怪，脸上还画满五颜六色的花纹，那装扮分明是苗疆地带的巫师。

西夷境内出现苗疆巫师！说没问题谁相信。

九环刀暗暗握紧在手里，脑海里转着待会儿该如何先把石威送出去。东方妮面对巫师说道：“这可是条好计呢！你想的？”“哪里！我不过是拿人钱财、与人消灾。”巫师微点了个头。

“哦？可否请问你要消的是什么灾？”东方妮觑到空档了，在西夷军的层层包围网中，东南方因为有个缓丘，防卫最弱，可利用这个地方送出石威。

“将军是明白人，何必多问？”“这……自然是要问的。”东方妮的嘴角像水波般荡漾出一抹弯弧，那笑容是天边的星辰掉落下来的碎片，明亮得眩人耳目。

“好机会。”他的黑眸倏然睁大，五根手指夹着三把柳叶刀射出，嘟嘟嘟！连续三名西夷军中刀落马，东南方的包围网立刻裂出一个缺角。

东方妮大手提起石威的领子，运功送他下缓丘。

“可恶” 巫师吓了一跳，没料到东方妮不仅武艺惊人、才智谋略更是不可小觑。

“还不快去追！”一声令下，十来名骑兵追逐石威身后而去。

“将军！”石威不想活了，本该是守护将军的护卫，竟让将军舍命救了，他还有脸回军营吗？“快走！”东方妮九环刀一挥，为他挡下了追兵。

“我不能扔下将军！”石威挣扎着。将军若是有个万一，他绝对以身相殉。

“笨蛋，你过来干什么？还不回营里搬救兵去。”包围他们的骑兵有上百啊！

东方妮再狂傲，也不敢自信能够以一档百，再拖个石威做什么？垫棺材底吗？“可是……”石威挥锤砍杀了几人，可西夷军实在太多了，渐渐又有了被包围的趋势。

东方妮抽出仅剩的三把柳叶刀为他解了危机。“快走”或者少了石威，凭他的轻功还能杀出一条血路。

石威把牙一咬，他不能浪费了将军的心意。“将军，你等着，我立刻就带兵来救你了。”他拚命地往营区方向跑去。

包围网中只剩东方妮一人，巫师脸色乍青乍白。

“我真是人小看你了，‘狂虎将军’。”那声音像是砂纸磨着瓦砾，难听了！东方妮把眉一皱。“所以你注定失败。”九环刀圈起的狂风非比寻常，他准备突围了。

“那可不一定。”巫师一脸狰狞。

“哼！”东方妮不想浪费力气与他废话，只是把刀越使越紧，转眼间，上百骑兵给他砍翻了十来名。

一手策马，缰绳霎时绷紧，东方妮胯下的“迅雷”的庞大身躯跃上半空中。

刀风再转，挡路的西夷军给扫落了战马，再一点点、只需过了这道关卡，他就能杀出重围了。

突然！巫师双手齐扬，一阵粉红色的烟雾飘向东方妮。

“呃！”东方妮鼻端只嗅到一阵淡淡的桃花香味，神魂儿顿昏，握缰的手逐渐失去了力气，眼看他就要栽落马背。

“吼鸣”带着翻江倒海的魄势，一阵虎啸席卷而来。

“呀”霎时，所有骑兵胯下的马匹尽数骚动了起来。

“啊”至少半数以上的骑兵被他们的战马摔下了地面，连那巫师都未能逃开。

东方妮昏眩的神智一醒。“是虎儿吗？”怎么可能？她应该还待在侯府里等他才是？“吼鸣”又是一声虎啸，西夷的骑兵队再也维持不下去，全散了。

一条蓝色的身影迅如雷电般冲进战场。

东方妮想看清楚来人是谁，可他的头好晕、全身烧得像要炸开，怎么办？他不行了……突然感觉腰上多了双手臂，一阵熟悉的气味袭来。

“是你吗？虎儿……”他撑不住了，合上眼，心里却盈满了她的身影。

“撑着点儿，东方，你千万不能死，不能……”她忧心如焚，双腿用力一夹马腹，给虎啸吓得惊慌的“迅雷”又奔跑了起来。

“不要跑”西夷军还想阻拦。

“格老子的，你们这些不要脸的西夷军，老子来啦！”是石威，他领着救兵赶到了。

“驾！”虎儿用力一拍马臀，“迅雷”吃痛，迅速朝前奔去。

西夷军追之不及，又给石威领来的援军团团围住，眼睁睁看着东方妮脱出重围。这下子全完了。

没能杀死“狂虎将军”，最后一队的精兵又将告灭，西夷怕是只有归降一路了！

“迅雷”驮着东方妮和虎儿奔往南方跑去。

虎儿忧心如焚，东方的身体越来越热，是中毒的征状！

“东方、东方……拜托你，醒一醒……”拚命拍抚着他如火般烧烫的面颊，可他的意识依然全无。

怎么办？她急出一身冷汗，得找个地方为他疗毒才行。

她竖起耳朵，仿佛听见流水的声音，从左手边传来。“迅雷！”手控缰绳，让马匹朝水源方向跑去。

约过了盞茶时间，一条清澈小溪豁然出现眼前。

“东方，你振作点儿。”扶着他下马，希望冰凉的溪水能够减低他的体温，他再烧下去，怕连命都要烧没了。

解下他身上的盔甲，手指触及他赤裸的胸膛，居然觉得手烫。这是什么毒？这般厉害！

“如果师父在就好了！”天机老人号称“武林一代怪杰”，不仅武艺一流，也深谙岐黄、机关之学。只可惜两个做徒弟的，一个酷爱武学、一个嗜好机关，就没人肯去学学医术，直到此时才感到后悔。

虎儿把他扶进小溪里，时值九月，溪水虽还没结冰，却已是寒冽彻骨。

东方妮在里头泡了大半个时辰，体温不仅没往下降，反而还在升高中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她脸白似雪，他再不降温，就要死了。“东方、东方……拜托，你千万要撑住……”将他拖出小溪，她猜这热毒是从体内发散出来的，所以光降低肤表的温度并不能解救他的性命。

“我给你逼毒。”虽然内力不强，可为了他，任何一种办法都得试试。

内力过遍了他的五脏六腑，虎儿讶然瞪大眼，汗如雨下。

“没有中毒！怎么会？”小心翼翼执起他的腕脉把视着，脉象分明呈现窒碍迹象，内力却逼不出毒素！

她焦急地拿拳头捶着地面。她看不出来、看不出来啊！

“唔……”他难受地喘息着，身体因为高热而不停盗汗。

“东方。”她脱下外衣擦拭着他一头一脸的汗。“我……我带你回营里找军医。”虽然不清楚那些大夫们懂不懂得治毒伤，但总比在这里一筹莫展好。

虎儿轻手轻脚搬动东方妮，突然，他因为受到震荡而张嘴呕出一大口鲜血。

“东方……”她心痛欲绝。

同时，他高热的体温却反常急速下降着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张开双手紧紧抱住他，老天！前一刻还热得烫身的身躯，现在居然冷得像冰。

瞧着他越来越紫的嘴唇，她全身抖颤，就怕他……真要离开她了！

“别，不……”豆大的泪珠不停滑下眼眶。“东方，我不要你死啊，不要！”

脑中蓦地一转，不是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他吗？过毒 将他体内的毒素尽数过到她身上来，他自然就得救了。

虎儿抽出靴中的匕首，在腕上轻轻划下一横；他的手也得割一刀，伤与伤相叠，让她的血与他的交流……

第七章

“住手！”一只枯瘦的手爪打斜横里伸出揪住了虎儿的臂，阻止她为东方妮过毒。

虎儿抬头。“师父！”泪珠儿如雨般纷落了下来。“东方他……”“我知道、我知道，方才的事我都看见了，若非为了回去拿药引，也不会迟到此刻才赶来。”天机老人满头大汗，一把胡子也因匆忙赶路，无暇整理而纠结成一团。

她抹了把脸，眼睛倏地发亮。“师父已经想到办法救东方了？”“废话，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蠢啊！”说着，抖手就赏她一记暴栗。“你这鬼丫头，幸亏我及时赶到，要不你就见阎王去了。竟想得到‘过毒’那种蠢招，出去千万别说你是我徒儿，丢脸死了！”虎儿抱着额头皱眉。“我也是没办法了嘛！”死自己总比死东方好，不是吗？天机老人叹口气，岂不了解这儿丫头的心思，她是把东方妮仰慕上了天啦！她死死守着他说过的每一句话，因为他要的是今生唯一的对手，她便一意往“万兽之王”的路上迈进。

可她终究是个大姑娘啊，将女做男，能扮到几时？偏偏东方妮也是死脑筋，捡她、养她，自此就认定了自己的身分，死不愿意改变。他没发现自己待她的特别，当然也就注意不到她晚上跟随着他身影的眼光。

那凝窒的状态看得他这个做师父的都快撞壁去了，干脆趁着黄山一变，假意追打鬼丫头，将她逼上京城，果然，顺利令他们重遇了。

他则一路隐身跟在他们身后，保护他们。看着他们一路打打闹闹，从哥儿们的无间相处，到近日彼此闹别扭。

情势总算开始有了进展，但还是太慢！天机老人这才想到要出面推他们一把。

嘻！这主意保证好，只是得永远保密，绝不能让他们发现，否则他这把胡子怕要被他们扯得一根不剩了。

“师父，你不是说有办法救东方？快啊！”虎儿不满地推着天机老人，救人如救火，师父还在发什么呆嘛？“啊，救？喔，对！”小心地掩藏住眼底的诡谲。“不过得先找个隐密的地方。”“这里不行吗？”虎儿想起方才不过移动他一下，他就吐血了，怕他的体力撑不住搬运途中的劳顿。

天机老人伸手点了东方妮胸前五大穴。“疗毒大概就得费去三个时辰，期间不能受到任何干扰，否则，轻微走火入魔，严重点儿可能性命不保，一定要绝对隐密的地方才行。”她着慌的眼四处看看。在这里，她是人生地不熟，上哪儿找隐密所在？“我知道一个仔地方。”天机老人把东方妮抱上马背。“你也一起来吧！”“好！”虎儿收拾好他脱下的战袍，跟着天机老人朝北面走。“师父，东方中的这是什么毒，为何我怎么用内力逼都逼不出来？”天机老人回头，睨了她一眼。“蛊毒是内力逼得出来的吗？”“是蛊毒？”她

手一软，怀里的盔甲差点落了地。这玩意儿听说非常危险的，有时候解了之后还会留后遗症呢：“师父，东方中的是什么蛊？”“桃花蛊又名鸳鸯蛊。”“噢？这名字听起来不像很歹毒的样子！师父，这是种什么样的蛊毒？”“桃花蛊，多半是苗女用来控制情郎的蛊毒，不会马上致人于死，但中蛊者会十分痛苦。”“西夷军怎会对东方施用这种蛊毒？”他们不是恨他欲之死吗？“或许人家舍不得他立即死了呢！控制他比杀了他还有用处。”原来如此，虎儿理解似颌首。“师父，这蛊要如何解？”天机老人沈默地低下头。

虎儿才缓下来的神色，又自绷紧。“师父，你明明说有办法救他的。”天机老人勒住缰绳，将东方妮抱下马背。“地方到了，先把她扶进去再说。”那是个小山洞，位于一处山崖边，外头还有不少树、野草覆住，确是个僻静的好地方。

虎儿帮忙把东方妮扶进山洞后，紧张地抓住天机老人。

“师父，你倒说啊！该怎么做才能救东方？”他拿出一颗熟鸭蛋，剥了壳放进东方妮嘴里，又取出一罐绿色的药膏涂满她全身。“一炷香之后才能知道怎么救她？”她心下一片忐忑。“师父，你发誓绝对救得了东方！”如若不然，她宁可把蛊毒全数过到自己身上来，也不让他冒一丁点儿的险。

“其实……”天机老人一脸难言的神情。“救是绝对有得救啦！只是……方法有差，而其中一种……”“不管什么方法，我都愿意尝试。”她语气斩钉截铁。

他叹了口气，垂下眼帘。“待会儿他口里的鸭蛋若只呈红色斑点，师父略用几味药，加上金针逼毒便能迫出他体内的蛊毒；反之，若全颗呈粉红色……”“粉红色就怎么样？”“要一个修过内功的纯阴处女帮他推官过穴，蛊毒才能逼出。”虎儿张口结舌。推官过穴时，因为体内功力运行到极致，身上诸穴会发出热气，此时绝不能有衣物阻隔；也就是说男女双方必须裸裎以对。

“若真到此地步就麻烦了。”天机老人摇头，垂下的双眼是贼兮兮的。

她两只拳头紧紧握着。要她和东方裸裎以对吗？她不知道，觉得心慌意乱。

“一炷香时间已到，且让为师看看东方体内的蛊毒是以何种型式存在？”天机老人伸手取出东方妮口中的鸭蛋。

随着那鸭蛋逐渐现出，她胸膛里的五脏也一路绷上喉头。

呀！是粉红色的。

天机老人颓丧地摇摇头。

虎儿的拳头握得死紧，半晌，她咬牙。“师父，请你到洞口为我们护法吧！”“噢？鬼丫头，你可得想清楚了，这事关你的清白名节呢！”“什么清白名节，那东西我根本不在乎。”唯一值得她深思考虑的只有东方妮的心情。

事后，他也许会后悔、内疚或生气于她的自作主张；他为人狂放，性子暴躁，却不到视礼节如粪土的地步，他可能会为了负责而娶她，但这种勉强却是她最最最排斥的。

“可是……”“师父，我心意已决。”“那……好吧！”天机老人吟叹一声。

“可你记着，推官过穴的时候，多跟他说话，唤回他的神智，他若能清醒，蛊毒大概也就逼出了。”“我知道了，请师父退出山洞。”“你小心。”他塞了一颗药丸进东方妮嘴里，转身，边走边抖个不停；非因难过，只是忍不住笑。

因为刚刚那颗药就够解东方妮身上的蛊毒了，不过，找个人来帮他推官过穴，可免除东方妮在疗毒过程中必受的苦痛。当然喽，此项重责大任，随便一名武者皆可行之，特地指定虎儿纯粹是制造一个机会让他们“裸裎以对”罢了！

呵呵呵！他就不信，他们“坦诚以对”后，还能无视于男女之分，以哥儿们的关系相处下去。和平的气氛势必得改变了，这对天生的冤家未来会演变成如何？他衷心期待有顿喜酒好喝。

“东方，你醒后会生气吗？”山洞中的虎儿小手来回抚着东方妮苍白的颊。“我不想惹你的，真的，只是……我很笨，怎么做都不对，我很抱歉，若你真的厌了我，我会走的……”默默地，她脱了身上的衣、还有他的。

“……东方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并不是变态，我不爱女人的，充其量只是喜欢亲近罢了……”虎儿两只手紧贴住他的双掌，遵循师父的指示，不停地对他说话，以期唤回他的神智。

“其实这都该怪你，谁教你长得这么好看！小时候在山上，天天看着你还不觉得，后来你离开了，我偶尔会下山，到了城镇，见到很多人，总忍不住四处寻访你的身影，心想，也许哪天好运到了，可以教我碰见你！只是，八年过去了，那好运始终不会落到我头上。”她喘口气，瞧见他脸色逐渐红润了，更加紧为他推官过穴。

“你可知，找不到你我多失望，到最后，我甚至不敢再想找到你，便转移目标寻访那相似的容颜，哪怕只有鼻子像、眼睛像……全身上下只要有一处地方与你类似，就够我开心良久，只是我自己也没想到，找来找去，找着的总是女人，慢慢地，我就只找女人、不再瞧男人了。”仿佛间，看见他的眼皮子抖了抖，她开心得双眼蒙上一层水气。

“东方，你快醒来，我发誓，只要你清醒，无论你要我做什么事，我都愿意去做，再不意你生气。你不爱我喊你‘爹’不是吗？我答应你，自此之后，我再也不减了。虽然我还是认为你是”天底下最伟大的人“，啊……你大概忘了吧，其实我喊你‘爹’并不是真要你做我爹，只是小时候我问你，天底下最伟大的人是谁？你告诉我是‘爹’，那在我心里，你就是天底下最伟大的人了，我不知道除了‘爹’之外，还有什么话可以表达出我心里对你的仰慕……”“唔……”他吭气了、他吭气了。

她眼中的水雾迅速凝结滴下。

“呵，你不知道吧！其实我一直偷偷仰慕着你，小时候，我们一起练功、一起读书，你总是比我厉害，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你，可是你从来也没瞧轻我；刚开始，我还不太会讲话的时候，跟你下了山，村里的小孩总是欺负我，也是你来救我的；你虽然爱骂人，可这么多年下来，却没伤过我一根头发，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是疼我的。”缓缓的，他的手握了她一下，有一点儿力道呢！他就要清醒了吗？她脸上已经沾满泪珠了。

“东方，我知你给我取名‘虎儿’的用意，你要我学万兽之王，努力变强，以期将来有一天能与狂虎相抗衡，我很努力在学，真的！我不当姑娘，永远都做你的‘虎儿’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将来我总会变成一个跟你一样强的对手，届时我们再来痛痛快快决胜一场；这是你多年的心愿对不对？所以在心愿还没达成之前，你千万要活下去，拜托……”蓦地，东方妮睁开了眼。

剩下的声音便在虎儿喉里，她睁大眼，泪水直流，就是说不出话来。

他的掌突然离开了她的手，轻轻地，擦拭着她脸上的泪。

你好了吗？真的好了……她抿紧唇，心里的激动无以言喻。

他两手捧起她的脸，细细瞧着。这是梦吗？她为他哭得这么伤心……“别哭……”粗嘎的声音，他颤着手将她拥进怀里。

倚在他胸膛上，他的心在跳，体温恢复正常，那喘息，暖呼呼的，在她颊边喷着。她确信，他已经没事了！

呜呜呜……这是件该高兴的事，她没道理哭，可眼泪就是止不住，他不知道，刚才她有多害怕，真的怕死了。

那哽咽闷在他怀里，令他觉得心痛，如雨般纷落的泪水更钻刺着他全身。

情不自禁的，他伸出舌头舔去她脸上的泪滴，轻柔的吻如粉蝶儿，一一落在她额上、眼皮子、挺直的琼鼻，最后是那俏美如桃花的樱唇。

辗转反复舔吻良久，再抬头，他的眼变得如海洋般漆黑。

她的心跳是有些儿快，身体也微微发热，却不觉得害怕。因为是他，她觉得无妨。

他用力抱住她，她的肌肤像丝绸一样细致无瑕，雪白柔滑的身子在挑动着他的感官，在他体内燃起了一把火。

拗黑的瞳里浮现出一点亮光，像是在问她：可以吗？她纤细的借臂扬起，环住了他的脖颈。这辈子只有一个男人停驻过她的心，倘若连他都不行，还有谁行？他霍地抱起她，压在身上。

眼前是她清秀的容颜，不是出色的艳丽，可那双野性的大眼却比满天的星辰加起来还要灿烂。

他心跳加快，第一次为女人心动。这不是肤浅的迷惑，而是打心底真正为她动容。

这样的女人，他要一生也不会腻！不觉得烦、不感到厌，每天每天，她都让他兴奋不已。

缓缓俯下身子，脑袋埋在她的双峰间，盈满鼻端的不是软弱的花香味儿，是猛兽、是野虎，是那种强烈要到将人撕扯成两半的巨大吸引力。

他越加激动，拚命啄吻她全身，像要将她生吞下肚。

她却不觉得害怕或难受，他的感情本就如火，激烈、狂暴，无论处在何时、何地，他都是最耀眼的。

她早习惯了，并且深深地着迷，爱煞这样的激情，心甘情愿为他敞开了身躯，并且引导他长驱直入。

他是冲动的，怜惜只藏在心里，双手双脚、整副身躯都在使尽全力占有她，直恨不能与她揉成一体。

她拚命配合他，什么身分、禁忌……全丢了。

这一刻，她不是“虎儿”、不是姑娘，只是他全心爱着的女人！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山洞里一点光线也没有了。

虎儿悄然睁开眼，适应一会儿，才看见搂着她睡的东方妮。

他睡容安稳，脸色、体温、心跳、呼吸，也全都恢复正常，看来蛊毒是被逼出来了。

悄悄抽了下身，不动，他抱得太紧了。她心头酸酸的。这一刻他是不是真的喜欢她？抬头，捧起他的脸，亲吻一下，他的唇温暖而湿润，还有好好

闻的味道；真舍不得离开他。

但依照以往她对他的了解，等他醒来，若发现他们做了那件事，铁定气得心脏停摆，那可枉费她为他推官过穴，救他一命的辛劳了。

虎儿稍微用了点力，总算推开他，爬起身来。

忍不住打了个寒颤，没有他的体温相依还真有点儿冷；瞧他把手脚都缩起来了，大概也是难敌冷意。

虎儿随便披了件衣衫，先找齐了他的衣服帮他穿上。他睡得太沈，帮他穿衣服还真累。

虎儿的手偶然擦过他左肩胛的伤疤，这伤近看更可怕，惹得她心如刀割。

“很痛吧？”情不自禁俯下身，细细的吻落在他的伤疤上，隐约可以感受到他受伤时的痛苦。“我决定了，过些时候就跟师父一起走，这回不学全他的医术，我绝不下山。”只要能让他少受些苦，她什么事都愿意去做。

帮他穿好了衣服，自己也着好装，出得山洞，天机老人就坐在崖边的山洞看着她。

“鬼丫头，东方怎么样了？”他笑咪咪的，几乎已经猜到是发生了什么事，她才会在这里耽搁这么久。

“没事了。”虎儿还是一身的男装打扮，可初经云雨仍在她脸上留下一抹娇媚的粉红，隐隐与野性并驾其驱。“师父，我先走一步，麻烦你在这里看着东方，他若醒了，就说是你救他的吧！”“啊！”这样他的计划不就白费了。“鬼丫头，你到底打什么主意？”“我是偷溜出来的，东方本来是要我在威远侯府里等他，我不放心，才会尾随他身后。

等他醒来，若发现我又不听话，肯定要生气，所以我得赶快再溜回去躲起来才行，暗中守护的任务就交给师父了。”“你什么时候会在意他生不生气了？”天机老人才不信她的解释。

“现在！”尤其这一回的麻烦非比寻常，她才不要留下来当炮灰！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她怕他气翻了，打定主意不理她，那她可就得不偿失了。

“那……你怎么办？”她就这样跑了，万一东方醒来不认帐，她的清白不就白毁了？“什么东西怎么办？”“你们都已经‘裸裎相对’了。”“我都说我不在意那些了。”“万一东方醒来的时候问呢？”“他不会记得的，那时候他昏昏沈沈的，八成会以为自己在作梦；只要师父不露口风，我现在躲回威远侯府里藏好，这件事就永远是个秘密了。”这就是她要的结果，对彼此都无伤；可为什么心感到痛，一阵茫然与空虚！

“这怎么行？”早知鬼丫头这么笨，就不拐她为东方推官过穴了，他老人家亲自来，也不会弄成现在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。

“我说行就行，师父，你自己小心，此地尚属西夷国境内，要是被发现了，人家不会放过你的。”虎儿朝他摆摆手。“我先走一步，再见。”临去前，她依依不舍地再望山洞一眼，满心祈祷他记不得今晚的事，那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会生变了，而她可以一生一世以“虎儿”的身分待在他身边。

虎儿走后，天机老人越想越气。天下间哪有这等好事？他匆匆跑进山洞里，只见东方妮还在沈睡中。

“你倒好，得了便宜又卖乖。”从没像这一刻，看这个蠢徒弟如此讨厌。

“你还不给我起来！”起脚踹了他一下。

“唔！”东方妮闷哼一声，猛地跳起。“哪个王八蛋，竟敢暗算我？”“那个王八蛋正是你师父我！”天机老人恨恨地瞪着他。

“师父，怎么是你？”“不是我是谁？”“是……”他也说不上来，隐隐约约觉得那是张熟悉的脸孔，身上漾着他喜欢的气味，像是……不！用力摇摇头，怎么可能是她？她应该还待在威远侯府里等着他。“师父，是你救了我吗？”脑子里倒还记得中了暗算的事。

天机老人用力叹口气。这小子当真没记性、兼没人性，都吃了人家了，还一点认知也没有。

“我后悔死了！”他甩袖，飞身出了山洞。

东方妮追在天机老人的身后。“师父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”他是真的没记忆啊！

“将军，你在哪里？”“将军、狂虎将军……”“是石威呢！”才出山洞，东方妮耳边就盈满了同袍呼唤的声音。“我在这里。”运足了功力，他的声音悠悠荡荡飘出了老远。

“将军，将军……”没半晌，石威莽撞的身子就跌跌滚滚地爬了过来。“将军，你……哇！你没事，真的是太好了……”有没见过野牛在哭，差不多就是那模样了，又丑又拙又难听！东方妮翻了个白眼。

“还在西夷国境内，你自制点儿，叫敌人瞧见了，多丢脸？”还抱着他哭咧，瞧了就想吐。

石威挥着双锤。“什么西夷国，老子早挑了他了！”东方妮白眼再翻，推开他的怀抱。“你不错嘛，在我面前也敢自称老子！”“未将不敢。”叭一声，石威屈下了双膝。

“未将？你违抗军令，擅自出战，还想保留原位啊？”忆起早上的危机，东方妮就忍不住想打他几大军棍。

“未将甘愿领罚。”石威咚咚咚地磕着响头。

“先起来吧，回去我再想想怎么罚你。”东方妮踢了他一脚，溜眼四顾逐渐聚集过来的我朝兵士，人数居然近百；这么多人在西夷国境内来去自如，却没被追赶，是发生了什么事？“现在军情如何？”石威搓着大掌，嘿嘿傻笑。

东方妮眯起眼。“你又干了什么事？”“我……那个……”石威吞吐着。

“你说。”东方妮指向左边另一名兵士。

“就是……”那兵士瞧了瞧东方妮，又望一眼石威，最后还是屈服在“狂虎将军”的冷眼下。“咱们本来只是跟着石先锋来救将军，可是……看到将军受了暗算，被人劫走后，大伙儿就失去理智了，一不小心就……直接攻进西夷都城了。”东方妮膛目结舌，这意思岂不代表：西夷已经被灭了！

“还不快把军队退出去！”听说当今圣上并无意灭掉边境诸小国，只希望他们臣服，年年朝贡。

如今大伙儿却在无意间违抗了圣意，这个大漏洞若不想个办法补救回来，只怕所有人都要掉脑袋了。

“是！”兵士颤巍巍领命办事去了。

东方妮一扬手。“你个石威，给我过来。”“将军！”石威低着头，一脸无颜见江东父老的表情。“未将该死、未将知罪，请将军责罚。”“你现在赶回威远侯府，请出侯爷，让他来处理剩下的归降、赔偿、朝贡……等事。”东方妮只爱打仗，至于其它的繁文褥节，他可没兴趣参与。

“未将领命。”石威躬身退了下去。

“那你呢？不一起回去？”一直避在山崖边的天机老人突然开了口。

“我……”东方妮摇摇头。“我还有事要做呢！”他想去寻找传说中的“寻梦枕”。

天机老人睨了他一眼。徒弟的心思，师父岂不清楚？“剩下来的收尾工作你根本没兴趣，留下来做什么？”“师父，我还有私事待办呢！”“不准！别忘了虎儿还在侯爷府里等着你，我命令你立刻回去。”小虎儿！一想起她，他的心情又如潮汐般，起起伏伏，难得一时的平静。不该再在一起的，不管他如何说服自己，都掩饰不了她是姑娘家的事实！

他既已无法再用往常的眼光看她，继续纠缠不清，只是徒增烦恼。

“师父，既然你已经来了，就麻烦你把她带走吧。”虽然有些不舍，每每忆起她灼然又野放的眼，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心头总是一阵难忍的酸涩。

“你要我带她走！”天机老人不敢相信。

东方妮点头。“师父，我想你会出现在这里也不是偶然；既然你始终都放心不下她，就带她走吧！”天机老人一口气便在心头。“为师真被你气死了！”若非虎儿苦苦相求，他早就……算了！现在说这些都已太迟。“你就别后悔！”他双脚一蹬，身形迅速消失在夜幕里。

后悔吗？好久好久以前他就后悔了。不该捡了她；不该将她当对手般培养长大；不该无男女之分的与她日夜厮磨在一起……太多的不该了，弄得自己心乱如麻，甚至连想见她一面都……不敢！就怕狂躁的心要翻起波波大浪。

而那后果，必是他与她都难以想象与承受的。

“将军？”留下来的士兵望着他。

“我们也走吧。”东方妮开步走向军营。每走一步，后悔之心就更加深一层，再不能再见了么？只怕那答案已然是注定了，无边的悔恨，他……悔之已晚。

石威已经回来了，而他……却还不见踪影。

为什么？是为了避她吗？时光仿佛回到八年前，同样的相思、同样的折磨；只是心痛加倍了。

因为自那夜俩俩相依后，她的心已无法满足于纯“虎儿”的地位，渴望的东西增多了。

隐隐发现心底的仰慕变了质，对他的情更深了，还弄不清楚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，却已泥足深陷、无法自拔……“虎儿、虎儿……”水仙的声音好象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

虎儿愕然眨眨眼。“啊！水仙姊姊。”“你怎么啦？傻不隆咚的，叫你不应！”打五天前就这样了，不晓得她在西夷国里发生了什么事。“街上的人都在说，我朝军队打了个大胜仗，那……‘他’应该快回来了吧？”“他？哪个他？”虎儿丈二金钢摸不着头脑。

“上回到‘迎仙楼’来找你，喏！”水仙指着一旁伺候的丫鬟冬梅，“很凶，差点把冬梅吓死的那一个。”“水仙姊姊说的可是东方？”虎儿抿了抿唇，眼里难掩苦涩。“冬梅姊姊对不起喔！东方人其实并不坏，只是脾气差了点儿。”冬梅缩了缩肩膀，传言那男人就是鼎鼎有名的“狂虎将军”，像野兽似的，能好到哪儿去？“虎儿姑娘，你常跟他在一起，他……有没有打过你？”“东方不会乱打人的。”虎儿摇头。“偶尔吼两句罢了。”“可是他骂人的样子好可怕！”上次差点把她吓死了。

“那只是他的外表，他的心地很善良的。” 否则也不会在虎窝里把她捡回来，还将她养这么大。

“也许吧！” 冬梅可不信，那男人给她的感觉太可怕了。

“冬梅，你去跟嬷嬷说一声，今晚我有些不舒服，不想接客，有客人请她帮我推了。” 水仙突然插了句。

“水仙姊姊，是不是我打扰你了？” 虎儿急问。

“没事，只是我今晚觉得有点儿懒。” “没关系吗？” 虎儿觉得院里那个老鸨不像好说话的人，怕她私底下找水仙麻烦。

“放心吧！现下院里还要靠我撑着几分，嬷嬷不敢为难我的。” 而且就算她来找砸，水仙也不怕。早两年前，她就已经存够自己的赎身钱了；一直没走是因为觉得外头也不会比院里干净上几分，她对外头的世界早绝望透了，还不如留下来看尽世间丑态。

“知道了，小姐。” 冬梅颌首退了出去。

水仙凌厉、柔媚的大眼直勾勾盯着虎儿。

虎儿挪了挪身子，给她瞧得浑身不自在。

“水仙姊姊，我有什么不对吗？你干么一直盯着我看？” “虎儿，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” 水仙问得斩钉截铁。

虎儿脸盘儿闪过一抹仓皇。“水仙姊姊，你说什么啊？我哪会出什么事？” “你有！而且绝对与东方妮有关！” 水仙可是过来人呢，岂会看不出虎儿近几日的心不在焉。

“姊姊多虑了，我一点事儿也没有，真的！” 水仙只是一个径儿地瞧着她，那眼神是如此的锐利，看得虎儿不自觉垂下了脑袋。

“我……我只是有点儿想东方，其实……” “虎儿。” 水仙悍然截口道。“你不想说，姊姊不会勉强你，可别对我说谎好吗？” 在院里，她听够了虚伪的话，不希望朋友也如此待她。

虎儿呐呐地低下头。“对不起。” “没关系，男女间的事本来就不容易开口对外人说明，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说吧！” “嗯！” 她觉得很抱歉，但真的说不出口。瞧着水仙姊姊的脸，她生得可真好看，鼻子和眼睛都跟东方很像，所以从西夷国溜回来后，就忍不住天天往迎仙楼里跑。刚开始瞧着她还有点儿慰抚作用，岂知……唉！自从石威回来、而东方妮依旧滞留军营不归后，瞧着水仙姊姊，那满足感就渐渐淡了，心里有个破洞，阵阵空虚填满了它。

毕竟相似之人还是无法成为正主儿，心里认定的是东方，就再也变不了了，相似的容颜只让她越看越心伤。

“对不起，水仙姊姊。” “傻瓜，都说不怪你了。” 水仙笑着拍拍她的手。

不是的！虎儿眼里浮着一丝歉疚，那句歉语是为了她将她看成了东方的替代品，她感到抱歉。

第八章

是烧坑的温度太高？还是火炉的火太炽烈了……不知道，好热……所有的蒸气聚集在一室里翻腾着。

“其实我不是变态，我不爱女人的，亲近她们只是因为她们有些儿像你，我好想你……”“你还记得‘爹’这个字的其它意思吗？不只是长辈、不只是亲属、它还代表着天下第一伟大的人……”“你不知道吧？我一直偷偷仰慕着你，你是那么的厉害、有本事，每次我遇到危险时都是你来救我……”“我会永远听你的话，你要我当‘虎儿’、我便当‘虎儿’，这一辈子都只是‘虎儿’……”话尾消失，残留在眼前的是一双野放、幽凄的大眼，恁般地熟悉。

“将军、将军……”猛然睁开眼，迎上了石威那莽大汉红通通的脸庞。

“干什么？”东方妮蹙眉，一把推开了他。

“将军，你在梦魇呢！”“我知道！”东方妮烦躁地下了炕。梦魇又不是头一回，自逃脱了西夷国的陷阱后，他哪一晚不梦魇？“将军……”“你出去吧。”石威踌躇了会儿，还是放心不下。

“将军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”东方妮阴恻地暴吼：“不关你的事，出去！”石威缩了下脖子，跟着将军也几个月了，很清楚他用这种口气说话代表手痒、想要扁人了。

“那……属下就在门口等着，将军有事请尽管吩咐。”他因为违抗军令给东方妮撤了先锋之职，现下只是个小小的贴身护卫。

“去去去！”东方妮没耐烦地挥挥手，待石威离去后，他翻身又躺回炕上。

眼前是一张脸，蒙蒙胧胧的，瞧不清楚五官，只有一双漆黑的大眼，野性十足中跳跃着分明粲然的火光。

对于这样的眼，他再熟悉不过了；是她，那个打初见面就攫住了他所有的心神。令他破例与之纠缠了十三年的小虎儿。

但……他颠了不？否则怎会夜夜梦见与她缠绵悱恻，长达半月之久？张开双手，粗糙的大掌中仿佛还残留着她的香味，他忍不住把手盖在脸上，身子立刻发热地绷紧。

想要拥抱她、而身子似乎也对她不陌生，脑海中依稀还刻划着她优美的体态，一股震撼人心的快感窜过背脊。

东方妮猛地坐起，额上冒出了无数冷汗。为什么？那梦是如此的真实，真实到他的身体为她胀痛不已！

可……只是梦吗？他不敢确定！所有的一切是从中了西夷国的暗算那日开始。

真是师父救了他吗？东方妮现在才起了怀疑。

隐隐约约有个印象，是一阵冲天虎啸救他脱出重围的；而放眼四海，会虎啸的除了虎儿还有谁？加之以师父离去前那古古怪怪的态度、非逼他回去见虎儿的严词……有没有可能，救他的人其实是虎儿？虽然石威说了，在威远侯府里见过虎儿；但那并不能证明她一直待在那里，没有偷溜出来找他。

以虎儿的轻功，是有可能暗地里跟在军队后头走，而不教人发现，等到他要派人回侯府了，她再抢先一步跑回去、安排好一切，以避人耳目，毕竟石威并非灵巧之人，不难骗过。

如果……如果他的梦其实不是梦呢？是曾经发生过、而被他遗忘掉的事实，他和虎儿……东方妮嘴角轻撇，扬起一抹似嘲似讽的笑。他是没想过娶虎儿当妻子，因为太习惯与她一较高下了，可……倘若她在他梦里说的话全是真的，她仰慕他、叫他“爹”是因为认定他是天底下最伟大的人；喜欢女人则是为了寻访相似的容颜以诉情衷……他……是怎么样想的？会在乎她

是“虎儿”，是他养大的孩子吗？不！迷惘的眼倏然发亮，外在的因素从来就无法动摇他的心志，他只要自己想要，才不在乎其它。

而，她是谁？一想到虎儿，心脏又是一阵急奔，东方妮迫不及待想要证明，她正是他寻访多年的人生伴侣。他匆匆着了衣，步出帐篷。

“将军，你要上哪儿去？”石威还是尽职地守在他身边。

“回侯府。”“那西夷国的降表谁来接？”“不是有侯爷在吗？”他都已经在侯府压阵半个月，等威远侯来了，剩下的麻烦事儿休想再推到他头上。

“可打胜仗的是将军你啊！你怎么任意离去？”石威真不懂，这天大的功劳他怎能看得如此轻忽？“将军是你们传的，我可没受过朝廷的册封，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，谁管得着？”“那……”眼看着东方妮越走越远了，石威溜眼瞧了瞧待了十多年的军旅。就这样离开，真有点儿舍不得，可……比起上马拚战，他还是喜欢跟着将军多一些。

“将军，等等我，我要跟你一起走。”“你跟得上就来吧。”东方妮的脚步极快，一眨眼就不见人影。

“我怎可能跟得上将军的轻功嘛！”石威哭丧着脸，却还是拔腿追了上去。

“将军回来了、将军回来了……”一早，威远侯府里就喧闹得跟菜市场没两样。

一切只因立下大功的“狂虎将军”凯旋归来了。

虎儿在客房里听到喊声，连脸都来不及抹一把就急匆匆往大厅奔来。

东方妮站在厅门口，俊美无俦的容颜未因连夜的赶路而染上半点风霜，初早的朝阳印在他脸上，神情气爽的模样就好比天上神仙。

虎儿全身发抖，心里的激动非笔墨可以形容。

“虎儿。”他突然朝她咧出一抹温和的浅容。

她眼儿一酸，泪水扑簌簌地落下。

“老爹，呜……”每回想撒娇时，这称呼就忍不住脱口而出。

东方妮皱了皱眉，这“爹”字听来真是刺耳极了；倘若他真想要她，一定得重新教导她一遍，这世上还有一个人，比天底下最伟大的人还要伟大，那就是“相公”。

相公！这辞儿可比“爹”字顺耳多了。

“怎么啦？才几个月不见，我的‘万兽之王’小虎儿就变成一个泪洒子！”他摸着她的头，还是咪咪地笑。

虎儿惊诧地张大嘴。怪了，他怎么不吼了？她叫他“老爹”耶！

不是说她有被虐待狂，非挨人骂心里才舒坦，只是……他突然变得这么温和，教她好生不习惯。

“干么看着我发呆？”他伸手揽住她的肩。

虎儿一副受宠若惊的表情。他主动亲近她耶！这可是重遇以来第一次，不安的感觉越来越明显。

“东方，你的伤……是不是还没好？”东方妮眯起眼。她知道他受伤呢？她绝不可能有千里眼和顺风耳，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她亲眼瞧见了。

“我的伤早好了，师父的保证你难道还信不过？”再试她一下。

虎儿傻傻地点头。“我相信师父，只是……”他的举止太离奇了。

原来师父与她见过面了。他心里隐约有了谱，最少有八成的把握，那夜里的梦是真有其事。

只是她为何要走？在他们做了那件事之后，她不是更应该留下来吗？她、是相信他会负责？还是压根儿就不要他负责？这想法教人不愉快到了极点！

“放心吧！我的伤都好了。”他牵起她的手朝内室里走。

虎儿直瞧着被他握住的手，一脸傻不隆咚的样子。

“等一下，将军。”迟了许久的石威终于赶上。“呼呼呼，将军，你走得真快。”这莽大汉，好象真缠上他了。东方妮脸露不耐地说道：“你也去休息吧”“不行！”石威一大步窜上来，挤开虎儿。“我得保护将军呢！”东方妮双瞳冒火。“侯府里难道还会有刺客吗？”大手一伸，又将虎儿拉了过来。

虎儿还在失神中，给东方妮用力一扯，半点抗拒力量都没有就直扑进他怀里。

石威红了眼，始终不明白，他对将军是忠心耿耿，武功也不比虎儿差，为何将军对虎儿就是这么偏心？大家同是护卫不是吗？“不管府里有没有刺客，护卫本应寸步不离保护主人。”东方妮横眉竖目。“我上茅厕你是不是也要跟啊？”石威竟然点头了。

东方妮一指点了他的穴道，将他定在原地。“有本事你再跟啊！”无聊！怎么有这么蠢的家伙？解决了石威，突然察觉两道炯然的目光正注视着他，一低头，迎上了虎儿满脸的狐疑。

“看我不腻吗？”那语气充满了诱哄。

虎儿嘴巴张得足够一只老鹰飞进去停歇。

他唇角慢慢地弯起，阵阵低沉悦耳的笑声逸出喉头。

“老天，我不过外出几月，我的小虎儿就变成一根小木头了。”她忽地挣脱了他的怀抱，一脸惊疑。

“虎儿！”瞧她看他的样子，好象遇见了鬼。“你是怎么啦？”“你才是怎么了？”“我……”他双手一摊。“我很好啊！还是几个月不见，你已经不认得我？”“我当然不认得你！”她一手插腰、一手指着他。“说，你到底是谁？竟敢冒充东方！”“我？”他指着自己的鼻子。“我就是东方妮啊！”“东方才没像你这么爱笑，像个花痴。”他像花痴！东方妮一脸愕异。“要不你说，东方应该是怎么样的？”虎儿嘴角一垮，两手把眼眉往上垃。“东方常常是这样的，皱着眉头，瞪大眼睛，扯开喉咙骂人。”他的五官并不凶恶，但一天内却难得开口笑上一回，尤其跟她在一起的时候，更是时时刻刻怒火填膺。

他是这样的人吗？东方妮疑惑的视线不由转向被定住身手的石威，瞧见他也是一脸心有戚戚焉的表情。

他的脾气真有这么差？为何他自个儿都没感觉？“我也不是每天都生气的吧？有时我也很温和，不是吗？”四只轻蔑的眼珠子同时瞧着他。他当然不是每天生气，他根本是无时无刻都在生气。

“好吧！就算我以前脾气不好又怎样？我现在心情好，不想发脾气不行吗？”难得想对她温柔点儿耶！她那是什么眼神，真教人生气！

“所以喽！”她一本正经的。“你不是东方，老实说，你到底是谁？”他一口气差点喘不过来。“你这个笨蛋！”忍不住，一记指骨头就敲了过去。

“我不是东方是谁？”她抱着额头泪汪汪，可小巧的嘴角却开心地扬了起来。“你是东方、你是东方，我确定你是，会这样敲我的只有东方。”东方妮瞪大眼。怎么小家伙有被虐待狂他都不知道？偏偏她又哭又笑的样子好可爱，让他禁不住解了她的束发，用力揉搓着。

“你这傻瓜，真是……我被你气死了。”“唉哟、唉哟！”她低着头直唉叫。疼啊！疼死了。

“叫什么叫？你不是很喜欢被我打吗？”“哪有？”“要不刚刚为什么非要我敲你？”“我什么时候说过那种话了？”那两个人玩得不亦乐乎，都没瞧见石威一脸惊骇得快要晕过去的表情。

难怪同样是护卫，将军却偏心虎儿得紧，原来……将军有断袖之癖，他们是那种关系！

这样一来，他还有什么办法赢过虎儿？呜呜呜……好不服气！

“你总算回来了。”穿廊上，一只枯瘦的手爪突然拍向东方妮的背。

“什么人……师父！”东方妮的刀挥了一半，忙又收了回来。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“我一直跟在虎儿身后，不在这里要去哪儿？”天机老人皱眉。这徒儿是越来越笨了。

东方妮黑眸斜睨着他。“所以我受伤那天，你会出现也是因为跟着虎儿去的关系。当日救我的人根本不是人，是虎儿，对不？”“你总算想起来啦！”天机老人仰天做一个受不了的表情。“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要被蒙在鼓里了呢！”“你为什么告诉我？”害他差点做了件后悔终身的事。

“虎儿不让我说啊！”天机老人大大地叹了口气。“那傻丫头大概是爱惨你了，什么事都先考虑到你……”他缓缓地将那一日的事全说了一遍。

东方妮沈默地皱着眉。

“不过既然你已经想起所有的事，师父就不再多说了，该怎么做，你自己心里有数，为师任务已了，要云游四海去了，不管有事没事都不要来找我。”两个徒弟害他累了十多年，天机老人可也受够了。

目送着师父离去，东方妮心中有了谱，只是他依然不了解：她既也爱他，为何要逃？“虎儿，你脑袋瓜里到底都在想些什么？”

是她的错觉吗？总觉得东方妮怪怪的，主动召她上床睡觉呢！

向来讨厌她的纠缠的，怎么打场仗回来，兴趣就一百八十度地改了？现在，他的手还环在她的腰……虎儿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劲！

“唉！”东方妮沈叹一声，起床打亮火折子。

透着一丝光，她瞧见他的侧脸，剑眉微蹙着，双唇稍抿，模样儿是百分之百的东方妮。

可是她的心里就是怀疑，他神情不像、眼里蕴藏的气息也不像。

“为什么一直看着我？”点燃了烛光，他熄掉火折子，坐到她身旁。

她摇了摇头，能知道就好了。

他伸手抱起了她，将她安放在怀抱里。

“睡不着吗？”螭首倚进他的怀里，时光仿佛回到小时候，当她还只是个用四肢在地上乱爬的“小虎儿”时，他也常常这样抱着她，同她说话、教她发音。

“想不想听听我这次出征西夷一路上发生的事？”“你要告诉我吗？”虽然八成以上她都亲眼看见，可还是想亲耳听他说一遍。

他一手扒梳着她长及腰臀的黑发，一边凝视着她。虎儿真是长大了，变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；但又跟一般的姑娘不大一样，她不打扮、不逛街，也不会跟人围在一起说长道短，大半天在学习，书本、武术、机关……说

是女孩，行为举止却更像个野小子。

偏他就欣赏野小子，瞧那双眼儿，多亮啊！野性十足、充满力量，教他是越看越喜欢。

“其实我们这一路打得真的很顺利，西夷国的军队虽不少，却只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毫无军纪可言，我怀疑他们根本是劫掠习惯了，所以受不了真正辛苦又严苛的战场生涯。”“大家都说是因为你太厉害。”她一路跑回来，遇见多少人，就听到多少赞美他的言词。

“真厉害的话就不会受暗算了。”他撇撇嘴，刻意嘲讽自己。“你不知道，若非师父相救我早死在陷阱里了。”“你是为了救石威才这样，都是他害你的。”她没发觉吧，她的马脚已经越露越多了。东方妮轻咳一声继续说：“石威是我的属下，没能把他带好，就是我的失职，他的错等于是我的错，一样的。”“哼，他老是莽莽撞撞。”虎儿还是为他不平。

“所以我就撤了他的先锋之职喽！”“撤得好。”“呵呵呵……”他笑得胸膛不停起伏着。

她着迷地看着他的笑颜，这世上有谁能比他更好看？她傻傻的样子其实也很可爱，东方妮这会儿才发现，跟她在一起真是件挺舒服的事。或许他的心比他的身体更早明了了这一点，所以才会往用拳头打走了无数纠缠不清的人后，那伤害始终舍不得落在她身上。

再次重遇后，他数度震慑于她长大成人的事实。看呆了她的美丽，而不愿将这份惊艳与他人分享，所以威远侯盯着她瞧时，他生气；她在外头恢复女装时，他也生气……一切均肇因于独占欲。

而欲望的出发点就是“爱”了！他爱她，好早好早以前就开始了……“虎儿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何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“你打赢了啊！自然要回来。”“不只。”他眼里突然点燃两簇火苗，瞬也不瞬地望着她。“我最近老是作梦，梦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我想查清楚那些事情到底是真是假，才提前回来的。”总觉得他看她的眼神有些儿可怕……虎儿用力咽下一大口唾沫。

“梦这种东西不来就很玄疑，要怎么查呢？”“可我的事有凭有据喔！”“是什么梦啊？”竟能令耐心微薄的他不辞辛劳地奔波查访。

“我梦见救我的人不是师父！”他突发惊人之语。

虎儿脸上的血色登时退尽，“怎……怎么会呢？你方才明明说是师父救你的，怎……又变成别人……”他对着她笑，嘴角的弯弧越来越大。“在我将昏未昏之际，听到一个声音，你知道吗？那声音跟你的‘虎啸’好象、好象！”“呵呵呵……怎么可能吗？”她傻笑着，背脊儿整个绷直了。

“所以我觉得奇怪啊！你明明一直待在侯府里等我，我居然会以为自己听见你的声音，你说玄疑不？”“可能是你的错觉呢！”她额上的冷汗都冒出来了。

“但我每晚都梦见那些事啊！”他一副苦恼万分的样子。“我还听见梦里的女子跟我说，她仰慕我，喜欢女子是因为我貌似女子；她爱屋及乌，‘爹’还有另外一层意思……她说了好多，我没记得很清楚。”她张口结舌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。当时他明明昏迷着，怎么会……她说的话他都听见了！

东方妮低下头，嘴角擒着一丝贼笑。

“唉，我好烦啊！每晚、每晚不停地作着同样的梦，闹得我好几夜都睡不安稳。”“你没问问师父吗？当时只有他在你身边，也许他知道什么？”虎儿不信，他昏迷中还能记清楚她说的话，八成是师父露了口风。

“师父早走了。”他耸耸肩。“也不晓得怎么回事，我一清醒就听见怕在骂人，骂了几句，见我无反应，他就自个儿走了，现在也不知道去了哪里？”不是师父出卖她，那……她豁然瞪大眼。惨了！他根本什么也不知道，说那些话不过是为了试探她，而她……唉呀！真是笨死了，自个儿往罗网里跳。

“虎儿，你说我能不能找着我梦中的人？”他双瞳紧紧揪着她，已完完全全确定她就是他想要的女人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！”闷停了声，她使劲挣脱他的怀抱，钻进被里。“很晚了，我想睡啦！”“可我还没说完呢？你不想听结局吗？”“不想，晚安。”她拉起棉被盖住脑袋，是气闷，也是无助。那件事情终于还是曝光了，她该怎么办？他生气发火，她还晓得如何应付；偏偏他的反应这么怪，搅得她六神无主、手足无措。

“是吗？那我们明天再谈。”他双手一伸，将她连人常被抱进怀里。“嗯！我还是习惯抱着你睡，我想我今晚大概不会再作梦了，可以一夜好眠到天亮。”是啊！然后就换她一夜难安、失眠到天亮。该死！明儿个太阳一升起，她就要去找水仙姊，同她商量一下，眼前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。他爱与人谈天？行！尽管找别人去吧，少找她麻烦。

“虎儿，把头藏在棉被里会无法呼吸喔！”他使劲拉下她的被子，让他的脸颊靠在他的胸膛上。“乖，这样比较好睡，别再藏了。”才怪！鼻端冲进他熟悉的味道，就跟那一夜一模一样；她身体迅速僵直得像根木头似，动也不敢动一下。

还睡咧，她连喘息的方法都快忘了，讨厌。

“水仙姊姊、水仙姊姊……”老实说，一大清早上妓院找人真是没公德、兼没知识，所以虎儿这一路几乎是由白眼送进来的。

“是虎儿姑娘啊！”冬梅打着呵欠走过来开门。“小姐才睡下呢！”“那……我……可不可以进去等？”她慌张得像后头有只猛虎在追。也差不多啦！天还没亮就差点被东方妮吓死了；他要去洗澡，居然邀她一起，以便接续昨晚未谈完的话题。摆明了在整她嘛，那恶劣的男人！

“这……”“冬梅，我起来了，让虎儿进来吧！”室里传来水仙柔腻的嗓音。

“水仙姊姊……”跨过门槛，一眼瞧见里头的美人儿发未梳，脸上脂粉未施，披着满身的慵懒。“对不起，吵醒你了。”虎儿歉疚得抬不起头来。

“没关系，日头都晒屁股了，我也差不多该起来啦！”才怪！冬梅在一旁翻白眼，院里的人谁看日影当时间了？她们瞧得是月亮！

“冬梅。”水仙沈唤了声。“你去准备些茶水点心吧！”“喔！”小丫鬟咕咕啾啾地走了出去，一心只祈求虎儿姑奶奶没事早些儿走，给她留点时间补个回笼觉。

“怎么了？坐啊！”水仙利眼凝视着虎儿的手足无措。

“啊……喔！”她心慌意乱的，坐在茶几上，十指还搅个不停。

是出事了吧！水仙在心里喟叹一声，八成与东方妮有关，唉！恋爱中的人儿总是这样，瞧不清楚现实。

水仙伸手倒了杯茶漱漱口。也不能逼她，感情事随便乱逼很容易出差错的，只好等了，待她想通后，愿意把事情说出口了，她再来帮她拿主意。

虎儿坐在椅子上，东挪挪、西蹭蹭的，心头是一片迷惘，有话欲语，却

不知从何说起。

她和东方的关系实在大复杂了，亦父、亦师、亦友，可以说打她懂事那一刻起，他就是她人生的全部了。

对他有恩情、亲情、友情，现在更掺杂了一项 爱情。应该是“爱”没错吧？否则不会心甘情愿为他献了身，事后还半点悔意也没有。

怪的是他，明明讨厌牵扯那些情情爱爱的麻烦事儿，却又突然变得爱逗她？就算不当她是女人，也不能要她侍寝又陪澡吧？清清楚楚记得，他养她是为了培育一个够得上程度的对手，严格的教导是应该的；因此，昨日的温柔笑语、诱哄拥抱就变成了一种诡异……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惩罚她的救人行为吗？他怎不想一想，那是权宜之计啊！在那种情况下，她不当机立断，难道眼睁睁看着他死？何况她从没要求过他负责，他在闹哪门子别扭？“也许就因为你什么要求也没有，他才发脾气的。”那柔柔的嗓音突兀地插了进来。

“水仙姊姊！”虎儿跳起来，敢情她是在无意识中将心底的想法说出口了！

水仙理解似地经颌首。“你方才的确在不知不觉中说了很多话。”而她恰巧推理能力还不错，很轻易地从那些错乱词组中归纳出了整件事情的始末。

“呵……”虎儿艰难地拉扯出一抹苦笑，看她真是做了件蠢事。

“虎儿！”水仙安慰性拍拍她的手。“放心吧！我不会到处说你的事的，若你不喜欢，我会自动忘记今天的事。”“不是啦！水仙姊姊，我既然来找你想办法，又怎会不信任你呢？我只是，……有点不知如何是好？唉，都怪东方啦！莫名其妙的，把我的脑子都搅坏了。”虎儿不满地抱怨。

水仙掩嘴轻笑。“男人都是这样的。”虎儿歪头头沈思良久。“水仙姊姊，我还是不懂耶！”“你难道没想过，他可能也有一点点喜欢你吗？”“我从来就不认为东方讨厌我，否则他不会把我捡回去，又养我这么大。”谁会那么犯贱，弄个讨厌鬼在身边？“但离‘喜欢’还有一段距离吧！他是欣赏我的能力和个性，期望有朝一日我能强到与他分庭抗礼，进而一较长短。”“真只是这样吗？”水仙可不信，世上有如此大方的人，费尽心思的养育，只为栽培一个“敌人”？“是真的，东方自己说的；当初他捡我回去的时候，就因为我狂野不驯，对他又扑又咬，他觉得一个三岁的小壮儿能有此胆量，将来一定不得了，才起了兴致，培养我当他一生的对手。否则，他早丢了我。”那男人肯定是个变态！水仙嘲讽似扬起了眉。

“或许一开始只是欣赏、慢慢地喜欢了，最后进展成‘爱’！”虎儿似懂非懂地歪着头。“水仙姊姊，你真这么想吗？”水仙定定地瞧着虎儿，右手不停抚着左腕的伤疤，那是她轻生过的痕迹，为了一个无情无义的烂男人。从那个家伙背弃她开始，她就再没相信过男人，更耻笑“爱”这个字；天下间有什么事比“爱”更为虚无缥缈、难以预测？“虎儿，如果要我说的话，我会告诉你，离男人远一点儿，男人都不是好东西。”“东方不会，他是好人！”“我知道，最近只要出了房，耳边听的全是对于‘狂虎将军’的赞美。但这与他最近奇异的行为、你们彼此之间的感觉完全无关，不是吗？”“我不知道，他……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直到……”虎儿把东方妮中了蛊毒，她救了他，然后又逃回来的事很仔细地说了遍。

“所以我说他发脾气很正常，因为你没对他说实话！但他却没对你兴师问罪、大吼大叫，相反的，他变得温柔；我说这种改变是源于他心灵的转折，或许他正在试探你，意图变换你们之间原本的关系。”“他想改变什么？”

要求永远不变的是他啊！”虎儿完全没了主意。十多年来，她为了成为他理想中的对手，费尽了心力，如今要她改，改成什么样子？她担心，当“虎儿”不再是他心目中的“虎儿”时，他心底那个特殊的位置还会为她保留吗？水仙打心底不愿说出鼓励的话，她不希望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伤害，再度在这善良可爱的女孩身上重演。

但……她是真的茫然才来寻求她的帮助，真正对她好的做法是：让她用自己的力量去为自己的人生做努力。

“虎儿，你若想了解东方妮心里真正的想法，只有靠你自己去挖掘了。”

第九章

看着迎仙楼的招牌，磅礴的怒火在东方妮心底燃烧。

早上，他不过进去洗澡间里转了一圈，再出来，虎儿就不见人影了。询问侯爷府里的人，有家丁说瞧见她进了迎仙楼。

告诉她多少次了，别跟青楼妓女牵扯不清，她就是不听，一个姑娘家，天天上妓院串门子，像什么话？“将军，现在时候不对吧？”跟屁虫似的石威皱着眉头。“你想寻乐子，咱们可以晚上再来，不必……”“闭嘴！谁说我是来寻乐子的？”“上妓院不寻乐子，要干什么？”东方妮一口气差点喘不过，脸孔胀得通红。

- “我是来找虎儿的”又是那矮冬瓜！石威就不懂，那小子有什么好？不就脸庞长得俊一点儿，做事没分寸、行为又放荡，到底有哪一点值得将军牵挂难忘？“请恕属下直言，凭将军的条件，要什么样的姑娘没有？为什么……为什么……”他脸红个屁！东方妮没耐性地道：“有什么话就直说。”“你为什么留恋一个‘小男孩’？”要他亲口说出自个儿心中的偶像有断袖之癖，实在是件很残忍的事，但石威总希望在将军沈溺之前，尽力拉他一把。“将军，天底下的姑娘这么多……”砰！突然，一只铁拳打扁了他的鼻子。

东方妮喷火带冒烟地吼道：“虎儿就是个姑娘！”眼睁睁看着将军冲进迎仙楼，石威傻愣愣地立在原地。那粗鲁又不支的臭小子是个姑娘？！

脑海里回忆着虎儿的样子，从头想到脚，半晌，他低咒：“‘他’哪一点像姑娘了？将军，你等等我！”这是第二次了，水仙的房门被踢开，东方妮旋风也似地冲了进去。

水仙打量的目光笔直地揪着他。不可否认，这男人生得真是好看！她号称“边关第一花魁”，在他面前还是觉得自惭形秽。

他身上有一种狂放霸道、目中无人的气息，显示出这个男人具有高度危险性与难以相处。

不过他的眼神很直，是属于正人君子专有的。这样的人，脾气再差也不可能做出什么大奸大恶之事；换言之，他还算得上是个好人。

“你来晚一步了。”东方妮瞪着她。这女人很媚、很冷、也很诡异，她不像青楼妓女，至少气质不像；倒似他以前见过的几个仕途不顺、愤世嫉俗的书生。

“她去哪里了？”水仙坐回梳台前继续梳着长发。

“我在问你话！”“你又不是我的恩客，有什么权利要求我回话？”这女人够胆量！东方妮望着她。这样的女人为何会沦落风尘？“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过往，对人太好奇对你没好处。”“大胆！竟敢对将军无礼？”发火的竟是石威，他的鼻子都被打扁了，对于东方妮的忠心依然不减分毫。

水仙睨了他一眼，唇畔的笑是既冷又轻蔑。

石威只觉一股火在心底闷烧。一个妓女也敢耻笑他！

“你，将军在问你话你没听到吗？”“听到又如何？没听到又如何？”水仙转回镜前，继续未完的梳妆动作。

“你——”石威心底的火山霎时爆发，冲到镜前，一把掀起水仙的衣领。

她依然是那样的冷淡，满脸的嘲讽。“你除了欺负女人就不会做其它的事了吗？”一句话堵住了石威的拳头，教他气炸了心肺，又拿这女人没辙。

“石威，放了她。”东方妮拨开了他的手，水仙落坐回镜前。“要怎么样你才肯说出虎儿的下落？”水仙甩着头，语气照样辛辣。“你不是养了她十三年，怎么连她的喜好、想法都不晓得？”又是一句话说得东方妮哑口无言。他是养了她，却直到近几日才兴起拥有她的想法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他如何去了解她的心思？“看样子我这个抚养人是失职了。”他自嘲。

水仙注视着他好一会儿，发现他是真的在反省了，才悠悠地叹了口气。

“你让她很迷惘。”这话儿吓了东方妮一大跳。“为什么？”“她很不习惯你突然改变对她的态度。”“这不正是她所期望的吗？”他记得她在他昏迷时所说的话：她衷心地仰慕着他。所以他在明了了自己的心意后，才会一改粗鲁，温柔地对待她。

“果真如此，她还逃避你做什么？”是啊！她为什么逃？他没想过这问题。

“她是怕我生气吗？”“根据传闻，你的脾气确实很差。”水仙笑了笑。

“多谢，我感到很光荣。”东方妮有些赌气地说。

“不客气。”她回以一抹淡漠的媚笑。“你没想过，她或许不能适应你突然的改变？尤其在你只是改变态度，却不把话说明白的时候。”东方妮低头想了好一会儿。是过去“对手式”的相处太习惯了，才造成如今的适应不良吗？不是没可能，他自己也是挣扎了好久，才确定心里已经不再把她当成十三年前那只小老虎；他爱上的是一个拥有猛兽野性的大姑娘——一个新的虎儿！

“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”他转身，走出水仙的闺房，行到门槛处又停下来。

“水仙姑娘，你如果有困难，我可以帮你赎身。”这样的女人糟蹋在妓院里可惜了。

“你不是我，如何知道我在这里过得不如意？”笑容依旧轻嘲，眼神却是愤然的。她留在这里一方面是警惕自己昔年的愚蠢；一方面地想看，像这样污秽的场所会有什么样的结局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东方妮对地做了个揖。“告辞。”“不送。”石威跟在东方妮身后离去，临走前不忘白了她一记，那目光是不屑的。

水仙从镜中的反射看到了。不屑她吗？像她这样的女人的确让人瞧不起。

走到窗前，看见他离去的身影经过楼下，手边碰到洗脸的水盆，一时恶作剧心起，端起了盆，从窗口倒下。

“啊！”石威惨叫了声，被淋得一身湿。

水仙蹲下身去，摀住嘴巴，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多少年了，她不曾真正开怀过，原来她的心还是有感觉的，会生气、会愤怒……它，只是蛰隐了，不曾死去。

或许是被水仙刺激到了，东方妮真的开始用心思索他认识的虎儿。小家伙的想法向来简单，她同他一样，没耐烦耍手段，有兴趣的事也不算太多，习惯狂放自在、无拘无束的生活。

所以她心里藏了烦恼，有意避开他时，会躲的地方大抵也不脱那几个。果然，在镜湖边就找到了她寂寥的身影。

“想什么想得这么出神？”他静静地走过去，站在她身后。

“我要知道就不必想了。”虎儿没发现他，下意识地脱口说出自己的想法。

“那就别想，听我说吧！”“你知道？”她转头，猛地跳了起来。“呀，东方！”“我是鬼吗？”他皱眉，瞧她一脸惊诧过甚的表情。

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老天！她刚刚没对他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吧？“才到一会儿。”他伸手拉她。“坐下。”“这……不大好吧？我出来很久了。”“坐下，我有话跟你说！”他怒吼。

惧于恶势力，她只得蹲回原位。

“那晚救我的人其实是你吧！”他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出事实。

她俏脸刷地惨白。

“我不是在怪你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。”闻言，她惨白的脸上再添加一抹铁青。

“对不起，我……”“你不需要道歉！”他瞪眼。“是我应该道谢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但你为什么要跑？你不信我会负责吗？”就是不要他负责啊！她苦着脸。“我们不能一同忘了那件事吗？”“当然不能！”他咆哮。“你以为在我爱上你之后，还会放手让你逃吗？”“你……爱我！”这事儿比太阳打西边出来更教人惊讶。“怎么可能？”“为什么不可能？”她是不信任他，抑或不信任自己？两种情况都让东方妮生气。

“你明明不喜欢女人。”“你又知道了。”该死！难道她跟石威一样，以为他有断袖之癖。

“你自己说的啊！你讨厌麻烦，而女人就代表着麻烦，你甚至不要她们接近你身旁三尺范围内。”有凭有据的，他休想赖。

东方妮张大嘴，差点昏倒。“可那禁忌也包括了男人啊！我讨厌的是所有的‘麻烦’，人事物都一样。除了你我几时有过同伴了？”“我知道，从前在山上，你教我读书、习武之前都会告诉我，你之所以捡我回来，是因为我拥有万兽之王的气息，你觉得总有一天我一定可以成长为一名与你并驾齐驱的对手，你期待着有朝一日能与我一较高下。”“呃……我是说过那样的话，但……”“所以我一直很努力不亏负‘虎儿’这个名字。”我不当姑娘……我一辈子都只做“虎儿”，你心目中的虎儿……他突然想起她在他昏迷时说过的另一段话，头皮一阵发麻。如果她的脑筋是如此耿直不转弯的话，他要说服她相信他爱她这条路，肯定是困难重重。

“东方，我们不能回到从前那样吗？我做我的‘虎儿’，你还是我最仰慕、崇高的对手！”她真的很不想去改变那种自在的相处模式，就怕他会将自己逐出他心底那方最特别的位置。

东方妮阴沈的视线移离她无措的小脸，白玉般的俊颜上罩着一层乌云。

“可是虎儿，我已经无法再用以前的态度对你了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她脸色大变，猛地拉住他的手。

他一反手，捉住她的柔荑往怀里拉，她纤细的身躯飞入他的胸膛。

“因为我已经知道你是女人、尝过你的美好，只要在我身边，我就会想直你、亲你……”说着，他低下头攫住那抹梦寐以求的红艳。

这不是第一次了，照理说她应该有些习惯，但她还是觉得晕眩，随着他唇舌的持续逼进，她体内的火焰彻底失控。

情不自禁为他启开了唇，迎接他火热湿润的舌进入游览；欢欣恭迎她的是她的丁香，它扭着诱人的舞步紧紧纠缠住他的舌，期望将它留下，直到一生一世！

他大掌来回摩挲着她柔嫩的粉颊，声音又低又哑。

“你明白了吧？我想对你做这种事，渴望极了。”虎儿瘫在他怀里，气喘吁吁。

“为什么？我不懂，东方。”“我也不懂。”爱情来得就是这般突然，他也是措手不及啊！“记不记得前阵子你常常问我！我是不是病了？为什么待你的态度如此奇怪？侯爷不过为你准备了一套衫裙，我就气得破口大骂：后来在‘迎仙楼’里看见你回复女儿身，我整个人失控得差点拆了那家妓家院。那时我也不懂为什么？我问我自己，你本来就是个大姑娘，我从小将你责大，再清楚不过，我到底在慌些什么？”“你讨厌我变得不像你心目中的‘虎儿’，那万兽之王的传承？”“只是这样吗？”他笑着把她抱进怀里。“如果那感觉是讨厌、是失望、是痛恨……你觉得你还有可能保持四肢完整到现在？”对于那些厌物他向来是毁之而后快的。

虎儿摸摸自己的手脚、脸庞，清亮的大眼笔直地望着他。

“从小到大，你虽然常常骂我，却从未真正伤害我。”“因为不舍，你懂吗？不可否认，初见面时，的确被你的野性吸引住了，没见过这样的娃儿，有趣到极点。但我始终知道你是女孩，打不得，我该做的事是保护你。”她歪着头。“我好象懂，又不是很了解；东方，那现在你到底希望我做什么？做个大姑娘吗？可我不会啊！”“你想做什么？”她抿着唇，低下头。“像以前那样可不可以？”“一个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、到处玩耍的虎儿吗？”“可以吗？”“有何不可？”他耸肩，笑了。“不过‘虎儿’之外，我希望你再添一层身分。”“什么身分？”“东方夫人。”

东方说：希望她嫁给他，做他的夫人。可是，她做得到吗？当人夫人，应该做些什么事？虎儿蹲在后院里，瞧着侯爷府里那些个夫人，弹琴、打扮、做女红……她没一样会的，这样该如何当东方夫人？她实在不懂，东方为什么突然要她当他的夫人？不做夫人就不能永远在一起了吗？她对那个夫人的宝座实在没兴趣，也做不来。可不可以和以前一样，只是伴着他、陪着他，一起读书、一起练武？“想什么想得这么出神？”东方妮自背后环住她的腰，湿热的唇啄吻着她的耳垂。

这种亲密方式，其实她还满喜欢的，但想到亲密的结果是坐上他夫人的宝座，她就下意识排斥着。

“不要，东方。”“为什么？”他的声音闷在她的长发里。“以前你不是也很喜欢黏我？”“唉！”她觉得压力深重。“今时不比往日。”“怎么说？”他放弃了她白细的颈脖，开始正视她烦恼的小脸。

“我没把握做好你的夫人。”她甚至连如何当个真正的女人都不懂。

“你以为当我的夫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？”他是真不懂？还是假不懂？虎儿忍不住白了他一记。

“起码也该像侯爷夫人一样，仪态高贵、端庄秀丽、擅长女红……”“这样的女人只怕再来十个也不够我打。”他的口气阴森森的。

她睁大了圆滚滚的眼。

“你以为我在开玩笑？”他狂妄地大笑。“你说的那种女人等于我眼中的麻烦，对于麻烦，我向来如何处理，相信你不会陌生。”“可全天底下的‘夫人’都是那样的啊！”“所以我不娶妻啊！”从前，在他眼里“娶妻”与“自找麻烦”是同义词。

“如果不是你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娶妻。”她似懂非懂。照他的说法，就因为她不像女人，完全达不到一般人口中“贤妻”的标准，所以他才爱她、才想娶她；这理由实在是……“果真如此，我们根本不必成亲，就照以前那样不就行了？”“可是我想亲近你啊！我虽不在乎世俗眼光，但无名无分的，我们之间的亲密就变成一种轻薄了，我不想那样，而且，万一将来我们有了孩子怎么办？”“孩子”她吓得跳起来。连“夫人”都做不好了，该怎么当人家的娘？“别告诉我，你不知道男女行过鱼水之欢后，就会有孩子。”他们的师父好歹是一代神医，她没道理连这种知识都没有吧？“我知道！”只是从来没去想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她的肚子里不会已经有了他的孩子？天哪，好恐怖！

东方妮叹口气。“我就晓得你压根儿忘了那回事儿。”“我……我没想那么远……”她觉得好羞愧。“一直以来，我想的只是如何以‘虎儿’的身分与你相伴一生？”“你以为无名无分的男女有可能相伴一生？”她未免太蠢了吧？是他这个教育者的错。

“你难道都没想过有一天我会结婚生子？”“那与我们的关系并无妨碍啊！”若真有那一天，她会觉得那是最佳的结局。

“我还是‘虎儿’，你一生的对手，我们依然可以像以前一样，一起读书、练武、旅行、打架……这些事不是丈夫与妻子间会做的；只有我和你，‘狂虎’和‘虎儿’，一对天生的敌手会这样相处。”一股气冲上他的脑门，他从前那番“天生敌对手”的教育真的是太太……大彻底了。

此刻，他终于了解她对他的仰慕有多深了！不愧是“爹”字的最佳代言人，天底下最伟大的人；她根本把他的话当成圣旨了，打算一生遵奉不违。

一只手很轻易地就把她扛了起来。

“呀！”虎儿骇叫。

“闭嘴。”他的另一只手摀住了她的嘴。“看来我得用另一种方法让你开窍才行。”她脸色发白，突然觉得他的声音像冰一般的冷。

快步回到客房里，他一抖手把她丢上床。

“你……你你别乱来啊！”他是“狂虎”，不是“疯虎”吧？忽然感到一丝怀疑。

视她的抗拒如无物，他伸手解了她的腰带，大掌透过衫子抚上了她的腰。

“啊”上一回的记忆溜回脑里，她控制不住地赧红了双颊。

“喜欢吗？感觉怎么样？我一直以为上一次的结果是好的，你跟我一样都尝到了愉悦。”他一边摩挲着她不及盈握的柳腰，一边啄吻着她白细的脖颈。

体内的欲火是那样的炽烈，她否认不了曾经尝过的愉悦。

“我忘不了，日日夜夜想着你的甜美，你呢？忘了吗？”挑逗爬上了她坚挺的双峰，他甚至还记得自己是怎样拥抱她的。

记忆卷回那一夜，她几乎百分之百地确定，此刻，他手指的触感与上一回一般无异。

“你不在意吗？如果我也对别的女人做这种里，你的感想如何？”他俯下唇，那吻里同时兼含了怜惜与愤怒。

任想象随着他的话意自行运转，他亲吻、拥抱、怜惜……其它女人的画面一一掠过，她晕眩的神智倏地清明了起来。

“你没有一点想要独占我的念头……”“将军、将军……”石威在门口大喊大叫着。

东方妮额上的青筋迅速浮了起来。

“快开门啊！将军，皇上的赏赐来了”石威竟然踢破了房门。

东方妮及时抄起了锦被重重裹住虎儿外露的肌肤，吃人的眼神瞪向石威。

“你是要自己滚还是要我把你踢出去？”石威咕哝一声，用力吞下一大口唾沫。

“但……侯爷在厅里等将军呢！”“那与我何干，滚出去！”“是与将军有关啊，听说圣上有意召将军为驸马，所以……”石威来不及说完，便让东方妮一掌给轰出了客房。

“虎儿……”她在他怀里，身子僵得跟木头没两样。他担忧地轻拍着她的粉颊。

“你……”“别碰我！”激昂霸道的虎啸倏然响起，她运集了全身的功力震开他。“不要、不要、不要”那啸声把客房里的门窗都给震破，她的身子穿过破碎的窗户，消失在暮色中。

镜湖边似乎是她最爱的逃避场所。

东方妮摇头苦笑，对她的了解这么深不知是幸，抑或不幸？“为什么跑？我若被召为驸马，不正达成了你的心愿？”为什么？她生气啊！愤怒来得那般猛烈，几乎烧灼了她的身。

愿望不再是愿望，她无法忍受他亲吻、拥抱其它的女人，她觉得恶心、讨厌、好想吐！

“虎儿……”东方妮伸手搭住她的肩。

“我不要、我不要、我不要”豁然转身，虎儿双手紧紧圈住他的脖子。

她错了，打与他肌肤相亲的那一夜起，她就不再是单纯的“虎儿”了！

所有的仰慕都已经变质成为爱情，还谈什么过回以前的日子？她是在拟人说梦，高估了自己的肚量；其实她根本无法容忍有第三者来分走他的注意力。

她要他全心全意想的、爱的、抱的、恋的……都只有她！

虎儿终于开窍了吗？东方妮抑不住笑意地咧开了唇。

“你不要什么？要说清楚啊！”望着东方妮的脸，这个她仰慕了十多年的男人，对于做他的妻，她依然觉得害怕，但无论怎样的恐怖都不及失去他来深切。

“我不要你抱别的女人像抱我一样……好恶心，对不起，我……我好自私，我不晓得该怎样做你的妻，但我依然想做你的妻，唯一的一个……我会努力学习，但可能会很久，这样也可以吗？”他用力地将她搂进怀里，像要把她连骨带肉一起融入体内。

“当然可以，我等你这句话等好久了。”也许……打第一眼相见，他就认定了这个特别的女孩，只是自己一直没发现。

“我不能保证不会再惹你生气，或者……”虎儿咽了口唾沫，想起离开侯爷府前那声激扬的虎啸，现下整座府邸一定是鸡飞狗跳的一团糟：“倘若又闯了祸事，那……”东方妮颀长美丽的凤眼眯了起来，显然领悟了她所言何事。他有些困难地开口道：“基本上，我当然希望麻烦越少越好，万不得已……在别搞垮东方家的范围内可以吗？”一抹浅笑缓缓在她唇角漾起。“我保证！”“太好了，这样我也可以回家了。”带她回去见老爷，就能免去被叨念偷溜的活罪，更不必去银月国找什么寻梦枕了。

“那圣上的赏赐呢？你……”她担心皇上借机刁难人。

“不理他就好了，哪有什么怎么办？”“可是他是皇上啊！他说的话就是圣旨，他既有意召你为驸马，你拒不接受，还避不见面，会不会……”“放心啦！”东方妮狂妄地大笑。“皇上早习惯了我的拒不受赏啦！”八年前他都能去了将军的位子游戏江湖去，八年后他难道还会乖乖地进宫去娶公主？别傻了！

“真的没关系？”“就算有问题，也自有侯爷大哥去背，与我无干。”“是啊！”她两指交叉一弹。“我倒忘了威远侯，不怕不怕。”现下她真正该担心的是……“我们一定要回东方家吗？”虽然丑媳妇终得要见公婆，但能延得一时总有一时的好嘛！

“老头的五十大寿就快到了，再不孝，寿辰那天一定得回去露个面。”“东方老爹会喜欢我吗？”就怕他老人家气弱体虚，会受不了她的野性，届时将人家的寿辰变成忌日就不好意思了。

“相信我，他绝对会喜欢得痛哭流涕。”或许还会叩谢神恩呢！

“夸张！”她笑着，任他亲亲、抱抱。“真好……”“什么？”他正忙着啃咬她的耳垂，没细心听她说话。

“我说这种感觉真好，你不赶我、不骂我，还肯主动亲近我……”听听她那哀怨的语气，好象他以前虐待得她多惨似的；他有这么差劲吗？“既然你喜欢，我没道理不满足你的想望……”他俯下头。

“唉呀！”在威远侯府还亲不够吗？真是……

第十章

人总是有劣根性的，尝过一次甜头之后，只要寻着一点机会，就忍不住想再一亲芳泽。

尤其虎儿的美好是他一手培育出来的，那吸引力更是强大。

东方妮盯着眼前的红艳，心旌一阵摇荡。他渴望很久了！

突然，一声异响窜进耳里。“什么人？”他迅速反应，抱着她飞身上湖边的大树。

方才他们蹲坐的地方蓦然插着一枝白晃晃的利箭。

虎儿利目一扫，发觉东南方有异状，她随手折起身旁的树枝，射向嫌疑处。

一名穿著怪异、满脸刺青油彩的男人凉了出来。

“是他！”东方妮惊喝一声，抱着她纵下大树。

“这不是上回设陷阱毒害你的苗疆巫师？”虎儿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擅长使蛊害人的卑鄙小人。“你还没死啊？”“人是还没死，只是模样儿狼狈了点儿。”瞧他一身的伤，八成被好生修理了一顿，是因为谋害他失败吗？巫师咬牙切齿瞪着他们。“都是你们，否则我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”本来他在苗疆过得好好的，被西夷国请来对付东方妮，也让人奉若上宾，直到虎儿一声虎啸打坏了他全盘的计划，而东方妮又脱出重围；西夷国认为这全是他的错，派人追杀他，苗疆又没脸回去，连街边的乞丐都欺负他，而这一切都是东方妮和虎儿害的，他无论如何也要报仇。

“是吗？”东方妮笑得发邪。“我倒很想好好答谢你一番，因为你，我得了样好宝贝。”他只手圈紧了虎儿。

她抬眼望他，满面疑惑，“我不是扫把星吗？”从前，他每天都这样说它的。

他忍不住抬头翻个白眼。“有什么不满，你不能回家再说吗？非得在这个时候泄我的底？”“我没有不满啊！”事实上，她觉得他的话还满有道理的。

他一时啼笑皆非，怎忘了她的脑袋构造与一般人不同，对于问题的反应直接到可以拿量尺来量。

“莫非你喜欢那个称号？”这个可能性并非没有。

“谈不上喜欢或讨厌。”事实就是事实嘛！会因为各人的喜好不同而有所更改吗？“这……”“闭嘴！”巫师火了。他们也未免大瞧不起他了！“你们笑吧！很快你们就要连笑都笑不出来了，哈哈……”“你不是叫我们笑吗？怎么自己先笑了？”虎儿怀疑他是不是受刺激过甚，弄坏脑子了。

“你能跟一个疯子说些什么？”东方妮状似无奈地耸肩。

“你们该死”巫师双手一扬，又是一阵粉红色的烟雾飘出。

东方妮脱下外衣，运转成盾，将烟雾反击了回去。

蛊毒这玩意儿趁人不备时施用是功效卓著，但对方若有了警戒，施术不成，己身反而易受其害。

巫师没料到东方妮还有这一招，一时避之不及，所有的烟雾都袭到了他的面前，他不小心吸了一口，随即瘫倒在地。

虎儿冷眼瞧着他。“自作自受。”“算了，别理他。”东方妮拉着她往回路走。

“你们……别太得意……我虽然没能杀了你们……但我还是可以令你……们后悔终生……”他早料到自己一人恐非东方妮和虎儿的对手，因此花费近月的时间跟踪他们，欲从他们身边的人下手。经过一番评估，唯一称得上他们友人的只有威远侯、石威和一个名唤水仙的风尘女子。

前两者他招惹不起，水仙他就不怕了，来找东方妮和虎儿之前，他已先对付过水仙，待他们回去后，发现受牵连拖累的友人，不信他们不悔恨一生！哈哈……那样，他就算死了，也瞑目了。

东方妮和虎儿不知他的诡计，只当他是死前在放马后炮，理都懒得理他。

大街上人来人往的，但这热闹却不似平常。

“将军，你总算回来了。”大路另一头，石威气喘吁吁跑了过来。“我找了你们好久，侯爷和京城来的李公公还在府里等你呢？”“嘿！大个子，你知不知道那边是发生什么事？”虎儿指着围了一堆人群的所在。

石威睨了她一眼，不大想理她，但……将军在瞪了，还是回话的好。

“听说边关第一妓院‘迎仙楼’给烧光了。”虎儿脸色乍变。“水仙姊姊”她发足往人群聚集处挤去。

“虎儿！”东方妮当然是紧紧跟在她身后。

“将军”天啊！一间妓院比得上侯爷和背负圣旨而来的李公公吗？石威快疯了。

“水仙姊姊，你在哪里？水仙姊姊……”虎儿在人群里拚命地找着水仙。

“虎儿姑娘……”一个抽抽噎噎的声音传过来。是冬梅！

“冬梅，水仙姊姊呢？”该不会是发生意外了吧？虎儿急死了。

“小姐在那边。”冬梅指着站在原本是迎仙楼大门旁的白衣姑娘。“打火灭了之后，小姐就一直那样子了，动也不动，小姐，怕是吓坏了，呜……”虎儿走过去，瞧着向来抚媚动人的水仙，她一身的脏污与狼狈，独独眼神出奇的盈亮。

“水仙姊姊……”总觉得她不是在难过，而是另一种更深沈的情绪。

水仙定定地瞧着地上那烧得只剩一半的“迎仙楼”招牌，好半晌不发一语。

虎儿没辙，只好默默地站在她身边护着她。

“都是那个人的错啦！是他放火烧了房子……”冬梅持续哭诉着。

“那个人？”虎儿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一回身，东方妮正对着她颌首，他与地有相同的看法。“冬梅，你说的那个人是谁？”“我不知道，从没看过他，穿得古里古怪的，脸上还画满五颜六色的油彩，一进来就砸桌砸椅，说要找小姐报仇，院里的保鏢企图阻止他，也被打伤，最后他还一把火烧了妓院，我们……现在大伙儿都无家可归了啦……”虎儿和东方妮对视一眼，心中已肯定那放火的犯人是苗疆巫师。原来他说的要他们后悔终生是这个意思对付他们的朋友水仙。

该死！刚才真该多踢他两脚的，让他死得太痛快了。

“水仙姊姊……”虎儿歉疚地咬着唇。“我……我很抱歉，今晚的事都是我……”“虎儿，”沈默良久的水仙突然开口截断她的话。“你知道吗？‘迎仙楼’本来是叫‘百花楼’的，院里的姑娘人人都以花为名，取其百花，看似高雅，实则污秽。会改名‘迎仙楼’是因为我，从我被卖进来后，百花变成了迎仙——迎接水仙；嬷嬷说这是给我面子，哈！我的面子可真大。”“姊姊……”虎儿伸手握住她的柔荑。

水仙嘴角在笑，眼神却是激狂的，那是承受了多年委屈终至爆发的迹象。

“哼，嘴里说得好听，其实不管是百花还是迎仙，同样是金玉其外、败絮其中的一团烂污。我早就在等，看它什么时候毁灭？结果……这就是结果了。”“那你现在终于自由了！”“自由？”水仙转头，哀伤的目光锁住虎儿的脸。“我有那种福气享受自由吗？”“水仙姊姊……”虎儿大惊失色，听她的口气似乎对人生绝望。

“我等这一刻不晓得等了多久，终于给我等到了……”水仙蹲下身去，抚着那仅剩一半的“迎仙楼”招牌；好象多年的心愿终于达成，接下来要做

什么？不知道，迷迷糊糊的，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。

“真那么舍不得，不会把它捡回去当传家宝？”一个轻蔑的声音突然插进来。

东方妮和虎儿同时睁大眼往回瞪。“你闭嘴！”这该死的石威，到底有没有脑啊？一直神情迷惘的水仙却蓦地掩唇格格娇笑了起来。“你说得有理。”

“水仙姊姊”虎儿担心她是不是受刺激过甚了？水仙却绕过她，走向石威。“那就麻烦你帮我把它搬到一块儿，等我找到新的落脚处后，再一起搬过去收藏。”“我为什么要帮你？”石威的莽性是天生，不管对象是男是女，他同样粗鲁对待，这世上唯一教他心服的只有东方妮。

“叫你搬你就搬，啰嗦什么？”东方妮斥了句。

果然，他乖乖弯腰搬起了破招牌，可心底真不服气。那娘们摆明了在整他嘛。

“要那么留恋风尘的话，不会换家妓院做啊？下贱……”水仙俏目一转，似笑非笑地盯着他。“石护卫，还有这个哟！”那语气是轻讽刁难的。

那是个坏了一半的屏风，石威的眼珠子都快暴出眼眶了。

“这破烂玩意儿你要来干么？”“自然是当传家宝喽！”水仙拿他的话堵他；陆陆续续又支使他搬了不少烂桌子、坏椅子、破花瓶……林林总总，石威前抱后背的，身子骨差点被压垮。

他额上的青筋越跳越激烈，想他一身神力，随随便便也能挑起百斤重的东西，这臭女人居然有办法在火灾堆里捡出这么多的破烂玩意儿，几几乎超出了他的负荷量，她到底在想什么？捡这么多，她有地方摆吗？“喂！你够了没？”“咦？怎么，石护卫搬不动了吗？”水仙无辜地眨着眼。“要不要我帮忙分摊一些。”这臭女人在取笑他耶！石威深吸口气。要他在女人面前示弱，想都别想！

“开什么玩笑？老子力大如牛，这点小玩意儿我还不放在眼里。”“石护卫果然了不起，”水仙拍着小手。“那就再多捡一些吧！”石威登时白了脸。

“我觉得这个也不错。”水仙拾起了一个黑黑灰灰的小瓶子，是只尿壶。

石威见状，瞠目欲裂。

“臭女人，你不要太过分！”水仙只当没听见他说的话，一只痰盂又塞进他怀里。

东西实在太多了，就见石威背驼得几乎抵到地，摇摇晃晃两下，脚跟突然踢到一根断梁。

“啊啊啊”就这么地，给一块破烂玩意儿推压在地上，爬都爬不起来。

水仙好心撇开挂在他脸上的尿壶。“要不要我扶你一把？”石威瞪着她。这臭女人居心不良，谁晓得她又要怎么恶整他了？“不要！”他有骨气，不接受女人的援助。

“是吗？那你只好自己起来了。”水仙耸肩，又把那只尿壶挂回他脸上。

一旁，虎儿早忍俊不住，抱着肚子笑弯了腰。

“水仙姊姊，你……哈哈……这笨石威……”水仙伸了伸腰骨，顺手挥去身上的泥灰。

“呼！好久没这么轻松，好久……”她眼底罩着层水雾，唇上浮着笑意，美艳的脸庞上同时混合了淘气与纯真的气息。

“水仙姊姊，”虎儿牵起她的手。“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”“也许会买栋

小屋，有块田，隐居吧！不然做点小生意也行。”她还有些积蓄，但最想做的还是出家去，削发为尼，从此了断尘缘。

“水仙姊姊，不如你跟我们一块儿走吧！”虎儿指着东方妮。“东方的家在京城很有名望，家里地做很多生意，可以请他为姊姊谋一份职。”“水仙姑娘不必客气，害你遭遇这样的事儿，我们也有责任，我一定会为姑娘谋一条好出路的。”东方妮本来就欣赏这位风尘奇女子的，能助她一臂之力，他很高兴。

“不必了，我喜欢这里。”水仙未与人私奔前，家也住京城，父兄都在朝为官，显赫一时，但她却识人不明，沦落风尘，怎还有脸回去？就算回去了，父兄想必也不会谅解她，没地还落了个玷污家门的罪名。算了吧！这辈子她是已断了回家的念了。

“那……东方，能不能请侯爷费心照顾一下？”像水仙这样貌美如花、又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虎儿怎安心放她一人独居？东方妮低头吟哦了会儿。“不！别找大哥，我有更好的照顾人选。”虎儿顺着他的眼神，望见尚趴在地上起不来的石威。他跟水仙似乎有那么一点味儿？由他来照顾水仙……或许是个好主意哦！

“东方，那照顾人选就由你去说服了。”“你们别费心了，我不需要人照顾的。”水仙心里是再不愿沾染情缘的。“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，而且有冬梅陪着我。”“我会照顾小姐。”小丫鬟拚命点着头。

“就两名女子独居，无人照应，万一遇到地痞流氓、或小偷强盗什么的，怎么办？”东方妮摇头否决掉她们的提议。“水仙姑娘不必担心，这人虽称不上斯文儒雅，行为举止倒还不失君子风度，由我来说，他一定会努力保护姑娘。”“可是……”水仙还想拒绝。

虎儿已拉住她的手。“水仙姊姊，你就别再操心了，一切有东方在，他会安排妥当的，我们先回侯爷府，你受了一夜的惊吓，也该累了，梳洗一番，睡一觉，所有的麻烦就都过去了。”待虎儿、水仙、冬梅全都走了。

东方妮踢踢赖死在地上的石威。

“你还不起来？”石威拿鼻子顶开脸上的尿壶，可怜兮兮地开口。“将军，我起不来啊！”他的脚扭伤了，而背上的烂屏风又该死地重得像死尸，他根本使不上劲儿起来。

“要我帮你吗？”东方妮蹲下身，与他面对面。

喝！石威一下子红了脸，早知将军俊美无俦，就近一看，那震撼力更是剧烈，他心脏跳得像要爆炸了。

“把你脑袋里那些个龌龊下流的画面给我消掉。”东方妮伸手搯了他一记耳括子。

“唉哟！”石威吃痛闷哼了声。

“你给我听好了，石威，我和虎儿要回家一趟，这期间水仙姑娘就交给你照顾了，她要少根寒毛，我唯你是问。”“将军！”石威哀嚎。“那个女人对我居心不良耶！我……”“什么叫那个女人，她有名有姓，就叫‘水仙’。”“不过是个青楼妓女。”“水仙姑娘聪慧绝顶，你最好改掉这种出言不逊的恶习，否则跟她在一起，你会被整得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”“所以我不要跟她在一起啊！将军，我要跟着你，你上哪儿，我就跟到哪儿去，不做护卫也没关系，做小厮好了，求求你将军，别抛弃我啊！”听他说的，活似个被东方妮始乱终弃的弃妇。

东方妮不住地皱眉。“我可不要一个见了我就脸红的护卫，看了就生气。”“我再也不会了。”石威愿意指天咒誓，只求别让他跟水仙在一起。

“这样吧！你若能在这段期间内保护好水仙姑娘，等我回来，我就正式收你进东方家，如何？”是进东方家喔！可不是跟着他，让石威去保护老头儿，两个麻烦精凑在一块儿，肯定天天有好戏看。

“真的？”“保证不诓你。”“那……”想起那个臭女人，石威就好不甘愿，但为了服侍他最崇拜的偶像，还是……“好吧！”咬牙认了。

“那一切就都交给你了，再见。”东方妮拍拍手，起身走人。

“将军……”怎么这样，他还没起来呢！将军不帮他吗？“这是惩罚你刚才看着我胡思乱想。”东方妮说着，越走越远。转瞬间，人影已逝。

“啊！”石威张口结舌。不会吧？将军，这惩罚也未免过重了，现下是十月天耶！都霜降了，把他一个人留在大街上，他会得风寒、生病……也许还会死掉……将军、将军……救命啊！

那个臭女人，不是说要帮他吗？快回来啊！这次他不会再拒绝了，拜托……谁都好，救救他吧！

“一路小心。”十里亭外，水仙，她身旁站着新任护卫石威，一起送东方妮与虎儿回京。

“水仙姊姊也保重。”虎儿依依不舍地朝她直挥手。今朝一别，不知何年何用才有再见之期，也心里着实难过得紧。

“别哭啊！过些日子，等老头儿的寿辰过了之后，我们可以再回来的。”东方妮牵着她的手，是有点嫉妒她与水仙的依依之情。就不知道今日告别的若换成他，她是否惦念依然？虎儿抽抽噎噎许久，直到再见不着来送行的人影，回顾的螭首才放弃地转了回来。

“下次是什么时候？一个月吗？”一股酸气冲上他喉头。拜托，京城和边关来回就要一个月，她在想什么？“一年，这期间我还要跟你成亲呢！”“成亲！”她大惊失色。

“怎么？你又反悔了？”他吊高眉头。

“不是！”低头，瞧见他们交握的手，跟他成亲是早就心里有数的事，只是……还不大能适应。

三岁认识他至今，想过无数未来相处的情形，兄弟、对手、朋友……就是没料到会变成夫妻。

心底对他的仰慕，是像崇敬神人一般，远远地看着他、望着他，随便亲近一下，就够她高兴老半天。

但夫妻……太亲密了！她心下有点儿不安，不过能跟他永远在一起，这一切都该算是值得的。

最最起码，她是真心痴恋他的怀抱，而他也是了解她的真性情才爱上她的，这样的结合，未来的新生活当不会有太大的冲突发生。

慢慢地，有点期待了，嫁予他为妻，从此与他相伴相随，共度一生。

“哎！虎儿……”东方妮突然期期艾艾地开口，神色上有抹尴尬。

“嗯？”她偏头望他，难免疑惑。“有什么事吗？”“你说过，你径往女人堆里钻、到处帮助女人，是为了寻访与我相似的容颜，聊以慰藉，对不对？”总是有个疙瘩，瞧她对女人那股殷勤劲儿，他心里就不大舒服。

“是啊！”“那我现在天天跟你在一起了，你那……嗯！偏爱女人的嗜好

是不是可以改了……”还没问完。

“呀！”一阵女性的尖叫声突然响起。

虎儿漆黑的眼眸立即发亮。“可怜受迫害的小姑娘们，别害怕，我这就来救你们了。”说完，她溜烟跑得不见人影。

东方妮面色如土。这像是为了他才去找女人的吗？“虎儿”官道上，两名小姑娘追着一个卖油的大汉又踢又打。

“大色狼、不要脸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调戏良家妇女，打死你、打死你！”

“两位小姐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们站在路中间，我又挑着担子不方便，才会不小心碰到你们，请你们原谅我吧！”卖油郎根本不敢还手，抱着脑袋拚命求饶。

“这路又宽又大，你别人不碰，偏碰我们姊妹俩，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？”小姑娘可凶着呢！

“说得对，吃姑娘豆腐者，罪无可恕。”场面已经够混乱了，虎儿还拚命煽风点火。

卖油郎给打得趴在地上，全身缩成一团。两个小姑娘、加上虎儿还不放过他地六只手、三双脚齐扬。

当东方妮赶到时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景象。说句老实话，他远比较同情那位卖油郎，居然这么倒霉，同时招惹上三只母老虎。

“救命、救命啊……”卖油郎的求饶声已虚弱得即将告尽。

“够了！”东方妮看不下去了。难道只因一时的擦撞就要打死人吗？“东方，这只大色狼欺负女孩子耶！”虎儿愤愤不平。

“那你们也已经将人‘欺负’回来了，还想怎么样？”东方妮走过去扶起卖油郎。“你还好吧？”卖油郎眼泪、鼻涕糊了满脸。“多谢公子救命大恩，谢谢。”“哼！”两位小姑娘中的姊姊秀巧的下巴高高地抬了起来。“竟然跟大色魔同流合污，看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东方妮阴冷的目光横扫过去，两位小姑娘不约而同倒退一大步。除了虎儿，他心底的柔情是不对外开放的。

“你……你想怎么样？”好可怕的男人，活似地狱图上的阎君降临于世。两姊妹白着小脸缩成一团。

东方妮理都不理那对姊妹花儿，回过头去看着卖油郎，他的担心砸了，两大罐香油流了一地，人又被打得浑身是伤，可真够惨的。

“虎儿过来。”沈脸拉过小罪犯，从她怀里掏出了两锭十两银，丢给卖油郎。

“这是她打伤你，还有砸烂你担子的赔偿，你快走吧！”“咦？”卖油郎明显愣了下。“但是……这位公子，我的油不及这么多银两啊！”他老实的脸庞扯开一抹憨厚的笑容，拿起一锭元宝欲退还东方妮。“我只要十两就够了。”东方妮没看他，只是一径儿瞪着虎儿。这叫拿姑娘当他的替代品吗？颠倒是吧！瞧她见着姑娘就发狂，是非黑白全忘了的蠢样，心头的火又一丝丝窜烧了起来。

虎儿不好意思地缩着脖子，低喃：“下意识反应嘛！又不是故意的。”

“哼！”东方妮忍不住啐她一口，再转向卖油郎。“不必客气，这件事是她做错了，理当加倍赔偿。”说完，他拉着虎儿快步离去。

两姊妹看着东方妮高傲的模样，一股气便在胸口。“喂，你等一下！”此刻卖油郎的轻薄已成过去式，真正教人难以忍受的是东方妮。“你刚刚那番话是什么意思？”东方妮从来就不是个好脾气的人，人家对他和颜悦色，他

有兴趣敷衍两句，至于没礼貌的家伙，就算是天皇老子，他照样甩都不用。

“我叫你站住，你听见没有？”东方妮和虎儿的脚程实在太快了，两姊妹追之不及，眼睁睁看着他们跑掉，只气得直跺脚。

“东方，那个……”虎儿毕竟比较怜香惜玉。“她们在叫你耶！”“别管她们！”他没好气地道。心里的醋火都快翻天了，谁还有空理那些无聊女子？

“可是，她们好可怜的样子……”她轻皱琼鼻。“女孩子个个都是宝，美丽又可爱，你真该待她们好一点才是。”“是啊！所以你刚才就是非不分，卯起来把卖油郎打一顿？”她越说，他越火。方才的事，只要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卖油郎单纯如白纸，不可能无端欺负女孩子，擦撞的事应该是场意外；倒是那两个小姑娘，泼辣骄纵，真真教人受不了。

“唉！我要真的想打人，卖油郎早挂断八百次了！”她抿唇淘气一笑。“我只是不忍心看小姑娘们难过，做场戏逗她们开心，反正卖油郎皮粗肉厚，几只花拳绣腿又伤不了他，牺牲一下有什么关系？”他几乎已百分之百确信，她的恋女癖是天生，根本与他无关，听她一开始说得天花乱坠……嗟！

“虎儿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有我在你身边了，不准你再到处乱找替代品，听到没有？”糟糕，看他的样子，就像快气爆了。她双手赶紧围上他的腰，螭首埋进他怀里撒娇道：“老爹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”他气红的脸瞬间惨白。对了！差点忘了，她还有这项变态恶习。叫老公做“爹”像什么话？非得重新教育过不可！

“虎儿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有一种称呼，比天下最伟大的‘爹’还要伟大的，那就是‘相公’，来，叫一声我听听。”她愣了会儿，突然放声大笑。“哈哈……”他以为她还是当年的三岁小儿吗？他说什么她都信！拜托，她今年都十六岁了，随便拿膝盖来想，也知道他是在诓她，他真是想成亲想疯了！

“你笑什么？”他瞪眼，有几分的恼羞成怒。“叫你改口唤我‘相公’，你是听到没有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她弯下腰，笑得越发大声了。

全书完编注：

编注：1 关于东方炜的爱情故事，请看蔷薇情话系列 501《傲女诱龙》。

2 关于东方乔的爱情故事，请看蔷薇情话系列 503《骄女擒鹰》。

3 关于东方宇的爱情故事，请看蔷薇情话系列 504《劣女戏豹》。

虎虎生疯

董妮

很清楚、很清楚地记得，那一天，正在写“红狮之吻”，正想着该怎么表达郝韬礼的火爆。

突然接到冠如的电话：“嗨，董妮，你要不要参加公司五月的庆祝活动，我们准备找四个人写一个系列喔！”咦？挺有趣的构想，我有与趣。遂问：“要写什么？”“龙、虎、鹰、豹，就是尊龙、狂虎、傲鹰、侠豹。”冠如这般说着。

然后妮子就在想了，尊龙、狂虎、傲鹰、侠豹，我要写哪个呢？除了狂虎，其它三“只”我都有兴趣。

因为手上正在写一只“猛狮”，实在没那么多点子再去着墨另一“只”狂虎。

谁知谁知谁知……竟真的要我写“狂虎”天啊、地啊！挂断电话后，妮子足足对着计算机发了一晌的呆。

接着是失眠三夜，一样火爆的男主角，短时间内要写两本，这……要怎么写才能让故事完全不同，又同样精采。

好……好辛苦喔！

心里盘旋着女主角的个性，就是定不了案。

一般而言，男太刚、女就要柔，才易收到柔能克刚的效果。

但“红狮之吻”里的唐欣就是这副模样，再一个娇柔的女主角，必是难脱“红狮之吻”的巢臼了，伤脑筋。

也想过要为一个风骚麻辣的女子，同样火爆的、机灵巧智的……想过很多，可不论如何，脑子里的东西都很难转出“红狮之吻”。

惨毙了！不过男主角和女主角要如何相遇？结缘？生情……约略的大网倒是一点一滴成型了。

只是每一章中，女主角的部分都是空白约。简而言之，我是挑男主角的部分先想故事。

胶着的状况直到冠如打第二通电话给我：“董妮，我们开会决定，这次要弄得特别些，把每个作者的名字，镶进主角的姓名里，那……洛炜的尊龙就叫东方炜、乔安的傲鹰是东方乔、四方宇的侠豹是东方宇、那你的……”

“董妮”，就两个字，不是东方董，就是东方妮！开什么玩笑？那能听吗？我抗议、我跳脚、我我我……我哭给你看好了！

喏！东方炜，一听就觉得气概不凡；东方乔，有气质；东方宇，够文气……只有人家……呜……我不要啦……然后，冠如再丢来一句：“那……定都定了，就随你掰吧！”突然哦！真的是刹那间，妮子灵光一闪，所有的故事就在脑子里成型了。

我不得不对冠如高唱：“我们敬爱你、我们崇拜你，要对你献上最敬礼……冠如，你实在大可爱了我爱你”因为你们想嘛！东方妮，既号称“狂虎”，却有个如此娘娘腔的名字，那……不如就让他真的长成一副倾国倾城的容颜好了，外表美丽如花，性子暴烈似火。不错，这个有意思！

但为了匹配东方妮这美名，女主角的名字就不要太柔美了，干脆叫“虎儿”，一柔一刚，绝配！

东方妮外貌绝美，虎儿就得男性化些（简称：不男不女）；东方妮性子暴烈，讨厌女人，将她们视为麻烦，避如毒蛇猛兽；相反的，虎儿就个性秀逗、爱女成痴……完全的对比，哈！妮子是越想越兴奋了。

当然，接下来的两天还是失眠，因为故事情节一直在脑海里转。虎儿：被母老虎养大的孩子、擅长虎啸、生活观大异常人、仰慕东方妮……直到这个故事写完，说实话，这是我写最快的一本书，前后月花了三个礼拜，因为心情太亢奋了，它催促着我的手，我不得不写。

本来啦！写完第一章的时候要问冠如，这书名出版社是否也要弄成系列？妮子想到一个绝妙的书名喔！我很少在写作的同时想出书名的，通常是写完了，文稿在即，抓光了三千烦恼丝，才拗出一个书名交差。

大家看妮子的书，其中书名比较好的，全是冠如的杰作，请大力夸奖她，因为我实在是个赖皮的家伙。

不过我觉得这一次想的书名很有趣 “虎虎生疯”。

很可惜，这系列已经决定了一连串系列名，用不上妮子的巧思了，不过我还是把它弄在后记，遇过干瘾。

也许有人要问：让母老虎养大的孩子，会不会太玄疑？不会吧！国外都有叫猩猩或狼养大的例子，母老虎也算是动物，就当它是特例好了，请别太计较。

至于西夷国、银月国、寻梦枕……这些名辞纯属虚构，没来源可查，若要问怎会想出这些东西，妮子只能说……就想嘛！乱想、白日梦……不过关于让人作梦的枕头，妮子倒曾在了一本骨董书里看过：宋朝，景德曾出过一种陶枕，睡卧其上，确可使人日有所思、夜有所梦；据闻，还有消除疲劳的疗效。是真是假，就不得而知，毕竟妮子没睡过。

这个系列总共有四本喔，看完东方妮，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，没关系，还有东方炜、东方乔、东方宇的故事，保证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喜欢的口味，要记得去看喔！。

88 . 3 . 12

